笔记丛刊

舌华录 宋琐语

〔明〕曹臣 〔清〕郝懿行 编纂

岳麓

社

051473

I242.1
5571

统一书号：11285·61

定　　价：1.90　元

舌华录　宋琐语

〔明〕曹臣　〔清〕郝懿行编纂　喻岳衡点校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五年·长沙

责任编辑：潘运告
装帧设计：曾东藩

舌华录 宋琐语
〔明〕曹 臣 〔清〕郝懿行 编纂
喻岳衡 点校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 印刷

198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2.625
统一书号：11285·61 定价：1.90元

前　言

《舌华录》九卷十八类，明曹臣编纂。曹系安徽歙县人，字荩之，他采录《世说新语》等十种书中古今人的问答隽语，分类编辑而成此书，刊于万历乙卯。据《药堂语录》载，作者“昔在人家曾见过不全小本，近年乃搜得大本两部，其一首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序，袁中道序无年月，有宋兰挥藏印数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我们这次根据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舌华录》点校，仅存潘之恒序。每卷前署有“勾吴吴苑鹿长参定、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字样。

曹臣《凡例》说：“所采诸书，惟取语不取事。”“所取在仓卒口谈，不取往来邮笔，以其乃笔华非舌华。”据此似乎本书所录，纯属一些古今人舌底生莲妙语。其实，它记载了不少从先秦、两汉、三国、两晋以至宋、明士大夫阶层的遗闻轶事，往往三言两语，通过一些细小的情节，把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情世态勾画出来，言简意赅，

语近旨远，耐人寻味。如《名语第二》载有：

> 南杨在内阁，其子来京师，所过州县，无不馈遗，惟江陵令范理不为礼。公异之，荐为德安守。或劝当致书谢，范曰："宰相为朝廷用人，太守为朝廷捧命，一杨一范，私面何关？"

寥寥数语，把当时馈遗干禄，相习成风，宰相杨溥公正无私，县令范理不干谒权贵，都勾画得栩栩如生。因此我们大可把它作为笔记小说来读，也是饶有兴味的。

书中属于"取语不取事"的隽语，所在多有。或富于哲理，能给人以启发；或绘声绘色，形神妙肖。如《狂语第四》载："思光善草隶，太祖尝谓曰：'卿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短短数语，就使这位书法家的坦率倔强，跃然纸上。虽然曹氏自称："古今书集如牛毛，天下语言如蚊响，以此小帙，遂名舌华，是以蠡指海。"但从近百种书中采录出这些隽语来，使人一帙在手，妙语纷呈，虽不能窥其全豹，却可鼎尝一脔，耐人咀嚼品味，可资借鉴欣赏，值得一读。

又曹氏自称："采古人书不敢一字增损，唯近书有不成语者，小有改易，盖吾改语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事实上因语句有所改易，在当时就遭到了非议。《陶庵梦忆》中说："山人张东谷酒

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扳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伧父是一句骂人的话，意为粗野鄙夫，可见张氏后人对此改易甚为恼火。卷首所列书目甚多，不知此条出于何书，曹氏有否改易也不清楚，不过书中所录与张东谷语比较，确有不及，还误以张元汴为会稽人。同时也说明书中采录的这些“仓卒口谈”，恐怕远非原话。曹氏所说“不改事”也不完全可靠，至少在细节上有改动。如《辩语第十五》所载许允见丑妻事，就把出而复入的细节省略了。不过既是“惟取语不取事”，也就在所难免。

这本小册子还收入了乾嘉时代学者郝懿行辑录的《宋琐语》。懿行字恂久，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嘉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自守廉介，所居四壁萧然，浮沉郎署，不以官之荣悴萦怀，一心从事著述，据说“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因此一生著述甚富。其妻王照圆，字瑞玉，聪慧过人，博涉经史，著述亦多，时著书家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誉。

《宋琐语》辑自沈约所撰《宋书》。（其实有的是

郝懿行根据《宋书》和《南史》所载综合而成）郝氏《自序》云："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极端动乱的时期之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很激烈，刘宋王朝内部的互相残杀，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孝武帝刘骏就有十个十一岁以下的儿子被其弟明帝刘彧"赐死"。高踞于统治阶级最上层见于《宋书》的人物，没有几个不是被诛灭的，以致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惧。为了填补生活上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清谈之风盛行；同时标榜门第以维持其士族阶层的腐朽统治。百卷《宋书》，记述了这六十年间的史事，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内容确实是非常丰富的。《史通·书志篇》载："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南史·沈约传》称他"博通群籍，善属文"。郝氏赏识《宋书》的文章，是有道理的。他辑录为《德音》、《藻鉴》等二十八个篇目，类似于《世说新语》的《德行》、《品藻》等篇名，颇有风致。篇后间有评语，独抒己见，对人甚有启发。如《谈谐》类述宋文帝刘义隆造华林园，盛暑役人工，何尚之谏宜加休息，而刘义隆却说："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郝氏在按语中说："按不知暑役为

劳，反谓人常暴背，此与晋惠帝言何不食肉糜，并堪绝倒。纨袴膏粱，生而逸乐，罔识艰难。宋文号称令主，犹尚若斯，逮至孝武，遂嗤乃祖‘田舍翁’，何足深责耶？”涉笔成趣，与本文相发明，可谓读书得间。

我们这次刊行的本子，也是根据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宋琐语》点校的，并对照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书》进行了校勘，根据中华本对原书中的错讹脱漏进行了更正。改正的字和补上的字分别用〔 〕、（ ）等符号注明，衍文用小一号字置于（ ）中，个别明显的脱讹倒误则迳予改正。特此说明。

喻岳衡

一九八五年二月

舌华录

明·曹臣·编纂

舌华录提要

此从经史诸子百家取语不取事，中分慧、名、狂、豪、傲、冷、谐、谑、清、韵、俊、讽、讥、愤、辩、颖、浇、凄十八类，妙语纷披，俯拾即是，试诵一过，何患不舌本生莲也。

序

晋人尚清言，其立论则以无舌通心，识超言外，故有言不若无言之含章，多言不若默言之微中。佛现神力，出广长舌，上至梵世，无数宝树，同时发光，然后还摄舌相，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此药王药，上以知草木味为世良医，憍梵钵提以口业异舌，远离三有，富楼那以辨才无碍，助佛转轮，作狮子吼，如所称甘露沁于牙后，天华坠于麈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嘿然，则为许可，慧力所及，至言不烦。吾取兹录，或有会于斯。友人曹苾之，视舌于妻，虑将不掉，防逸在驷，效翕于箕，谋莒而得之意，伐卫而动于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远矣。谈者以瓦间青莲为听法华，舌本白强，何关道德？余每为挢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坚矣。释海运从而笑曰：子尚执尘见，未能清净六根，请断子舌，能复出此叙不？

万历乙卯朱明朔日里社潘之恒撰

凡　例

一、所采诸书，惟取语不取事，即语涉鄙俚不甚佳者，亦弃去，此舌华本义。

一、所取在仓卒口谈，不取往来邮笔，以其乃笔华非舌华，即有佳音不录。

一、吴鹿长参定后，经袁小修评点，其中分类有小出入者，袁已笔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见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伤鹿长前意。

一、采古人书不敢一字增损，唯近书有不成语者，小有改易。盖吾改语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

一、书中采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闻之语，说之者常溢，听之者常谬，以溢复谬，其中不无一二差移，读之者或可见宥。

一、古今书集如牛毛，天下语言如蚊响，以此小帙，遂名舌华，是以蠡指海耳，盖所取在一案之书，所闻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广。

所采书目

世说新语
史记
汉书
唐书
晋书
庄子
宋书
十六国春秋
何氏语林
南北史
唐语林
唐世说
逸民录
国史补
坡仙集
羯鼓录
南齐记
见闻录
本事诗
砚笺
朝野佥载
婆娑园语
资谈录
谈宾录
稽神录
明世说
雪涛小书
夷坚志
四部稿
六语
赢藤三扎
开元天宝遗事
东轩笔录
闲窗括异

唐会要
谈薮
耳谈
李氏焚书
韩子
晏子
左传
嘉话录
苏米谈史
陆树声藁
伽蓝记
初潭集
启颜录
唐杂记
商芸小说
闽川多士传
渚宫旧事
清波杂志
皇明通纪
松窗括异
容斋随笔
卢氏杂说
开天传信记
摭言
青箱杂记
山谷集
酉阳杂俎
长者言
书断
大唐新语
笑林
颜氏家训
大函集
东坡外藁
御史台
续笑林
北梦琐言
因话录
玉泉子
乐善录
蠡海集
宅泊编
避暑录话
游宦纪闻
梦溪笔谈
建文书法
墨庄漫录
东坡志林

小名铭
独异志
云溪友议
归田录
石林燕语
松窗杂录
玉堂闲话
妖乱志
三国志
渑水燕谈
艾子
冷斋夜话
贫士录
甲秀园藁
侍儿录
自得语
五语

总　目

前言　　喻岳衡（1）

舌华录　　明·曹　臣（1）

琐语　　清·郝懿行（165）

目　录

慧语第一……（1）
名语第二……（15）
豪语第三……（23）
狂语第四……（30）
傲语第五……（37）
冷语第六……（41）
谐语第七……（52）
谑语第八……（67）
清语第九……（82）
韵语第十……（89）
俊语第十一……（100）
讽语第十二……（108）
讥语第十三……（116）
愤语第十四……（131）
辩语第十五……（136）
颖语第十六……（143）

浇语第十七……(150)
凄语第十八……(161)

目　录

德音……(165)
藻鉴……(179)
吏材……(187)
综练……(190)
机权……(200)
兵略……(208)
残苛……(236)
风操……(239)
嫚侮……(247)
蕴藉……(250)
标韵……(253)
廉退……(260)
躁竞……(265)
俭素……(269)
豪奢……(271)
高趣……(276)
奸邪……(281)

清赏……(285)
秽黩……(288)
超诣……(293)
谐媚……(300)
傀异……(302)
佛事……(308)
谈谐……(323)
词赡……(332)
文艺……(340)
骈丽……(356)
言诠……(362)

慧语第一

吴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结习，慧为了语，慧之义不大乎？慧之在舌机也，有狂智之别焉。狂之不别有智，如智之不识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两而别之，则金粟如来氏矣。如来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须弥，刹那可以称万劫，其中倒拈顺举，无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语第一。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献。客问元泽："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泽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苏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婢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

庞安聋而颖悟，人与之言，以指画字，不尽数字，辄了人意。苏东坡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尔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一日与至寺中，见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杨德祖为主簿，时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德祖曰："夫鸡肋食之无所得，弃之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白外称严，操果回师。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众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尝因侍宴，高祖问群臣："朕为有为无？"侍中答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王介甫尝见举烛，因言：佛书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得配日月！吕吉甫曰："日昱乎昼，月昱乎夜，灯光昱乎昼夜，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介甫以为然。

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樨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悟服。

米④①月25日山

黄子琰少即辩慧，建和中尝日食，京师不见。子琰祖太尉，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对，未知所况。子琰年七岁，时在侧，曰："何不言'日食之馀，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尝脱绵袄施贫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济之？"薛曰："吾为见者赠耳。"

熊际华曰："梦以昨日为前身，可以今夕为来世。"

永乐改元，徙江南富民实北京。黄润时年十岁，其父当行，乃诣官请代。官不从，对曰："父去日益老，儿去日益长。"官异，可从之。

陆氏兄弟游龙潭寺，见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狱。"兄曰："是彼极乐世界。"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之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嬉，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一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中朝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

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

庾公常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

庾法畅从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简文崩，孝武年十馀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举众从其义。

江夏冯京，知并州，谓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丽，闭目不窥，日以谈禅为上。"王答曰："若如所论，未达禅理。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

米④(1)月25日斌

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曰："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耶？"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皆无想无因故也。"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

人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以为名通。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泽，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果然。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之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因问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

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韩康伯年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着襦，寻复作褌。"儿曰："已足，不须作褌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

陈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无月夜，有红粉而无佳人，于此不无少恨。"吴鹿长闻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空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陈继儒曰："有人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石塔长老戒公，东坡居士昔赴登闻，戒公迓之。东坡曰："吾欲一见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这着是砖浮图耶？"坡曰："有缝奈何？"曰："若无缝，争容得世间蝼蚁！"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无非钟情之至。"

后魏陆馥谓子琇曰："汝祖东平王有十二子，我为嫡长，承袭家业。吾今年老，属汝幼童，讵堪为陆氏宗首乎？"琇对曰："苟非斗力，何患童

稚。”

郑翰卿曰：“世未有怜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怜才，总归一致。”

管辂年七岁，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语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鹄，尚知天时，况人乎？”

贾思道至性谦和，遇士大夫，虽在街道，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

霍王元轨临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答以无长。人问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长。”

黄蘗祖师曰：“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念头稍缓时，便宜庄诵一遍。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曰：“足下食盐醋，复又何堪？”

陶侃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谢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人以为德音。

昙秀往惠州见苏东坡，将归，坡云：“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应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坡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裹头有灾福。”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谢，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戏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热。"

宋王旦被服质素，有人货玉带者，弟以称佳，呈旦，旦命系之，问曰："还见佳不？"弟悟，急还之。

李中谿无子，恒不乐。其友谓之曰："孔子不以伯鱼传，释迦不以罗睺传，老聃不以子宗传。待嗣而传，三教绝矣。"

孙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陈眉公曰："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业；人生莫如清，太清反类俗情。"

殷仲文劝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声。"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诏之少家贫而好学，尝三日绝粮，执卷不辍。家人诮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授教。仲达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钵，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钵薤者欲吾击强宗，

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

邢子才有书甚多，不甚雠校，尝谓人曰：“误书思之，便是一适。”

蒋性中为给事，归甚清介。忽驾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进。二仆牵挽，蒋自刺船，大为他舟窘辱。二仆厉声曰：“此事蒋给事，尔无横也。”蒋不欲人知，笑谓曰：“渠岂为伊哄耶？”

唐宪宗七岁，德宗抱置膝上，戏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怀中？”对曰：“是第三天子。”

人馈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

屠长卿曰：“人常想病时，则尘心渐减；人常想死时，则道念自生。”

丘长孺贷资于袁中郎，袁乃解所系带授之。丘有难色，袁笑曰：“尔无求我，我无求带；尔求雅人，我求俗物，尔如何现我面皮？”

刘忠宣致政，自为寿藏记，取其平生履历刻之石。人曰：“后人为公可也。”公曰：“恐后人诬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恕耶？”

唐六如画精极，尤佞佛，有诗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吴鹿长指诗笑曰：“问六如何处买来？”

屠长卿曰：“挞死尸不痛，个中痛者，便非形

骸。”

赵大周在京师，何吉阳问曰：“大周近来何故不讲学？”大周曰：“不讲。”吉阳又问曰：“不讲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讲便成就。”

吴因之曰：“造谤者甚忙，受谤者甚闲。”

李崆峒作诗，一句不工，即弃去不录。何大复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终久还来。”

朱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马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后勃果劣援。

杨奇为侍中，汉灵帝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

方司徒定之不好观剧戏，曰：“涂面带须，一悲使人堕泪，一喜使人解颐。此辈本假，世人惑真。”

李卓吾谓耿中丞曰：“世人白昼寐语，公以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

宋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奕樗蒱之侍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进盆中，五皆六，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力，纤浓态度，曲尽其妙。相与欢赏，以为卓绝。适

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效闽人语耶？"众贤怪请其故。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

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祭仲婿反杀之。女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

桓宣武常谓孟万年："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渐近自然。"

吴鹿长奉斋，惟饮酒挟姬，杂茹五辛诸菜。人或风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吴答曰："未闻鸡毛与鸡舌同声。"

赵母嫁女，临嫁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乎？"母曰："好尚不可为，况恶乎？"

钟士季粗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捶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顾曰："渐入佳境。"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

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公问何谓，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叹服。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尝至市贸甑，荷担堕地，坏之，径去不顾。适遇郭林宗，见而异之，因问曰："坏甑可惜，何以不顾？"孟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适子瞻自外来，子厚摩其腹以问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东坡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通云："请祭春牛文。"东坡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当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陈眉公曰："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颐见坐中妓，即拂衣去，独明道与饮尽欢。明日明道过伊川斋，

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无；今日本无，心上却有。"

冯具区同潘景升游白岳，潘指壁上恶书，攒眉曰："山受苦如此。"冯曰："既作此山，不应辞苦。"中一同行者问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陈孝廉琮，搆别墅于邑北之累累地，或造陈颦蹙曰："目中日日见此定不乐。"陈曰："日日见此，不敢不乐。"

我太祖祀历代帝王庙，才举爵，见元世祖像泪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尔失漠北之所本无，复何憾？"像泪寻止。

一士从王阳明学，初闻"良知"不解，卒然起问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哑然失笑，士惭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巨万，皆为客尽。其弟辈皆风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银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银山何能济，除是银水耳。"

郭进治第方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筵，设诸工之坐于东庑。人咸曰："诸子安得与诸工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吴给事女敏慧，后归陈子朝。陈惑一妾，遂

染风疾。一日亲戚来问，昊指妾曰："此风之始也。"

叶丞相衡，罢归金华，日与布衣友还往。公忽染疾不怿，谓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后佳不？"客答曰："佳甚。"公问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当逃归耳。"

徐月英，唐江淮间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宠一营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谓徐曰："此娘平生风流，殇犹带焰。"

名语第二

吴苑曰：名者，铭也，所谓不磨之语，以垂则后世，非含仁啖义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经不宜权，此可以励常姿，不可以笼上智，是世间一种攻补至药。第于慧小差，次名语第二。

苏琼谒东荆州刺史曹芝，芝戏曰："卿欲官不？"答曰："设官求人，非人求官。"芝异其对，署为参军。

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

韦夏子瓘行随州刺史，因疾物故。凶问至，家人相对悲恸，而夏神色自若，谓之曰："死生，命也，去来常事，亦何足悲。"

庞公隐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市。荆州刺史刘表往候之，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刘不能屈。

王敬弘未尝教子孙学问，各随所欲。人问之，

答曰："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棰。"

吴鹿长与诸友闲谈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吴曰："云间陈眉公，以艺藏道，吾敬其道。毗陵刘少白，以道藏艺，吾敬其艺。天下名士，不难于知显，而难于知隐。"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人爱其慧，君爱其痴，是亦一道也。"吴亦肯服。

西山先生问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西山由此务读。

张湛舍室修整，虽遇妻子如严君，人谓湛诈善耳。湛曰："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何伤乎？"

陈婴者，东阳人，少修德行，著称乡里。秦末大乱，东阳人欲奉婴为主，母曰："不可。自我为汝家妇，少见贫贱，一日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公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已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司马公与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二者

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陈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为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为得道。"

陈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异器。'"

吴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矫；粗狂之士非不恶，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矫，真而不粗，非惟越俗名流，实是世间能士。"

范忠宣公亲族间子弟，有请教于公者，公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鲁宗道为谕德，往往易服微行，饮于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反复于肆间得之，与公谋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公曰："但以实告。"使者曰："然则恐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叹服。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无所革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报国耳。"

马援落魄陇汉间，常谓宾客曰："大丈夫为志，

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陈仲微云：“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船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陆沉天下之英雄。”

项羽入关后，谓人曰：“富贵不归故乡，如着锦衣夜行耳。”

唐李邕为左拾遗，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发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陛下，应曰：“璟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解。既出，或谓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邕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张。”

屠纬真曰：“荆扉才杜，便逢客过扫门；饭箩一空，辄有人求誉墓。万事从来是命，一毫夫岂由人。”

高逞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

盖宽饶曰：“富贵如传舍，惟谨慎可得久居。”

刘忠宣教子读书，兼力农。尝督耕雨中，告人曰：“习勤忘劳，习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

万士亨、士和举进士，将之官，其父戒之曰：“愿尔辈为好人，不愿尔辈为好官。”

虞谦为大理卿，谳狱每加详慎，必得其平。

尝谓人曰："彼无憾，我无憾矣。"

杨震为琢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王谌荐种嵩于河南尹田歆，谓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吏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近洛阳吏耶。"谌曰："山泽未必有异士，异士未必在山泽。"

汉明帝谓东平王苍曰："天下何事为乐？"对曰："为善最乐。"

顾司马益卿云："与其结新知，不若敦旧好；与其施新恩，不若还旧债。"

马援初处田牧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穀数万斛。既而叹曰："凡值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不则守钱虏耳。"

陈眉公曰："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

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闵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与道学场，人有强之者，则曰："吟诗劣于讲学，骂座恶于足恭，两

而揆之，宁为薄行狂夫，不作厚颜君子。”

卫玠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欧阳文忠公尝言曰：“观人题壁，便识文章。”

齐王晞为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烂熟耳。”

谢玄晖好奖人才，会稽孔闯粗有文章，未为时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让表以示玄晖，玄晖嗟叹良久，自折简写之，语稚圭曰：“是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馀论。”

陆慧晓为晋熙王长史，寮佐造见，必起送之。或语云：“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陆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

魏佛助盛誉卢思道，以卢询祖为不及。询祖曰：“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知逸势冲天者，剪其翅翮。”

唐天后尝召徐有功责之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

许子将常到颍州，多长者之游，唯不诣陈仲弓。又陈仲举妻丧还葬，乡人俱至，许独不至。或问其故，子将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

齐太祖奇爱张思光，时与款接，笑曰：“此人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陈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过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乱天下，攻小过则无全人。”

陈眉公曰：“小儿辈不当以世事分读书，当令以读书通世事。”

陈眉公曰：“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陈眉公曰：“有一言而伤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终身之福者，切须检点。”

胡居仁家贫甚，鹑衣箪食，尚不继。或为之虑，胡曰：“身已闰义，屋已闰书，大处足矣，不必琐求。”

邵文庄云：“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

都维明博学多艺，务为韬晦。乘兴画一梅，寻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馀补不足，天之道也。”

陈眉公曰：“后生辈胸中落‘意气’两字，则交游定不得力；落‘骚雅’二字，则读书定不深心。”

陈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处不走作，看豪杰

看其小处不渗漏。”

罗远游曰：“大豪杰用心，恩处难知，怨处易指；琐琐君子，行藏反是。”

陈继儒曰：“势在则群蚁聚膻，势去则饱鹰扬汉。悠悠浊世，今古皆然。有识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刚肠，但请拭叔度之冷眼。”

费文宪公云：“观书当如酷吏断狱，用意深刻，而后能日知其所无；记书当如勇将决胜，焚舟沉甑，而后能月无忘其所能。”

南杨在内阁，其子来京师，所过州县，无不馈遗，惟江陵令范理不为礼。公异之，荐为德安守。或劝当致书谢，范曰：“宰相为朝廷用人，太守为朝廷捧命，一杨一范，私面何关？”

陈继儒曰：“待富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人不难有恩而又难有礼。”

吴燕孺曰：“须眉之士在世，宁使乡里小儿怒骂，不当使乡里小儿见怜。”

潘訒叔虽轻诺少恒，于友道实笃。或有受潘大恩不能报，反谤之者，人风潘曰：“君非圣人，安得以平报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怜人既错之目，复睨此自愧欲死之人。”闻者叹服。

豪语第三

吴苑曰：圣人尽而豪士出，圣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盖世间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喘一息，吐一语，几塞天地。虽过之者不无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圣人既隐之后，不如此辈之强且干也。况志一不成，即视身如芥，慷慨之语，何其壮哉！嗟乎！波流宇宙，岂能少此辈乎？乃次豪语第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

桓温读《高士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嬉，见颜渊像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间。"王曰："不知馀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胡总制宗宪读《汉书》，至终军请缨事，起叫

曰："男儿双足，当从此处插入，其他皆狼藉耳。"

赵温子柔京兆人，为郡丞，叹曰："大丈夫当为雄飞，焉能雌伏！"遂弃官去。

仪真王维宁，善诗赋，草书尤精绝。家资巨万，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续至者常增数席。人或劝其后计，王曰："丈夫在世当用财，岂为财用。"及业尽，不能自存，犹好酒不已。人又劝其耕砚可以自给，曰："吾学书岂为口耶？"一日，无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见落日射水鳞鳞，大喜曰："此中有佳处，龙宫贝阙，或可乐吾也。"遂跃入死焉。

艺祖将北征，京师喧言欲立检点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间诹诹，将若之何？"时太祖姊在厨下，举面杖击之曰："丈夫临事可不当自决，乃来家恐怖妇女耶！"

杨纂每云："丈夫富贵，何必故乡，以妻子经怀，岂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问侄憲曰："君志何若？"憲对曰："愿乘长风，破万里巨浪。"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导与大将军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战恐，敦不饮如故。丞相让之，大

将军曰："彼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胡总制驻军海上，观海波汹涌，旷然自得。忽云尽山出，颦蹙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挠此万里长浪。"

稽中散灯下弹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时犹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颜色甚黑，单衣草带，不复似人。稽熟视良久，乃吹灭灯曰："耻与魑魅争光。"

范晔初入狱，意便死，及上穷治其狱，遂经一旬，晔更有生望。谢综与熙先亦同事，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为一世之雄，乃扰攘畏死乃尔耶！"

李太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间，可通帝座，恨不携谢眺惊人语来，搔首问青天耳。"

澹台子羽赍千金文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夹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

梁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望远，叹息言曰："人生不展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不然，[illegible]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器玩。王澄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

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

荀济负气，每谓人曰："会楯上磨黑作檄文。"

王融行过朱雀航，闻人争路，乃推车壁曰："车中岂可无七尺，车前岂可无八驺。"

来护儿幼卓荦，读书至"击鼓其堂，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捨书叹曰："大丈夫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助功名，安能区区事砚乎！"

梁曹景宗谓所亲曰："吾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鹅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来扬州作贵人，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闲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邑邑使人气尽。"

灌夫骂李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乃效儿女曹咕哝耳语。"

秦始皇游会稽，渡钱塘，项梁与籍同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

燕王垂议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宁使我负天下人，无使天下人负我。

我太祖高皇帝亲祀历代帝王庙，各献爵毕，独于汉高祖增一爵，曰："我与公不阶尺土而有天

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为陈稜偏裨射中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击而入，获所射者。

祖逖渡江中流，望而叹曰：“不澄清中原，不复渡此！”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庄宗临斩刘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谯之曰：“事已如此，生复何益？妾请先死。”即伸颈就戮。

邓文昌富贵后，打金莲花杯盛水濯足。或规之，答曰：“人生几何，要当酬平生不足也。”

汉高祖尝游咸阳，纵观秦始皇，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也。”

张敬儿拜车骑将军，王敬则戏之为褚彦回。（彦回文士，故反戏之。）敬儿曰：“我马上得之，不解作华林阁勋。”

陈蕃尝处一室，庭宇芜秽。父友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当扫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侧睨当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躯，岂世间凡土所能贮，合

当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其母。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哉！”

马援将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耶？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

终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与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杨子云曰：“雕虫刻篆，壮夫不为也！”

毛澄七岁善属对，姻戚长老喜之者，赠以金钱，受归即掷之曰：“吾犹薄苏秦斗大，安事此邓通縻縻。”时人奇之。

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于是梁奇其意，教以兵法。

项王飨沛公，亚父谋欲杀沛公。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王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

乘樊哙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巵酒彘肩。”哙既饮酒，抚剑切肉食之。项王曰：“能复饮乎？”哙曰：“死且不辞，岂特巵酒乎！”

项籍与汉高相拒，项使人谓汉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两人耳。愿与王一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

狂语第四

吴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圣人尚取之，而况其下者乎？夫狂者，视己虚若满，视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无足以当双眸者。其用志不过欲与霄汉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假已有愈不足之义，此亦豪之亚者。次狂语第四。

袁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曰："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琅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又胜肥，狂又胜痴矣。"

曾子固为中书舍人，尝白事都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无所辞，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俭与王敬则同拜三公，徐孝嗣于崇礼门候

俭，因誉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与韩非同传。"

桑民怿好为大言，时铨次古人，以孟轲自况。何传问翰林文今为谁，曰："虚无人，举天桑民怿，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罗圯。"

桑悦调柳州倅，不欲赴，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饶娄谅过姑苏，泊舟枫桥，因和唐人诗，有"独起占星夜不眠"之句，问客曰："我一起行，天象应动，君能见不？"

袁中郎同陶石簣游鉴湖，袁谓陶曰："尔狂不如季真，饮酒不如季真，独两眼差同耳。"陶问故，袁曰："季真识谪仙，尔识袁中郎。"

王仲祖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刘曰："卿仰看耶？"王问其故，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彪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也。"（坦之自负为第一流人。）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进，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殷洪桥〔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桥〔乔〕安作置〔致〕书陲〔邮〕。”

梁公公实荐一士于李公于鳞，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长生术，不惜为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间，只恐盛着不了，安用长生！”士者惭而止。

郝公琰好吟，每得一妙句，辄跃起大叫，谓人曰：“书言文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有孟轲，诗道亦然：曹刘五百岁而有李杜，李杜五百岁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问曰：“我非李老君，能自退藏以让尼父擅名也。”

张伯玉过姑熟，见李太白十韵，叹美久之，周流泉石间。后见一水清激，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留此题，将留以待我也。”

徐文长为胡总制公客，有一将士病疟，恐胡公督练急，乃转求宽于徐。徐曰：“君正当求我，不当求胡。”令将士急磨墨，取笔书旧作诗一首付之曰：“君可谨佩，百鬼自不敢来。”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

梁伯鸾少孤，尝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鸾及热釜炊。伯鸾曰：“童子鸿不因人

热者也。”

王冕既归越，常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

王凤州与李于鳞燕论，常以己与古人相况。李谓王曰：“天生神物，必当有对，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复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问颜延之以其诸子材能，曰：“峻得臣笔，测得臣文，奡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见谢庄《赤鹦鹉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

庾元规语周伯仁，诸人皆以君方乐。周曰：“何乐？谓乐毅耶？”庾曰：“不尔，乐令耳。”周曰：“何乃刻画无盐，以唐突西子。”

习凿齿尝造道安谈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视一时，尝谓同社曰：“朝廷若无我辈文章之士，则灵鸟不必鸣岐山，而仁兽化为梼杌。”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也。”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

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郝公琰才高语放，尝谓人曰："吾一懑时则读曹蒹之诗，可以消之，次则袁小修，再次则读吾诗耳，下此反增其懑。"

慕容俨少见潘乐，长揖而已。或劝屈节，俨扬袂曰："吾状貌如此，望人拜，岂能拜人。"

刘中郎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渊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逊。"中郎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袁粲、刘秉以谋诛萧道成被杀。）

谢胡儿语庾季道："诸人莫敢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皮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膊！"博惭而与官。

李于鳞少厌薄训诂，学古文词，众不晓何语，咸指于鳞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谁当狂者？"

薛西原应试，行至长湾，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尔无献？"须臾大鱼跃入舟，公剖击拉邻船食之曰："薛先生不辞天禄，且为散诸邻里。"

王冕尝大雪中赤脚独上潜岳峰，四顾大叫曰："白玉峰前度仙客，合无陪人。"

桑民怿曰："圣人之道，自文武而传之孔子，孔子而传之我。"

郑翰卿游海上，见一老翁观海自语曰："世间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郑从旁抚老人背曰："惟吾异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则游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语一出，人争诵不已。沈向人语曰："我天上岁星也。"

吴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苾之之粗，此天之东南，地之西北。吾与二君交，实是女娲石、精卫鸟。"

灵璧刘人龙性豪迈，不耐家居，每挟资而游，游则必尽资，不能归而后已。妻子常备资觅之于江淮间，谓曰："君困游非一也，何自苦如是？"刘曰："卿看此刘郎，岂灵璧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

郝公琰谓吴正子曰："近世不惟怜才者无有，

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瞒、杨阿麽在，郝瘦头颅，已久作草际尘耳。”吴笑曰：“若使我与君同遇，当庇君算一筹。”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试馆职。或曰：“宜稍温习。”振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

张思光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思光善草隶，太祖尝谓曰：“卿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徽宗潜立于屏风后闻之，不觉步出纵观。

会稽徐渭，嘉靖间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亲遇。胡谓徐曰：“君文士，君无我不显。”徐曰：“公英雄，公无我不传。”又语公曰：“公惠我以一时，我答公以万世。徐渭真长者哉！”

桑民怿会试既毕，自喜必中，乃于卷后画一站船，因击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违式贴出。

傲语第五

吴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则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虽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无论矣。然傲非全德，圣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宁傲不宁媚，则傲之为偏德也审矣。次傲语第五。

宗测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答曰："何得谬伤海凫，横斤山木。"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迹俗间，倘佯自肆，遇山水佳处，盘礴箕踞。四顾无人，则划然长啸，声振林木。有客造榻与语，对曰："余方游华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语。"客去留萧然，不以为意。

司徒霸与严光素旧，欲屈到霸所语言，遣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

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不见，况人臣乎？"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

孙子荆为石苞骠骑参军，孙负其才气，初至不拜，但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

王廷陈从翰林出知裕州，傲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伤二命，此人不良。"终身绝之。

僧贯休，婺州兰溪人，钱镠自称吴越国王，休以诗投献，内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镠谕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板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陈道林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钟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钟志趣不同，不与之交。及玄被桎梏，时毓为廷尉，会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闻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为王侯伶人！"

卞士蔚弱冠时为上虞令，甚有刚气，会稽太守孟顗以令长裁之，士蔚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为此帻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为拔俗之韵，张天锡遣使备礼致之，元瑜指翔鸿示使人曰："此鸟安可笼哉？"

王孟端夜泛舟，闻箫声清亮，移舟就之，乘兴写竹石一幅相赠。明日吹箫人来访，具币以乞配幅，王曰："吾画消声耳，君不得迹求。"

孙太初寓居武林，费文宪罢相归，访之，值其昼寝。孙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谢。送及门，第矫首东望曰："海上碧云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宪出谓御者曰："吾一生未尝见此人。"

卢山人柟初囚浚狱，滑令张肖甫时时问劳，及出犴狴，银铛桎梏，犹然拘挛也。山人诣滑厅事稽首谢，张亟引副署中，从者以卢坐置侧，卢谓张曰："以囚当仆阶前，以客当居上座。"遂据上

坐之。

李谷坪谪驿丞，上司过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侧坐，李曰："驿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旁。"遂拂衣去。

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渊明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儿也。"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谈论，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耶？"

吴正子穷居一室，门环流水，跨木而度，度毕即抽之。人问其故，笑曰："土舟浅小，恐不胜富贵人来踏耳！"

冷语第六

吴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风至为暖，暖则散色为花，散香为气，有目有鼻者，莫不睹不嗅焉。冷则为蕊为苞，色香虽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义乎？故水冷则结，云冷则痴，一结一痴，皆含藏之义。次冷语第六。

王介甫与苏东坡论扬子云投阁为史臣之妄，剧秦美新之作，亦后人所诬。苏曰："轼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苏曰："不知西汉果有子云不？"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张卿子有《野花》诗十首佳极，盛传一时，人目之曰"张野花"。卿子善病，常数年不出户，面孔黄瘦，人复有见之者，曰："是野花张也。"

唐中书令王铎文懦，出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寮请曰："不如降黄巢。"

宰相王屿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相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

桓灵宝征殷仲堪，道出庐山，因诣远公，语次及征讨之意，远不答。又问以见愿，远答曰："愿檀越安稳，使彼亦复无他。"桓出山语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此人。"

孔君鱼为姑臧长，清俭逼下，有讥之者，答曰："奋自处脂膏，不能自润。"

王右军少重患，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椽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观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诵竟，右军叹曰："癞何预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传其已死，后七年北归。时丞相方贬雷州，子瞻见南昌太守叶祖洽，叶问曰："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韩康公绛谢事后，自颍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宽夫、钱穆父、苏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馀人中宴，有新宠鲁生者，舞罢，为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团扇从东坡乞诗，坡书一绝："窗摇细浪鱼吹目，手弄黄花凉透衣。不觉春风吹酒醒，空过明月伴人归。"上句记其姓，下句记其事。康公大

笑，坡曰："但恐他姬厮赖耳。"

苏公一日与温公论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解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

苏子瞻与章子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独宿，山魈不敢出。招游仙潭，下临绝壁，岸甚狭，横木如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过之，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宰相杨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道滑牛不前，驭者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令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尔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范忠宣谪永州，夫人不如意，辄骂章惇。舟过桔州，大风雨，船破，仅得及岸。正平持盖，公自负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顾曰："岂亦章惇所为耶？"

谢康乐小时，便文藻艳逸，祖车骑甚奇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瑒。（谓瑒不慧也。）瑒那得不生灵运。"

真宗既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上问：

“有人作诗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即放回。苏轼在湖州作诗，追赴诏狱，妻子见轼出门，皆哭。轼无以语之，但顾曰：“子独不能如杨朴之妻作一诗送我乎？”轼妻子不觉失笑。

东坡自海还，过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执手涕泣而去，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相见？’”

欧阳季默常问东坡，鲁直诗何处见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诵。季默云：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坡云：“正是佳处。”

万历甲寅春，张卿子过新都黄玄龙石岭看梨花，花已半谢。玄龙曰：“春老矣，奚不早来？”卿子曰：“余意正在凄凉。”

汪南明架上牙签数万卷，客眦睨久之，谓曰：“公能遍识耶？”公曰：“汉高取天下，属意者关中耳。”

宋世祖至殷贵妃墓，谓羊志曰：“卿等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羊即呜咽甚哀。他日有问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龙门》诗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山谷对众极言其是，刘贡父闻而笑曰："恐是怕他。"

黄庭坚作艳语，人争传之，秀铁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庭坚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

张宁晚年无子，祷于家庙曰："宁何阴祸？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误我辈即阴鸷耳！"

我明旧例：科道俱乘马，不得乘轿。王化按浙，一举人入谒，化问曰："若冠起自何时？"举人徐曰："即起于大人乘轿之年。"

陆树声请告，诸大老送之，时李已、赵锦皆在坐。赵曰："陆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爱爵禄之臣。"李谓陆曰："公病愈乎？"

一进士戏坐夏原吉公轿，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惭退。

洪武京城既完，上谓刘伯温曰："城高如此，谁能逾之？"对曰："人实不能，除是燕子耳。"

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诸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松江张进士美容姿，过吴门，访范学宪。范奇丑，二人同步阊门，市中小儿无不随观。张谓范曰："为我看也。"范笑曰："还是看我。"

会稽张状元诸孙四五辈，皆不饮酒，善肴物，

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尽乃止。沈曼长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遇肴不论美恶只是吃，遇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悟曰："汝有佳儿。"

张逸密学知成都，僧文鉴来求诗，华阳簿张唐辅同在客次。唐辅欲搔首，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置于其首。文鉴大怒，诉于张公。公问其故，唐辅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此师头闲，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贫力耕，仅给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赐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摇手止曰："清福正在个中，上天甚所秘惜，无得轻示与人。"复顾其子曰："汝不得不传。"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后人有荐其赞画者，寅曰："时晚矣，有赤松子不妨为予一

觅。”

张灵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张方坐豆棚下，举杯自酬，目不少顾。其人含怒去，复过唐伯虎，道张所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讥我。”

司马德操徽括囊谨毖，人有以人物质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复佳。”

方逊志卧病绝粮，家人屡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无储粟者，此时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岂我耶？”曰：“愁汝多告劳也。”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大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李元忠虽居要任，惟饮酒自娱，不以物务干怀。时欲用为仆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闻之，请节饮，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尔爱仆射，劝勿饮。”

张士简嗜酒疏脱，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斛还吴，失大半。士简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简叹曰：“壮哉雀鼠！”

温公喜漫语，卞令礼法自居，二人尝至庾公许，大相剖击。温发口鄙秽，庾公徐曰：“太真终日无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花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学内吃齑煮饭时不？"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的？"

司马温公屡言汪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以谢天下，声震朝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陛，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不知圣语何如？"发曰："我只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杨大年与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戏侮之。一日梁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

严子陵隐迹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书，使者求报，严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严曰："买菜乎？"

米芾知无为军，见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传以为笑。或问曰："诚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

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王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

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

谢凤子名超宗，谢庄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凤庄门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趋而入。朏曰："君处臣以礼。"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无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闻而欲罪之。

阮孝绪所居，以一鹿床为精舍，竹树环绕。任昉寻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则迩，其人则远。"

隆兴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诞，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力加荐引，曾未数年，为两浙漕。一日语坐客云："朝廷官爵，是买吾曹头颅，岂可不畏？"闻人伯卿在坐末，趋前云："有买脱空。"胡默然。

冯公具区，髯晚出而早白，人问曰："公髯几年变白？"公拈髯良久曰："未记与黑周旋。"

冯道、和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价其值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

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请，请崔膺！"坐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

朱忌遍治五经，涉猎文史，博奕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沈约戏语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馀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谓曰："赵乃仆为东府时所送进士也。"

崔铣作南祭酒，罢归，囊无江南一物，谓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献忠每见诗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内有丹"。

罗汝鹏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丧家，司丧者谓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尔？"罗对曰："今日之来，不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陕郊，有客投刺云李过庭者，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姚岘作熟思曰："恐是李趋儿。"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

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不？"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

苏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赞曰："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子瞻。"坡笑曰："吾从众。"

陆楚生远，进士陆大成从堂叔。大成发解南畿，颇有声望，远每对人呼"大成舍侄"，人多厌之，咸以为言。时王弇州在坐曰："实是远阿叔。"

潘长官尝要苏东坡，以坡不能饮，以醴设之。坡笑曰："此必错煮水也。"

谐语第七

吴苑曰：语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种之下，不能细有标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义，有何关说而居众语上耶？直以语之有致无致，顺手拈录之耳。若此之谐与谑，与后之讽与讥，此二种乃大同而小异，不得不有先后，故次谐语第七。

龙图刘烨，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烨应声曰："吾与点也。"

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目杭倅为酒食地狱。其后袁毅倅杭，适郡将不协，诸司缘此亦相疏。袁语所亲曰："酒食地狱，今值狱空。"

刘贡父觞客，苏子瞻有事欲起，刘以三果一药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坡答曰："柰这事须当归。"满座大笑。

汉武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识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

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大笑。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常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俭尝集有才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簟白团扇。宪坐簟执扇，意气自得。秣陵王摛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摛乃命左右抽簟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有力者负之而趋。"诸士大笑。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励、勗、勉。高祖谓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酥，水为浆，穹庐为帐毯为墙。"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

张亢滑稽敏捷，有门客因会话，亢问曰："近日作赋乎？"门客曰："近作《坤厚载物赋》。"因自举其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续两句，可移赠和尚。"乃曰："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

曹琰为郎中，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

涪翁尝和东坡《春菜》诗云："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苏得诗戏语曰："吾固不爱做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东坡见一家有界尺笔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韩直木如常，孤竹君无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矣。"主人笑倒。

刘烨尝与刘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曰："君马何迟？"筠曰："只为五更三。"烨曰："何不与他七上八。"言点蹄，则下马行也。

东坡尝约刘器之同参玉版，器之每倦山行，闻玉版欣然从之。至帘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何名？"东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说法，令人得禅悦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苏长公各以填词名，而二家不同。东坡问一优人曰："我词何如柳学士？"优曰："学士

那得比相公。”坡惊曰：“如何？”优曰：“公词须用丈二将军铜琵琶，铁绰板，唱相公的‘大江东去’。柳学士却著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坡为之抚掌。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睹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严子陵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逢龙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班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遽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

汉武帝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宴不来，朔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

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

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常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晋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桥〔乔〕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耶？”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王不能复答。

石曼卿常乘马出，御者失鞚，马惊，曼卿堕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瓦学士，则跌碎矣！”

邵康节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曰：“几乎败壶。”

裴子雨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会论事移时，吏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献木履于齐宣王，略无刻斲之迹。王曰："此履岂非出于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张端为河南司禄，府当祭社，买猪已呈尹，其夜突入录厅，端即令杀之。吏以白尹，尹问端，对曰："按诸无故夜入人家，登时杀之勿论。"尹大笑，为别市猪以祭。

梅圣俞以诗知名，三十年终不得一馆职。晚年与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

艾子好饮酒，少醒日。门人谋曰："此未可口舌争，宜以险事怵之。"一日大饮而哕，门人密袖彘膈置哕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脏，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视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况四脏乎！"

杜邠饮食洪博，既饱即寝，人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尝与同列观南园狮子，主者曰："县官日破肉五斤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狮子乎？"中立曰："吾辈员外郎，安敢比园内狮子。"

伶官敬新磨，以谑得罪庄宗，庄宗大怒，弯

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无光矣。"帝释之。

丁谓尝以文谒王禹偁，禹偁称其文与孙何，可比韩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谓登第四。自以为与何齐名，耻居其下，胪传之际，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复何言？"

冯祭酒具区，携妓泛西湖，泊于定香桥畔。有群青衿士拥观，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辈大怒，随舟厉声曰："尔已过会元，已过祭酒，独不畏吾将来耶？"公命使者报声曰："致上秀才，纵若随后赶来，老夫已过学士港矣。"

阮德如尝于厕见鬼，长丈馀，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献桃于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儿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尝闻鼻下长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寿年七百岁，鼻下合长七寸。"

五代冯瀛王道，门客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道"字是冯名，乃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司马，韩愈为巡官，

或讥年辈相悬。长源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

武林邹虞知延平，延平素产绣补，亲友皆先从虞索之。后抵任，补绝少，惟四时多笋，过者以笋馈之。语曰："吾任损有馀，补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与陶望龄同游，陶诗云："宿几夜骄歌艳舞之山。"袁笑曰："此诗当注明，不然后日累君谥文恪也。"

叶月潭须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须有一二茎报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镊摘之曰："报信者一钱。"

江进之举进士，其父贫甚，为报捷者索重赏，至困，大觉愤懑。罗汝鹏过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儿不肖奈何？"闻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热减衣，丘长孺谓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则恐流鼻红。"长孺笑曰："减则恐流鼻白。"

太仓王内阁荆石，性僻洁，不轻接引；司寇凤洲性坦易，多所容纳。其乡人曹子念曰："内阁是常清常净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萨。"

潘方凯性风流不恒，先与平康妓钟举昵，后舍之，复与董素卿合。李本宁太史谓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对曰："均一重也，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觉输下耳！"

梁吴均有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

沈约语之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讫。"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醯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又一室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

驸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罢兵入见。上曰："都尉功劳可念也。"对曰："臣领其半。"上曰："功劳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对曰："劳而无功，非半乎？"

龙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选通判，大渠戒曰："尔平日多戏语，居官不得复尔。"德化起应曰："堂尊承教。"

道学者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

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侯，欲出来只应也。"

米芾尝作诗云："饭白云有子，茶甘露有兄。"人问露兄故实，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间有陈上舍，治《春秋》，与宋门一娼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戏之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

张融常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李骢骒曰："赤也何如？"骢骒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者。"

齐高祖作隐语，以"卒律葛答"为煎饼，复谓诸臣曰："汝等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石动筩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筩曰："乘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

唐玄宗尝登北苑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黄幡绰曰："此是何人？"黄曰："是年满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

玄宗尝与诸王会食，宁王失口喷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黄幡绰曰："非错喉，是喷嚏。"

齐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石动筩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能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筩即云："若不胜，

臣甘合死。”乃扬声曰：“郭璞《游仙》诗：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高祖大笑乃止。

石动筩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著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何因得考？”动筩曰：“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与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旁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不？”曰：“能！”素云：“何计？”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死！”素笑几堕马。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杨素。赍名纸至省门，遇侯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曰：“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题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仓卒，无称可称，斟酌之，只应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后至，众曰：“罚尔作谜，必

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谲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犊子。”满坐哗然。

隋河间郡刘焯之，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或与之枷着。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

杜正伦讥任环怕妻，环曰：“妇当怕者有三：初取时如菩萨，岂人不怕菩萨；既生育如鬼子母，岂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皱如鸠槃荼，岂有人不怕鸠槃荼耶？”

王玄同任荆时，出主社事，偶有犬来遗秽，玄同自举砖击之，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举击之？”玄同曰：“苟利社稷，专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餘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

李程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两三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履，肆主曰：“秀才

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业，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杂菜。或谓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

丁晋公自崖州还，坐客论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问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

秦太虚为御史贾所弹，张文潜戏之曰：“千馀年前贾生过秦，今复尔也。”

礼侍郎叶盛转吏侍郎，礼尚书姚夔设宴郑重，因曰：“敝乡亲友干谒者众，烦公垂念。”叶唯唯。亡何，姚进太宰，叶携酒往贺，执杯献于姚曰：“今日送乡里还先生矣！”

周文襄在吴中，好徜徉梵刹，旌旗所至，钟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诮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齿论，彼长我二三千岁，岂不值得一拜？”

李东阳在京邸会试贡士，酒数行，俱起辞谢。公曰：“且止，有场中题愿商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众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汤耳！”

守备太监某，挟贵夸诩，喜延接士大夫，独王司徒鸿儒不往。或以为言，王曰：“往来虽无我，谈笑却有我。”闻者大笑。

熊际华望演易台，迷烟雨不见，笑曰：“遵养时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与馆选，改兵部，左迁通判，往辞张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门内官，痛痒相关，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师恐未见痛。"相公问故，答曰："王叔和医诀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介葛卢知牛语）

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漠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安鸿渐有清才，而复惧内。妇翁死，哭于路，其妻呼入缳幕中诟之曰："路哭何因无泪？"复戒曰："来日早临须见泪。"渐明日以巾纳湿纸置于额，大扣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惊曰："泪何从额流？"对曰："水出高原。"闻者大笑。

潘景升家虽贫，而客来者甚众，必百计以款送之。常谓罗远游曰："人穷皆有底，余穷独无底。"罗曰："何也？"曰："穷客日来，岂有底乎？"罗曰："穷客日来，正是穷底。"

卢思道常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师，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日袁德师

楼。”

王元景使梁，刘孝绰送之泣下，元景无泪，谢曰：“卿勿怪我，别后当阑干耳！”

谑语第八

吴苑曰：诙谐戏谑，一类耳，一类而两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许李辈，尚不能辨，况我耶？吾请以蒹之所取诸语定二字耳。第戏不及虐为谐，及虐为谑，故谑字从虐，于此可以小分，乃次谑语第八。

王平甫躯干魁硕，而眉宇秀朗。尝盛夏入馆中，方下马，流汗浃衣，刘敏见而笑之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

段少连，陈州人，晚年因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声问

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东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御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苏子瞻与姜制之饮，姜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子苏子。"子瞻答曰："君亦药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众请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众皆绝倒。

秦少章云："郭攻甫尝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震林木。既罢，谓东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郭不怿。"

无锡孙南公躯干微小，郝公琰戏抱之。孙曰："当日张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孙子耶？"

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簷帽，不欲置从者之手，恐为所浣。即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门，遇晁以道，

以道大笑。下轿握手，问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抚掌绝倒。时西边获贼寨首领鬼章槛车入京，故以道为戏。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台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戏。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实射宣王。"

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尝谓阳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葅，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葅？"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

太仓令张策在云龙门，与阳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

太子洗马蔺陵萧翊，爽俊有才辩，尝谓阳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

宋王彧之子绚，年五六岁，警悟，外祖何尚之赏异焉。尝教读《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曰："便可道'草翁之风则舅'乎？"

汉武帝时，郭舍人与东方朔校射覆不胜，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暴。朔笑曰："咄口无毛声聱聱，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

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聱者，乌哺鼃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

孙权尝飨蜀士费祎，逆敕群臣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骡驴无知，伏食如故。”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才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吴楚之士，亡国之馀，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

陆机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曰：“众鸟集。”

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谟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蔡曰：“不闻馀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耳！”

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安能胜

马也！”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则为刁。”阖坐哄然。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耳。”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公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而不相往来。孝嗣尝谓法云曰：“法师常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

梁安城王萧伙，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服，而莫与抗。及闻伙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足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哄然大笑。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郊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馀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渡，尽在江外。"

梁汝南周捨，谓沙门法云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师何以捉鍮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成纛，贫道何为不执鍮。"

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敏。有一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典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笑曰："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

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曰天阉。崔谌谓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禊饮，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贵？"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

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卢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

其业。纳言祖孝徵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徐之才常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

唐韦庆本两耳前卷，朝士多呼之为"卷耳"。有女选入为妃，长安公松寿见而贺之曰："仆固知足下女得为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杰戏同官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傍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狗。"

张昌龄谓苏味道曰："某诗所以不及公者，为无银花合也。"苏曰："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弄窦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复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应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曰："乐公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大笑。

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鸬树生者，恐不堪用。"

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鸺甲辰。"

白居易与张祜初相见，谓曰："久钦藉甚，记得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非款头诗何耶？"张笑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

晋张谌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送殡。

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所。茂先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声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

刘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猴，恐黄幡绰见嘲，乃密赂之。幡绰言曰："文树不似猢狲，猢狲强似文树。"

东坡知湖州，尝与宾客游道场山，屏从者而

入。有僧冯门熟睡，坡戏曰："髡间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钉顶上钉？"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时拜见，安知壮水牛不胜其载矣！"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者，染大风疾，众称之为"陈癞子"，闻人称之皆不欲。人有谀其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有游客心利所沾，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欣然命酒赠资。客将去，又谓曰："此疾还是添减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减者减却鼻孔。"陈不悦。

许玄度将弟出都婚，诸人无不钦迟。既至，见其弟乃甚痴，都欲嘲弃之，玄度为作宾主相对。刘真长笑曰："玄度为弟婚施十重铁步障。"

司马防当举曹公为比部尉，后曹公进爵为王，召防到邺，与欢饮，语之曰："孤今日可复作尉不？"防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

刘谅为湘东王所善，湘东一目眇，一日与谅共游江滨，叹秋望之美。谅曰："今日可谓帝子降于北渚。"湘东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谐，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白语之

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

柳机、柳昂在周朝，俱历要任，隋文帝受禅，并为外职。时杨素方用事，因文帝赐宴，素戏语机云："二柳俱摧。"机答曰："不若孤杨独耸。"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笑曰："诸孙大盛，有如此儿。"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荆蛮，敢与大邦为仇。"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阳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时似耳。恒似是形，时似是神。"桓愈不悦。

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

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祖广行恒缩头，诣桓南郡，始下车，桓曰："天甚晴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姜师度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纬，人为之语曰："傅忠孝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

高骈镇成都，命酒佐薛涛为一字令，曰："须是一字象形，又须逐韵。"公曰："口有似没量斗。"涛曰："川有似三条椽。"公曰："奈何一条曲？"涛曰："相公为四川节度，尚使没量斗酒佐三条椽，内惟一条曲，何足怪？"

桓温自比宣帝刘琨之俦，征还北方，得一婢，问之，乃刘琨妓女也。一日问曰："吾似刘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齐地多寒，春深未荸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馈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尝，谨先以荐。"艾子喜曰："烦汝致新，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以喂驴也。"

吴阁老宽致仕到家，访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调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门，终是勉强从事！"

王凤洲门有客著棋者，甚劣，见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观。"公曰："君棋甚佳，但长不落。"

苏州严相公讷，面麻，俚语于苏州有盐豆之诮。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稿，俚语于河南有盗草之诮。二公相遇，高诮严曰："公豆在面上。"严曰："公草在腹中。"

吴门妓张好儿，虽是徐娘老景，然婉丽而美，少年争交欢之。有太医院目杜君拉游虎丘，觑张曰："老便老，终是小娘。"张答曰："小便小，终是老爹。"同游者无不捧腹。

诗僧克文，有俊才。初学诗，常质于郝公琰，郝曰："师必大作斋啖我，不然，必以师诗颠倒点抹。"罗远游笑谓克文曰："师母受郝瘦儿欺，尊诗总无抹处。"

黄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琼得拜童子郎。时司徒盛允有疾，琼遣子琰侯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戏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子琰奉手对曰："蛮夷滑夏，责在司徒。"

蔡君谟戏陈亚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应曰："蔡襄无口便成衰。"

司马宣王辟周泰为新城太守，尚书钟毓调泰

曰："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郡，乞儿乘小车一何驶？"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守吏职，狝猴乘土牛，一何迟也？"

卢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骞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曰："卿既姓卢，是卢令之后。"

沈存中方就浴，刘贡（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怜已矣。"众愕问之，曰："盆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尝在杭州谒释珊，见之殊傲。顷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绝。一日鲜于伯机开宴，坐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命曹行酒。适遍，公自内出，客曰："伯机未饮，"曹亦曰："伯机未饮，"客笑曰："汝以伯机相呼，可谓亲爱之至。"鲜于佯怒曰："小鬼头敢如此无礼！"曹曰："我呼百机便不可，只许尔叫'王羲之'也。"一坐大笑。

程师孟知洪州，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李元规笑曰："此登溷诗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后

宅圃中作堂名‘三畏’，杨文公戏之曰：“可改作‘四畏’。”公问其说，曰：“兼畏夫人。”

王定国寄书于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君。”魏道辅见而笑曰：“定国亦难作交代，只是权摄已耳！”

顾临子敦，为翰苑，每言“赵广汉尹京有治声，使我为之，不难当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须改姓，顾曰：“何姓？”曰：“姓茅，唤作茅广汉。”

李居仁与郑辉为友，居仁年逾耳顺，须尽白，辉少年轻侮，乃呼之为李公，居仁于是尽摘其须去之。一日辉乃阳惊曰：“数日不见，而丰彩顿异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

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犯我，当出汝诗示人。”

曹公送祢衡于刘表，众咸祖之，且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至，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

陈眉公好赏雪，每谓客曰：“古今二钝汉，袁安闭门，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许题目。”

我太祖问陈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对曰：

“陛下酷似神农。”上问其故，曰：“若非神农，何以得尝百草。”上悟大笑。盖军中乏粮，士卒多以草根木皮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岁，同蔡兴宗子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

谢超宗见王兹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曰：“兹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子也。

北妓张莲英慧甚，何雪渔与之密。因同寝，抚张私处戏之曰：“此是朝天莲。”张曰：“非也，是夜舒荷。”

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种稻为田五十亩，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医疗之，云不识证状。王夫人多智，多经涉，谓坡曰：“此牛发豆斑，疗法当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后举似章子厚云：“我自谪居后，便作老农，更无乐事，岂知老妻犹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与语，恐人又谓从牛医儿来，姑且去。”坡大笑。

清语第九

吴苑曰：晋人尚清谈，清谈之语，除世务之外，凡风流豪爽，放达高傲之类，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义广。吾既以此区分类别，则清之之义，不得不隘矣，淘之汰之，则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语第九。

戴仲若颙，春日携双柑斗酒，人问何之？颙答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

潘师正居嵩山逍遥谷，唐高宗召问所须，师正对曰："臣所须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岩频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问："先生比佳不？"游岩对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采名药，不远千里，游东中诸郡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陶徵士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凉风暂至，

自谓是羲皇上人。

有客过陈眉公岩栖草堂，问是何感慨而甘栖遁？陈拈古句答曰："得闲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问是何功课？曰："种花春扫雪，看篆夜焚香。"问是何利养？曰："砚田无恶岁，酒谷有长春。"问是何往还？曰："有客来相访，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图之，以张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孔稚圭风韵清疏，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鸣蛙。稚圭曰："以此当两部鼓吹。"

谢惠连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尝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许明月。"

吾乡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桥、何雪渔不及也。结室黄萝山下，曰"一树庵"，日诵呗其中。偶有事暂至市，裾袖间冉冉有白云时出，事毕即返。人或问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云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云入山？"

孙腾、司马子如尝共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拥被对壶。庭室芜旷，使婢卷两褥以质酒，徐谓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罗远游家呈坎山中，多古书旧帖。曹臣常过之，数日不归。一日臣欲急归，罗留之不允。时天欲雨，邻山初合，松竹之颠，半露云表，指谓臣曰："汝纵不恋故人，忍舍此米家笔耶？"复留累

日。

梅岭悬峭，登者如弹珠千仞，神骨俱竦。过此复又小康，人骑使得暂息。熊际华度之，心目契领，羡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灵着意处也！"

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其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犹难为怀。"

晋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整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王子猷尝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刘野亭归乡，有权贵来访，皆不见。或风之，答曰："才与狼虎隔途，何忍遽与鸡犬相别。"

苏郡隐士王宾，遁迹西山中，姚少师广孝以旧好访之山中，谓曰："寂寂空山，何堪久往？"答曰："多情花鸟，不肯放人。"

熊际华过吉水邹南皋里，乐其幽寂，常忘归。每归谓所亲曰："一入邹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励之想；及与人语水石，又逊下风。"

李永和杜门却扫，绝迹下帷，弃产营书，手自删削。每叹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

渊明尝闻田间水声，倚杖听之，叹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

郗诜数月山行，喜闻樵语牧唱，曰："洗尽五年尘土肠胃。"欣然倚骖临水，久之乃去。

关文衍为散骑常侍，画九华山图于白绫半臂，号"九华半臂"。自云："令吾身常自在云泉之内。"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陈元忠客居南海日，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翁虽麻衣草履，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陈扣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耳！"

陈仲醇居山中，有客问山中何景最奇，陈曰："雨后露前，花朝雪夜。"又问何事最奇，曰："钓同鹤守，果遣猿收。"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为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负图先生履迹遍名山，或问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隐见，江山严厉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颓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珑剔透；巴蜀之山，嶢差窊窆；河北之山，绵衍庞博；江南之山，峻峭巧丽：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长卿曰："红润凝脂，花上才过微雨；翠匀浅黛，柳边乍拂轻风。问妇索酿，瓮有新笮；呼童煮茶，门临好客。先生此时情兴何如也？"吴苑笑曰："长卿此语，犹当注疏：当止卢仝七碗，效康节半醺，便是调和手段。"

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当置丘壑中。

屠纬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

萧恭谓梁元帝曰："下官历观时人多不好欢，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明月，登山访水，肆意酣畅也。"

唐肃宗尝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为夫妇，名为"渔童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童使奉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烹茶。"

陈眉公语客曰："余每欲藏万卷书，裘以异锦，薰以异香，茅屋芦帘，纸窗土壁，而终身布衣啸咏其中。"客笑曰："果尔，此亦天壤间一异人。"

陈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尽，梦境未来。仆于此时，可名'卧隐'，便觉凿坏住山为烦。"

倪文节公曰："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已极喜，闻子弟读书，喜又不可言矣。"

陈眉公曰："万绿阴中，小亭避暑，洞开八达，几簟皆绿。忽闻雨过蝉声，风来花气，不觉令人自醉。"

傅昭泊然静处，不妄交游。袁粲每经其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得非名贤乎？"

屠绪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云；斗室残经，石磬半沉蕉雨。"

陆羽问张志和孰与往来？志和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见少别，何有往来！"

屠纬真曰："篱边杖履送僧，花须罥于巾角，石上壶觞，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黄玄龙家黄萝山麓，有梨数千枝，每花开时，日盘礴其间，至落尽犹数往观之。人问其故，答

曰："白地生绿苔，可爱也！"

陈眉公曰："山鸟，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谓之报更，盖山间真率漏声也。"

陈仲醇曰："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不竞田产，不闻炎凉，不闹曲直，不征文逋，不谈仕籍。反此者，是侩牛店、贩马驿也。"

韵语第十

吴苑曰：风流之士有韵，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晕，美处即其病处耳！然病美无定名，溺之者为美，指之者为病。吾辈正堕此情韵海中，不能有所振脱，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韵为美矣，乃次韵语第十。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

袁中郎作吴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见红裙皆避去，因语方曰："乌纱帽挟红袖登山，前人自多风致，今时不能并，便觉乌纱碍人。"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自远。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于群人中遣吴鹿长，心悦之，抛以眉语。鹿长神解，两人渐相远引。同游者欲乱之，有一客曰："无得惊醒情禅

也。”

王太尉曰：“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世，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曰：“未若长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卒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

大通禅师操律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挟妓谒之，大通愠形于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齐歌之，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禅矣！”其词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耳。”东坡问公禅：“人亦复爱此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

苏子瞻去黄州，及岭外，每旦起，不招客与语，必出访客。所与游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畦畛。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

说鬼。或辞无有，则曰："汝妄言之，吾妄听之。"

吴逵曰："世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

陈眉公曰："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武帝植于太昌云和殿前，尝嗟赏之曰："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

京陵马姬，行二，善饮，众客颓废，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宁寓目羡曰："吾每恨步兵犹是男子，今转女郎。"

许谨选放旷，不拘小节，与亲友结宴花圃中，未尝张幄设坐，只使童仆聚落花铺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袁尹疏放好酒，尝步屧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谓被知遇，诣门求通，袁曰："昨日饮酒无偶，聊相邀耳！"

王无功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谓待诏何乐耶？无功答曰："良温可恋耳！"

张卿子同邓林宗、闵子善、钟瑞先、刘叔任诸子夜半步佑圣观，缺月当眉际，凉楚逼人。诸子欲归，张曰："落花残月，惟若有情。吾侪正属其人，不得以硬肠愆性。"复步玩将晓而散。

钱鹤滩请告归，门生某守杨州，遣使迎公，

越期不赴。后始一至，诸大贾争先迎谒，将有请属。公曰："老夫扶来看广陵涛，并问琼花消息耳，无作跨鹤人猜也。"

陈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一偈不参而多禅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晓而多画意，淡宕故也。"

玄墓山寺，门有巨松甚郁茂，堪舆家言，当门不利，劝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请。公视松爱之，不忍舍，徐谓僧曰："木在门，成闲字，不爱耶？"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爱其神骏。"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儿面，孔内自作恶，每举张卿子神色笑语一思，不但免俗、更觉世界清凉。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

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

共饮而醉。”

阮籍嫂常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午桥庄小儿坂，茂草盈原，裴晋公每使驱群羊散于坂上，曰：“芳草多情，赖此点缀。”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尝谓小妓眼中生火，当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听之耶？”潘曰：“我之悦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讥周仆射与亲友戏言杂秽无节度，周曰：

“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苏晋，颋之子也，学浮屠术，尝得胡僧慧澄绣弥勒佛一轴，宝之。尝曰：“是佛好饮米汁，正与吾性合，吾愿事之，他佛不爱也。”

王悦见王恭六尺簟，谓有馀，求之，恭即送。后悦见恭更无簟，问之，恭曰：“平生无长物。”

袁丰居宅后有六株梅，叹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无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叶桃花，明皇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头上，曰：“此个花犹能助娇也。”

飞燕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白云乡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

孟万年好饮，愈多不乱，桓宣武尝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亲诘其故，亮曰：“一日饮，一日醉，一日病酒。”

谢耳伯、宋献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谢奉佛不饮酒近色，在坐不无少自检持。宋语之曰：“打过艳冶，即是圆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辈。”

孔北海家居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琅玡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

郭顺卿行二，称之曰郭二姐，与王元鼎密。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属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温一笑而别。

郎基为县令，清慎无所营。尝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惟颇令人写书，樊宗孟谓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长尝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玡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

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蒲傅正知杭州，有术士请谒，盖年逾九十，而犹有婴儿之色。傅正接之甚欢，因访以长年之术，答曰："其术甚简而易行，他无所忌，惟当绝色耳！"傅正俯思良久曰："若然，则寿虽千岁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乐。渊材往问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弃之？"李曰："供给丰乎？"曰："非也。""民讼简乎？"曰："非也。""然则何以知其佳？"渊材曰："天下海棠无香，惟昌州有香耳。"

陈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米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婿也。"以女妻之。

屠长卿曰："据床嗒尔，听豪士之谈锋；把盏

醒然，看酒人之醉态。”

陈眉公曰：“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戏语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

汉清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盖宽饶后至，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砍创著其颊。左冯翊朱博用为守尉，问禁曰：“是何等创？”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

刘伶好酒，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饮酒衔肉，块然复醉。

马援破贼后，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酒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忼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椽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馀，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郝之玺曰：“看花步男子，当作女人；寻花步女人，当作男子。”

江之生初为僧，颇称苦行，过黄玄龙于石岭山房。别后蓄发，复过于金陵，玄龙不知也。江曰：“黄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温，江遽曰：“我苦极！我苦极！”黄问何苦？江曰：“跨间便毒，已三月未愈也。”

大司徒杜公佑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曰：“我致政后，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粗布襕衫，入市看铃盘傀儡足矣。”后致仕，果行其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计中矣。”

陈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图》。张廷采闻知，往借观之，卧其下两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临去顾曰：“王先生尔岂知百岁后，有张廷采恋尔耶？”

赵子固常得定武不损本禊帖，乘舟夜泛而归，行至霅之升山，风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无馀。子固方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语人曰：“兰

亭在此，馀不足问。”

裴晋公性弘达，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李宗闵多宾客谈笑，喜饮酒。暑月临池，以荷为杯，满酌酒，密系持近口，以箸刺之而饮。不尽，再举。既散，有人言昨饮大欢也。李曰：“今日之欢，明昨日之不欢，自今好恶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帘闻堕钗声而不动念者，此人不痴则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吴巽之坐畸庄亭看桃花，忽风起花落，辄叹曰：“万点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语臣曰：“巽之可怜，惨淡不啻花心。”

王元宝富而无学识，尝会宾客。次日亲友谓之曰：“昨日必有佳论。”元宝曰：“但赍锦缠头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

开元中赐边衣，制自宫中。有军校于袍中得一诗云：“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了，重结后生缘。”持以白帅，帅以闻明皇。问之，有一宫人，自言万死。即命嫁得诗者，曰：“与汝结今生缘。”

王献之夜卧斋中，有盗入屋，献之语云：“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俊语第十一

吴苑曰：鸟俊则以为冠，兽俊则以为骑，人俊则逐睛，语俊则耸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爱俊而厌恶者。盖惟俊人能道俊语，岂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语第十一。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玄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唐毕相诚，家素贱，李中丞有诸院子弟与诚熟。诚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诚以为之。顷李至，观诸子诗，又见诚所作，称其最美，问曰："此谁作也？"诸子不敢隐，乃曰："所知毕秀才作也。"李曰："出见。"既而李呼左右责曰："何令马入池中，践浮萍皆聚，芦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对。诚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为夜来风。"李大悦，遂客之。

贾逵通经授徒，肃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孙宝署侯文为东部督，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椽部岂有其人乎？"文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其次？"文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之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严介溪过吴门，候二日不至，忿然见色，谓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渠亦敢尔以我概人耶？"东桥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芥。"严稍敛。

东郡商鉴，名子为外臣，外臣任为廷尉评。铿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为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鉴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

晋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

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也。”

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张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

裴廷裕字庸馀，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不能专精。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折袜线，无一条长。”

萧引书法遒逸，陈宣帝常指其署名，语诸人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广平爱民惜物，朝野归美，人皆谓之曰“有脚阳春”。

颜延之尝谓鲍明远曰：“己诗与谢康乐优劣？”鲍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刘孝标目刘彦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刘士光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粱稷，寒年之纤纩。

蜀先主衔张裕不逊，兼忿其漏言，下狱将诛之。诸葛武侯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当门，

不得不锄。”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奋满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乃发墨守，铖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意。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但以其口过。”之问终身惭愤。

裴子餘为鄂县尉，同列李隐朝、程谌皆以文法著称，子餘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苏州守姚善访韩奕，奕避入太湖。善叹曰：“予于韩先生分当耳交矣。”

东坡性不忍事，尝曰："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笔之寿日，墨之寿月，砚之寿世。"

平康姬马湘兰，甚有声价，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积十馀年，孝廉成进士，为南御史，偶湘兰坐株连，当审。御史见之曰："尔如此面孔，徒负往日虚名。"湘兰答曰："惟往日之虚名，受今日之实祸。"御史怜而释之。

丰城龙头山，旧名鸡头，叶御史据胜作江天阁，熊神阿曰："山不名龙，使鸡有角，更自雄绝。"

周伯仁以雅度获海内盛名，后屡以酒失。庾亮曰："周侯可谓凤德之衰也。"

汪南明谓王十岳曰："文吾与弇州何似？"答曰："凿海志在容流，补天志在无漏，用志不同，各归其极。"

刘伯刍侍郎所居巷有鬻饼者，每早过户，必闻讴歌当垆。召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胡饼偿之。复过其户，绝不闻歌声，呼至问曰："何辍歌之速也？"曰："本领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

猿奔林，岂暇择木？”

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曰：“俊士填沟壑，馀波来及人。”

齐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尝以过系狱。高帝语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数往候之，备加责诮，景秀言：‘若许某自新，则吞刀刮肠，饮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释之。

魏恺积年沉废，遇杨愔于道，微自陈。愔曰：“发诏授官，咸由中旨。”恺应曰：“虽复令雨自天，终待云兴四岳。”

庾太尉夜登南楼，殷王诸贤在焉。后王逸少下，王丞相谓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曰：“惟丘壑独存。”

鉴湖，会稽太守马臻所开，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野，白水翠岩，互相映发，有若图画。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孔融与蔡邕友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邕，融每酒酣，引与坐曰：“虽无老成，尚有典刑。”

简文在殿上行，王右军与孙公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后王光禄作会稽，谢车骑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罢秘书丞，在坐，谢言及此事，因视孝伯曰：“王丞齿似不钝？”王曰：“不钝颇亦验。”

王文度在西川，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

在坐。林公理每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着敝絮在荆棘中，触地挂罔。"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闲仪。

王长史云："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桔柚，各有其美。"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苏峻乱，孔群在横塘，为匡术所逼。王丞相保存术，因众坐戏语，令术劝群酒，以释横塘之恨。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虽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至于识者，犹憎其眼。"

孙兴公道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彩，酷乏剪裁。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

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馀，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讽语第十二

吴苑曰：讽者讥之微也。以言从风，何义焉？曰：草上之风必偃。以有形之草，从无朕之风，非微而何？故曰：讽者讥之微也。乃次讽语第十二。

唐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玄帝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谓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肆诞，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途见鬼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不见人送汝上郡。友乃惭回强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面笑而内愧焉。

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

青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瓯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宋太祖尝面许张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上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长史。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将正卿。”

唐散乐高崔嵬，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水中见何物？”对曰：“见三闾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主，何为来？’”

唐玄宗好击毬，内厩所饲者，意未甚适。会与黄幡绰语，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无人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傍学，不闻能通马经。”绰曰：“臣卜于沙堤上，日日见丞相乘良马。”

始皇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贼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

优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移

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于庑下。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耶？"帝怆然赦之。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大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者，令与造酒者同罪。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问先生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淫具，与欲酿者何异？"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何儿得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为五官将，时临淄侯才名甚盛，几有夺嫡之议。曹公一日谘于贾诩，诩默默不对。曹公问："不对何也？"诩曰："属有所思。"问："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于是太子遂定。

齐高宗从弟季敞，性颇豪纵，上心非之，尝语之曰："卿可数诣王思远。"以王谨肃故也。

湘东王绎入援台城，顿军武城，淹留不进。

中记室参军萧贲以绎不早下，心甚非之。尝与绎双陆，食子未即下，贲欻手言曰："陛下都无下意。"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参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

王方庆在政府，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尝问："卿在相位，何子之远？"方庆答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猎，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张真人彦颋府第灾，请赐更造，给谏黄臣曰："栾巴噀酒，成都火灭，彦颋想乏酒，故有此灾。陛下赐造后，随当赐酒。"由是止。

翟永龄不信佛，其母日诵佛不辍声。永龄佯呼之，母应喏，又呼不已，母愠曰："无事何频呼也？"永龄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万不怒耶？"母稍止。

晋武既不悟太子之懦，有传后意，诸名臣皆多献直言。帝尝在凌云台坐，卫瓘在侧，欲露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写着梁柱间地，祝曰："当令乏才，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颜驷，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辇过郎署，见驷庞眉皓首，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为会稽都尉。

五代李茂贞，自称岐王开府，置官属，居岐，以宽仁爱物为务。尝以地狭赋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门无纳取薪者，以其可为炬也。有优者曰："臣请并禁月明。"茂贞笑而不怒。

黄州黄解元麻，荆州张状元茂脩，相聚蓟门。黄年少有貌，而张乃权相之子，相正总朝柄。黄戏张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张应声曰："怀佳人兮不能忘。"

邹元标论劾张江陵，张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会张朝门外，朝鞭未鸣，二象钩鼻相拒。周谓张曰："二畜拒公，胡不风上杀之也？"张曰：

彼为朝廷安可杀？”周曰：“前日邹元标劾公不知为谁？”张勉强领意，贷元标死。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所进，名二胜还。”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

佛印禅师为王观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为扫烟尘博士、护世界大王、杀人不睫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

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悯然，左迁京杲。

姚崇对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左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也。”于是楚兵无相弃遗者。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眎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

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贾乃卒谋王子立焉。

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谏曰："君饮酒七日七夜，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晏子入见，公曰："章谏吾曰：'愿君之废酒也，不然，章赐死。'如是而听之，则臣为制也，不听又爱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纣者死久矣。"于是公遂废酒。

宣和间乐部焦德，一日从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对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道里远涉，巴至上林，则已焦矣。"

常州苏掖仕至监司，家富甚啬，每置产，吝不与直，所争一文，必至变色。后因置别墅与售者，反复甚苦，子在旁劝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辈他日卖之，亦可得善价也。"掖愕然，自尔乃复少改。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

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　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

浙帅钱镠，时州叛卒五千馀人送款，钱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垒，楼橹甚壮，浙帅携寮客盛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耶？"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

讥语第十三

吴苑曰：讥刺之语，莫盛于诗人。诗人之刺隐，圣人不删；舌士之刺显，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苌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盖风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入顽石钝金，入顽石钝金者，则在洪罏利凿矣。讥之一义，譬如洪罏利凿，亦顽钝之他山也。诚世间皆灵石精金，则罏凿已自受模铸，安能复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无耳。若一往一来，两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讥语第十三。

卢藏用始隐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

裴玄本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已，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侯玄

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李义府常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论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憎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缺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惭而止。

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书为换鹅字，近日韩宗儒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家，换羊肉数斤，可名书为换羊书矣。"苏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作柬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苏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东坡一日会客，坐客举令，欲以两卦名证一故事。一人云："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人云："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云："牛僧孺父子

犯事，大畜小畜。”盖指荆公父子也。

陆太尉诣王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

王东亭与张冠军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与张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它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

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

桓大司马温诣刘尹，卧不起，桓弯弹弹刘枕，几迸碎床缛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桓有恨容。

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珣、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珣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珣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稽、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时谓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耶？"

陈万年子咸，数言事，讥刺近臣。万年病，召戒床下。语至半夜，咸睡，头误触屏。万年大怒曰："乃父教戒汝，汝反不听，何也？"咸曰："具晓所言，大约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王忠肃退朝，见一大臣目送美姝，复回顾之。忠肃戏曰："此妇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头何以掣转？"

陆经多写碑铭，颇得濡润。人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答云："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

程篁墩主会试日，曾以关节事被劾。后出场，寮寀设宴，优人扮卖一啼鸡者，叫云："我有一只鸡，卖价一千两。"人问谁家鸡，卖此高价？答曰："程学士鸡，只卖个五更啼耳！"

韩愈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馀年，不曾共说着文章，不是敏慧过人也？"

严嵩诞日，诸翰林称寿，争作恭求近。时菊花满堂，陆平泉独退处于后。同列问曰："何更退为？"陆答曰："此处怕见陶渊明。"

卫懿公好鹤，有乘轩者。狄伐卫，公欲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蹇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甚爱之，谈不容口。蹇常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以岭外非贬不去。

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卢涩口无应。

朱泚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谓休不奈官职。乔琳语旧寮曰："源公真可谓火迫鄮侯耳。"

崔湜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答曰："过者皆云崔侍郎门，有力者即得。"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上，愔问其故，答曰："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听卿鼓吹，稍觉过此。"

孙一元隐居西湖，娇情不娶，仿林逋以梅鹤为妻子。后改度，徙至湖州，连娶二妇。有一士道吴兴，谓之曰："仆从西湖上来，一人寄语谯君，君不得无罪。"孙问何人，其人故不语。孙问不已，其人曰："梅令眷、鹤令郎耳！"孙无地。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也？"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为宝耳！"

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为高；群狐乱其下，不以为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今日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慈溪某县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谓群下曰："汝闻破家县令、灭门刺史乎？"有父老应曰："闻者士子多读书，惟闻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令乃

默然。

马援为隗嚣绥德将军，又尝游使于公孙述。嚣复命援奉书洛阳，世祖迎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谢曰："当今之世，非独君能择臣，臣亦能择君。"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有愧色。

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耶？'对曰：'弦也不慢。'"

王世贞谒相嵩，其子世蕃肃客曰："家君伤风，不得出也。"王曰："爷居相位，怎说伤风？"

卫江州在浔阳，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

梁何昌寓为吏部尚书，有姓闵求官者，昌寓问："君是谁后？"答曰："子骞后。"昌寓掩口笑曰："遥遥华胄。"

宋颜延之、何偃值路中，遥呼曰“颜公”。延之以其轻脱，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惭而去。

唐太宗以李纬为民部尚书，会有人自京师来者，帝曰：“玄龄闻纬为尚书谓何？”曰：“惟称纬好须，无他语。”

王荆公为参知政事，时因阅晏元献公小词，笑曰：“为宰相而作艳词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吕惠卿为馆职，在坐，遽曰：“为政必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父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吕大以为讥己，遂不协。

唐湖州参军陆蒙妻蒋氏，善属文。僧知业有诗名，与蒙善，一日访蒙谈玄，蒋使婢奉酒，知业云：“受戒不饮。”蒋隔帘问曰：“上人曾有诗云：‘接岸桥通何处路？倚楼人是阿谁家？’观此风韵，得不欲乎？”知业惭而退。

王知训帅宣州入觐，赐晏，伶伦戏作绿衣人，大面如鬼状。或问何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问何故到此？曰：“王知训入觐，和地皮卷来，因得至此。”

文庙继统，陈迪责不屈，与子丹山、风山同磔于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问：“卿肉气味何如？”对曰：“忠臣孝子，肉岂腥膻，臣尝其美，人闻其香，陛下岂不闻乎？”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晏集诸王，独不召嶷。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帝因召使射，屡发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尔，今日可谓仰藉天威。"

许椽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皇甫度辽解官归乡，时人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书刺投谒。度辽卧不时起，既入见，问曰："闻卿在郡食雁，美乎？"

丘灵鞠尝诣褚彦回，彦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复能起。"灵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为一代鼎臣，不可复为覆悚。"

武陵张冢宰瀚，与大理卿陈某谒一直指，时陈以两次奉例进阶，妄自腰玉，直指见而惊问之曰："公何时赐玉？"陈踧踖不能对，张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维其志，以虹霓为丝，以明月为钩。"又曰："以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丞相悚然。

刘又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

詹坚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为少卿，坚老哀

鸣，端初操俚谈诟曰："子嘴尖如是，诚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当释，自此名不相闻。后十年端初为淮南转运使，坚老以郎官出代，既见端初，颇省其面，犹不能记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岂常邂逅朝堂耶？风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风采堂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时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刘穆之少贫，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见辱。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谓之曰："槟榔消食，君何须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当替李逊。清往辞户部侍郎李巽，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耳。"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

马季长女嫁袁次阳为妻，初婚夜，次阳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答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

孙权问蜀益州太守张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

张融与谢宝积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伤仵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

梁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乐；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铨，尝有选人被放，诈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

梁太祖受禅，姚涓为学士，上问及裴延裕行止，涓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上曰："颇闻其人才思敏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晏子与楚王坐，忽缚一人来，王问何为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味不同，水土异也。"

郑康成在袁冀州坐，时汝南应劭亦归于袁，因起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何如？"郑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

北朝李谐至南，梁武与之游历，至放生处，帝问曰："彼国亦放生不？"谐对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彦升在齐，纡意于倖者梅虫儿，用为中书郎。彦升造谢尚书令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忽谢我？"

王平子尝行经陈留郡界，陈留时为大郡，有名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问吏曰："此郡人士为谁？"吏曰："有蔡子尼、江应元。"是时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问，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君侯问官。"王笑而止。

齐武帝时诸弟皆无宠，常于御坐曲晏，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盘，帝笑曰："污貂。"武陵答曰："陛下何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经晋陵，诣刘蒨，了不相接，高甚衔

之。俄爽代蒨为县，蒨乃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故？爽曰："彼自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笑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卢询祖甚有口辩，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见二陆两潘，森然与槐柳齐列。"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常造之，值一客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许水耳。"介甫倾首沉思，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杰为相，有卢氏堂姨居午桥别墅，仁杰伏腊修礼甚谨。尝雪后休暇，候卢氏，适见表弟挟弧矢，携雉兔归。羞昧进于堂上，顾揖仁杰，意甚轻傲。仁杰因启曰："某幸为相，表弟有所欲，愿悉力从其请。"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杰惭而止。

郭昱狭中诡僻，登进士，耻赴常选，献书于宰相赵普，自比巢由。朝议恶其矫激，故久不调。后复伺普，望尘自陈，普笑谓曰："今日荣甚，得巢由拜于马下。"

张文潜常问张安道，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晓事矣。"

王元美预相嵩席，出桑落酒饮之。相曰："张谓诗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经注》载此酒，想采此诗。"

解缙、胡俨同观进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谓胡曰："此黄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侥倖得之者。"

卢肇开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启谢曰："巨鳌负蹑，首冠蓬山。"试官曰："昨以人数挤排，深惭名第奉诮，焉得首冠之语？"肇曰："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

刘公干以失敬待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

竺法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帏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外，

斋前种一株松，恒自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鸮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愤语第十四

吴苑曰：凡物之愤，必郁结而后起，如风怒则厉，泉怒则决，虎怒不择爪，人怒不择言，是皆愤之至也。盖愤不易谈，惟豪杰能之。若世间琐琐衣食之儿，即命填沟壑，不过如鱼鳖之就砧而已耳，安见其愤哉！大抵天地如弹丸，而名物有尽，生才不已，以有尽生不已，求不愤得乎？乃次愤语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为郎中，岁中四迁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赠遗累千金。或说之为太横，偃曰："结发游学，四十年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吾曰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

沈攸之晚好读书，尝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刘孝孙博学通敏，而仕不遂。常叹曰："古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顷而降白璧，书籍妄耳！"

屠长卿下第归，酒酣，忼慨呼曰："吾手可扪

日月，而一第厄人，东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龙，常落第归，遇耕牛，大骂曰："尔腹无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头触之，牛几倒。

鲍无雄落魄无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于西湖醉后，忽俯水照见影，大恸曰："丈夫三十岁尚如此头颅耶？"

吴王赐子胥死。将死，言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赵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操，仕无伊吕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石于吾墓前，铭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苏峻迁历阳太守，诏书征峻，峻曰："台下云我反，反岂得活耶？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

和州士人杜默，累举不成名，因过乌江，入谒项王庙。时正被酒沾醉，才炷香拜讫，径升偶坐，据神颈，拊其首而恸，大声语曰："大王有相亏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进取不得官，好亏我！"语毕而泪如迸泉。庙祝拉杜下，视神目，泪亦涌出。

阮光禄闻何次道为相，叹曰："我当何处生活？"

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与众共视而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后果以反诛。

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

梅侍读晚年躁于禄位，而病足，常抚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两府者，汝也。"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郭恕先时与役夫小民市肆饮食，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

丘车骑初领骁骑将军，不乐武位，谓人曰：

“我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忽引诸伧渡，防我辈涂辙。”

虞仲翔放弃南方，谓人曰：“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彦深不为群从所礼，常怀耻慨，欲以将领自奋。每抚刀曰：“龙泉太阿，汝知我者。”

萧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内所住斋前有故种花草甚美，悉令划除，列种白杨树。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夜直中书省，叹曰：“作此寂寂，使邓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鄮侯。）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云：“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辞。庾每诣周，庾从前门入，周从后门出。庾尝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终日相对。庾从索食，周出蔬菜，庾虽强饭，意思极欢。与语世故，约相推引，同佐世难。既仕至二千石而不称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为庾元规所卖。”一叹遂发背而死。

罗逸平生多读书，不能自润。每叹曰：“男儿在世，场场皆当历过：吾历贫而未历富，历贱而未历贵。虞卿寂寂，岂男儿久为耶？当觅东街一酒以完结此心耳！”

王维宁过卖棺肆，叹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为？"

辩语第十五

吴苑曰：辩者无锋不摧，无坚不入。彼以直来，我以横往；彼以顺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战场也。故战国称为辩士。辩之有似于争，君子无所争而取之，可乎？曰：不！审问之、明辩之之语，圣人已垂令教，盖不辩无以明格，斯辩亦近道矣。强词曰：其辩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辩语第十五。

刘贡父一日问子瞻："'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非阁下之诗乎？"子瞻曰："然。"贡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锁碎，又何常说日月也？"刘不能答。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颍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

者，不当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

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修为君平修果，有杨梅，君平曰："此实君家果。"修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秽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答曰："未审仲尼有何阙而居阙里。"

王浑平吴之日，登建业宫，醵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馀，得无戚乎？"时周子隐答曰："汉末崩分，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灭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王有惭色。

岳柱年八岁，时观画师何澄画《陶母剪发图》，指陶母手中金钏诘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发？"何大惊，即易之。

曾有白头鸟集吴殿前，孙权问群臣："此何鸟也？"诸葛元逊对云："此名白头翁。"张辅吴自以坐

中最老，疑元逊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元逊曰："鸟名婴母，未必有父，试使吴复求白头父。"张不能答。

某令贪，监司欲斥之，陈渠为中丞，欲解之，谓曰："此地穷苦，不比贵乡，墨不满橐也。"监司曰："盗劫贫家，岂得无罪？"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防要，恐非当今所宜。"谢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边文礼见哀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汉东陈太丘实，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过时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

遂入门不顾。

武帝召第五伦访政事，因戏谓曰："闻卿为吏挝妇翁，宁有之耶？"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帝大笑。

倪文毅岳，五岁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对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对曰："卵白岂止一面？"

余肃敏公为户部郎，尝有两势家争田，未决，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与己姓同，合是故产。公曰："未闻有姓张者讼张家湾。"

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上问之，对曰："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责也。

刘恕年四岁，颖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辉与人论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周曰："药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绪为大将，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乃释之。

王圣美为县令，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不顾圣美。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不？"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

义。”主人问何不晓？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

李勉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谓勉曰：“众人皆言卢杞奸，朕何不知？”勉对曰：“陛下不知，所以为奸也。”

周彬不治财产，服膺儒学，其妻让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穑，囊箱丰溢，汝之不调，无思悔，毕向何如？”及先主镇金陵，彬囊文往谒，锡赉颇厚，归以所锡金帛陈于庭前，谓妇曰：“吾今与伯叔何如优胜？”妇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尝让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礼乎？”萧至忠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若先白大夫，则弹大夫先白谁耳？”

稽中散语赵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限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天？”

王荆公初参政，视庙堂如无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简公同参知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契稷之时，有何书可读？”公默然。

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

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太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太曰："逆则应杀，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复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武〔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奇丑。初婚时，允既见，即欲出。妇料其出必无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其有几？"妇曰："新妇所乏惟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

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语为王太尉椽，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

颖语第十六

吴苑曰：舌之有颖，如弩之有机，天下之利物也。颖之于语，无类不有，惟谐谑讥辩之类居多。然四语已有部领，即四语中有具颖者而颖部无与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谐谑讥辩之语，斯成颖语矣。乃次颖语第十六。

诸葛觊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何为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之轻所度量？"

王俭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求官，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

梁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帝动色，言："汝那得如此，岂有说耶？"琛应声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

萧琛常于御坐饮酒，属酒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尝就受《春秋》。后因诏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抒几世？"答曰："民去崔抒，如明府之去陈恒。"

唐张林言毁佛寺，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捏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温应声对曰："无以过密陀僧。"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出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群臣叹服。

钟繇昼寝，二子毓、会共偷服散酒，繇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曰："齐由。"公曰："欲何齐耶？"曰："齐许由。"又问齐庄何字，曰："齐庄。"公曰："欲何齐耶？"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答曰："圣人生知，故难慕。"庾公大喜。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

孔融与祢衡友厚，跌荡狂放。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

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

李令伯常聘吴，吴主与群臣泛论道义，因言宁为人弟。令伯曰：“愿为人兄。”吴主问：“何愿为兄？”令伯答曰：“为兄供养之日长。”

宋世祖尝赐谢中书庄宝剑，谢以与鲁爽送别。后鲁作逆，世祖尝因宴集，问剑所在，谢曰：“昔日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

张说女嫁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搘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耿九畴迁盐运使，有廉声。尝临水坐，有童子戏其旁，九畴曰：“此水何清也？”童子应曰：“尚不及使君之清也。”

解学士缙童时，妇翁过其家，解父抱缙置椅上。妇翁曰：“父立子坐，礼乎？”解应声曰：“嫂溺叔援，权也。”

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泮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仆射伯仁，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稽、阮耶？”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稽、阮。”

孙盛为庾亮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耶？"二子应声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间为郎。冬至日上殿奏对，孝宗曰："晓来云物甚奇，卿曾见不？"对曰："岂惟臣见之，四海万姓，皆见之矣。"

袁相国履善，六七岁时与群儿戏，自称小相公。潞溪彭公见之，戏曰："愿为小相。"袁应声曰："窃比老彭。"

杨大年亿，方与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赋向石曰："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杨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闻其名，召对便殿，授秘书省正字，且谓曰："卿久离乡里，得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叹赏久之。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仲尼，焉别颜回。"

袁彦伯宏以吏部郎出为东阳郡，太傅谢安赏

宏机速，乃祖之于野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赠之，宏即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

周盘龙为散骑，武帝戏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丧礼。模子虽居处变节，不废婚宦。崔元孙使魏，魏人问二家子侄何以不同，元孙曰："王尊驱骑，王阳回车，欲令臣子两遂，忠孝并弘。"

宋刘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礿偃为吏部尚书，瑀图寺中不得，与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策驷居后，相去数十步，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曰："牛骏驭精，所以疾耳。"曰："君马何迟？"曰："骐骥罹于羁绊，所以居后。"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云，何至与驽马争路。"

吴使张温聘蜀，问秦宓曰："天有头乎？"宓曰："有。"温曰："在何方？"宓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刘？"问何以然？曰："天子姓刘，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遏之

功，谢大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卢志于坐众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

陈元方年十一，时侯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称；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殊忤旨，问："何以无知？"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武陵蛮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

浇语第十七

吴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犹天地之有云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轻易以与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轻薄乎？故轻薄乃狂之甚也。盖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弃天也，弃天之罪，不尤浮于轻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狱，皆轻薄之报，毘沙天子，不肯暂一假借饶人。虽然，此亦自天之纵我耳，可无问也。乃次浇语第十七。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

梁到洽，本灌园人，后得位，谓刘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辇其粪，置其牖下以苦

之?"洽恨孝绰，竟害之。

盈川令杨炯，每见朝官，目之曰"麒麟楦"。人问其故？杨曰："今铺乐假弄麒麟，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驴非楦而何？"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蹇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

陈通方年二十五，举进士，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贮之。

薛能镇许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

姚岩杰素轻卢肇，或一日与肇会于江亭，卢请目前取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遂饮酒一毫，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

张吏部缵与何敬容意趣不协，敬容居权轴，宾客辐辏，有复过吏部者，辄拒不前。曰："吾不能对何敬容客。"

柳季云好弹琴饮酒，每出返，家人问有何消息。答曰："无所闻，纵闻亦不解。"

倪云林善山水，为一代名匠，独不写人物。太祖高皇帝问曰："每见卿山水俱无人，何也？"倪曰："世自无人物可画耳！"

杜审言将死，语宋之问、武平一曰："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祢正平自荆州北游许都，书一刺怀之，漫灭而无所遇。或问之曰："何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祢曰："卿欲使我从屠沽儿辈耶？"又问当今复谁可者。祢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

刘荆州尝自作书，欲与孙伯符以示祢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之耶，将使张子布见乎？

人问祢正平：荀令君、赵蕩寇皆足盖当世乎？祢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

褚公与孙兴公同游曲阿后湖，中流，风势猛迅，舫欲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惟孙公多尘滓，正当以厌天欲耳。"便欲捉掷水中。孙遽无计，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奂初拜仆射，刘祥与奂子融同载，刘谓辕下驴曰："汝努力，汝辈已为令仆矣！"

徐常侍陵聘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示徐，令传之江左。徐速济江沉之曰：

“吾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爱温子昇《寒山寺碑》，后还南，人问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稍解把笔，自馀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刘昼作《六合赋》，自谓绝伦，以呈魏收，收曰：“赋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体又甚于文。”昼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斌媚。”

崔信明尝自矜其文，谓过李百药，郑世翼遇之江中，谓信明曰：“尝闻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馀。”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未终篇曰：“所见不及所闻。”遂引舟去。

严武以世旧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谢玄晖颇轻江祏，祏尝诣玄晖，玄晖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复停。祏问其故，谢曰：“定复不急。”

钱端学闻汤胤绩名，往候之，乃质所为诗。汤始称佳，既倦屡请，乃谢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无罪。”

杨君谦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问曰：“何处佳？”其人不能指。杨袖文曰：“是蹴圆口。”遂去。

蔡子木酒后，自歌其夔州诸咏，甫发声，吴国伦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人谏之，吴曰："我以南柯板，击夔州腔，有何不可？"

陈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赵公尝谓径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径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岂将相所能为？"

郑光宗有一巨皮箱，凡投贽有可嗤笑者，即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东平王锡老贫甚，每节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夸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请出示，竟无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没字碑，宜公好尚之笃。"

谢耳伯结放生社于五明寺，以作文为社课。谢昌曰："如文不成，罚资放生。"沈舅长闻曰："谢已有功德，何必放生？"人问其故，沈曰："人闻此语，胜于放生。"

丁度、晁宗悫同在职官，晁因迁职，以启谢丁。丁乃戏答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壑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壑胜于得启。"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学，惟不能棋。尝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着棋。"

桓温与谢奕善，辟奕为安西司马，惟布衣好。尝逼温饮，温走入避之，奕携酒就厅事，引温一

兵师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温闻而不计。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逃而去。其友巢父闻由为尧所让，以为污己，乃临池洗耳。池主乃牵牛上流饮，曰："毋污吾牛口。"

谢鲲为豫章太守，王敦将肆逆，以鲲有时望，逼与俱行。既克京邑，将旋武昌，鲲曰："不就朝觐，鲲惧天下私议也。"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觐，主上侧席迟公，宫省穆然，必无不虞之虑。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何损于时？"遂不朝而去。

大学士丘浚，慕桑悦名，召令观所为文。绐曰："某人撰。"悦心知之，曰："明公谓悦不祛秽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见王叔度，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

吴鹿长性坦率，不事矫饰，每遇风雅洗剔之辈，辄皆扫落。人谓曰："君不得尽卤莽尔尔。"答曰："予以卤莽遇风雅，复以风雅遇卤莽，胡为尽尔尔？"

潮阳苏福，八岁赋《初月》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人咏之以示王凤洲，王曰："极似陈白

沙老来悟句。”

钱塘妓郭步摇，与所昵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姿，郭每顾之，略不与所昵者接。其人怒曰：“汝爱伊耶？”郭佯不闻。少年者举杯向岸花酹曰：“春风入林，岂为松柏？”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常曰：“吾愧厕卢前，耻居王后。”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候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

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蒸食不？”

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符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熟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辨，林公道王云：“着腻颜帽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

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桓大将军许，王、庾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何所难。”

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

魏长齐雅有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容。"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蝼、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猸狢啖尽。"

刘尹谓谢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自吾有由，恶言不入于耳。"二人受而不恨。

郗司空方回家有伧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军向刘尹称之。刘问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刘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孙兴公作《庾公亮诔》，文多寄托之辞。既成，示庾道恩。庾见，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

于此。”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常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尔！”

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彪。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不为乱伦之始。”

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皆在连榻坐。时羊稚舒后至，曰杜元凯乃复连榻坐客不坐便去。

夏侯泰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

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作将善云梯仰攻。”

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

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

摆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凄语第十八

吴苑曰：凄者，西也，于时为秋。秋之为时也，刁刁焉，摵摵焉，稍具情者，触闻之间，无不堕泪，其义可知矣。又西方为万物告终之处，故次凄语第十八。

李斯论斩咸阳市，当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陈宫与吕布俱为曹公所执，公谓宫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固请就刑，遂出不顾。

卫夫人见王羲之小时书，便有老成之气，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汉高征黥布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风之歌，帝自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家沛。"

狄仁杰登太行，见白云孤飞，乃叹曰："吾亲舍其下！"

孔北海被收，时男方九岁，女七岁，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遂延颈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籍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言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恻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杀杨德祖，后与太尉遇于朝堂，曹问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曹公为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东渡江，道路梗塞，人怀危惧。王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谢太傅曰："当尔时觉形神俱往！"

龚胜死，楚父老来吊，哭甚哀。既而叹曰："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煎，嗟哉龚生，竟夭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吾魂魄犹应登此。"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临，告其诸弟曰："虽榱桷惟新，便自有黍离之感。"

雷宣徽颇涉道书，因读史废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钩饵。横戈开边，仗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

张思曼亡后，从弟融赍酒于灵前，酌酒恸哭曰："阿兄风流顿尽！"

韩雍升江西巡抚，经泰和，念陈芳州为举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为知己者死，吾将安死焉！"

江陵陈元植，与章华甫张相期友善。陈死，华甫检元植所批阅东坡集刻之，以传其意，每至刻所，出谓人曰："予一闻敲字声，使人半日思肠不返。"

德　音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绂，为玄佐命功臣。及义旗建，众并谓谧宜诛，唯高祖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绂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谌谓谧曰："王驹无罪，而义旗诛之，此是翦除胜已，以绝民望。兄既桓氏党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奔于曲阿。高祖笺白大将军，深相保谧，迎还复位。（《宋书·武帝本纪》上）

公至江陵，下书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简恕，舍网修纲，虽烦易理。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馀，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干，未能非躬俭，苛求盈给，积习生常，渐不知改。近因

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旧兵运。原五岁刑已下。凡所质录贼家馀口，亦悉原放。"以荆州十郡为湘州，公乃进督。(《宋书·武帝本纪》中)

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宋书·武帝本纪》中)

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或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宋书·武帝本纪》下 按诏虽在本纪，此录兼用《礼志一》之文，故详略不同。）

永初二年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宋书·武帝本纪》下)

元嘉十四年冬十二月辛酉，停贺雪。(《宋书·文帝本纪》)

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

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教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垄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宋书·文帝本纪》）

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宋书·王懿传》）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数岁，问知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唯得一画扇，乃缄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笥流涕。见从母，悲感呜咽。孝武改其所居为孝张里。（《宋书·张邵传》按画字，据张敷传增。）

刘怀肃，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家世贫窭，而躬耕好学。以义功，封东兴县侯，食邑千户。怀肃次弟怀敬，涩讷无才能。初，高祖产，而皇妣殂，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高祖以旧恩，怀敬累见宠授，至会稽太守、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宋书·刘怀肃传》）

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荐者，口不妄尝。（《宋书·羊玄保传》）

昙庆谨实清正，所莅有称绩。常谓子弟曰："吾处世无才能，政图作大老子耳！"世以长者称之。（《宋书·沈昙庆传》）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痛，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欷。（《宋书·徐广传》）

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弟晦，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素以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耶？"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忧惧，

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遂卒。（《宋书·谢瞻传》）

弟曄，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清，和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为母病畏惊，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曄至性，咸纳屦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馀年。（《宋书·谢瞻传》）

奉兄轨如父，家事小大，皆咨而后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高祖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时轨为给事中。（《宋书·蔡廓传》）

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兴宗年十岁，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价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宋书·蔡兴宗传》）

兴宗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侍中王僧绰，与兴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绰被诛，凶威方盛，亲故莫敢往，兴宗独临哭尽哀。世祖践祚，迁侍中。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由是失旨。竟陵王

诞据广陵城为逆，事平，兴宗奉旨慰劳。州别驾范义，与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广陵，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之，甚不悦。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宁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兴宗在直，请急，诣朗别，上知尤怒。坐属疾多日，白衣领职。（《宋书·蔡兴宗传》）

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至是（前废帝即位）发诏，悉皆削除，由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宋书·蔡兴宗传》按时戴法兴、巢尚之专权所为。）

兴宗幼立风概，家行尤谨，奉宗姑，事寡嫂，养孤兄子，有闻于世。太子左率王锡妻范，聪明妇人也，有才藻学见，与锡弟僧达书，诘让之曰："昔谢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兴宗亦有恭和之称。"其为世所重如此。妻刘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颢，始生彖，而妻刘氏亦亡。兴宗姊，即颢母也，一孙一侄，躬自抚养，年齿相比，欲为

婚姻，每见兴宗，辄言此意。大明初，诏兴宗女与南平王敬猷婚，兴宗以姊生平之怀，屡经陈启，答曰："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耶？"旧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后彖家好不终，颢又祸败，彖等沦废，当时孤微理尽。敬猷遇害，兴宗女无子，嫠居，名门高胄，多欲结姻，明帝亦勅适谢氏，兴宗并不许，以女适彖。北地傅隆与廓相善，兴宗修父友敬。（《宋书·蔡兴宗传》）

义熙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馀处，僮仆千人，唯有二女，年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库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中外姻亲，道俗义旧，见东乡之归者，入门莫不叹息，或为之流涕，感弘微之义也。（《宋书·谢弘微传》）

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

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宋书·武三王传》按孝孙见《张畅传》。王修字叔治，时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既而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又杀田子，义真复令左右刘乞等杀修，而佛佛寇逼，义真逃归。三秦父老诣门之诉，情旨悲凉，颇似汉祖入关约法时。然武帝此举，实非兴复旧京也，外示威稜，内图禅代，忽忽东归，而佛佛遂乘其后。青泥败窜，几至匹马只轮，义真独逃草中，仅以身免，而关中百二，仍化为戎场矣。父老流涕，至今如闻其声云。）

义真与左右相失，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叫唤，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宏大喜，负之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高祖始践阼，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学士蔡茂之问其故，义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宋书武三王传》按大识见自草中得来。）

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彼群公义虽往结，恩实今疏，而任即曩权，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穷爻，当来宠之要辙，

颠覆所基，非待他衅，况于废杀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杀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兴累；倾物而移其宠，不忌自我难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来祸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则所望于来哲。（《宋书·王华传论》）

何尚之，字彦德。父叔度，恭谨有行业，姨适沛郡刘璩，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至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至三年服竟。（《宋书·何尚之传》）

庐陵王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湛为长史。义真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索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宋书·刘湛传》）

史臣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夫天伦由子，共气分形，宠爱之分虽同，富贵之情则异也。追昧尚长之言，以为太息。（《宋书·武二王传论》）

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常叹曰："蚤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宋书·沈攸之传》）

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随郡人双泰真，有干力，召不肯来。后泰真至江陵卖买，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补队副，厚加料理。泰真无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讨甚急，泰真杀数人，馀者不敢近。欲过家将母去，事迫不获，单身走入蛮，追者既失之，录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归，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赐钱一万，转补队主，其矫情任算皆如此。（《宋书·沈攸之传》）

攸之初至郢州，有顺流之志。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城，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非旬日所拔，若不时举，挫威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则郢城岂能自固。攸之不从，既败，诸将帅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质事人，岂可苟免，我之不负公，犹公之不负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东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自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儿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

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败，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蘄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欢笑而去，容无异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游，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三军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杀二义士。"比之臧洪及陈容。荣，金城人也。（《宋书·沈攸之传》）

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也。事父及后母，孝道淳备。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母亡，负土成坟，亲戚或共赙助，微有所受。葬毕，佣赁倍还先直，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请其伴，求以此钱追还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钱充数送还之，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子原平，字长泰，又禀至行，养亲必己力。性闲木功，佣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唯餐盐饭而已。太祖崩，原平号哭致恸，日食麦粺一枚。（按粺同粝，音昨，屑米饼也。）如此五日。人或问之曰：

“谁非王民，何独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不能报恩，私心感恸耳。”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太宗泰始七年，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宋书·孝义传》）

徐耕，晋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耕诣县陈辞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饥馁，采掇存命，圣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馑馨来久，困殆者众，米谷转贵，籴索无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长，不有微救，永无济理。不惟凡琐，敢忧身外，鹿鸣之求，思同野草，气类之感，能不伤心。民籴得少米，资供朝夕，志欲自竭，义存分飧，今以千斛助官赈贷。此境连年不熟，今岁尤甚，晋陵境特为偏祐。此郡虽弊，尤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益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等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励，为劝造之端。实愿掘水扬尘，崇益山海。”县为言上。当时议者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大明八年，东土饥旱，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盖，各以谷五百斛助官赈恤。（《宋书·孝义传》）

孙法宗，吴兴人也。父遇乱被害，尸骸不收。法宗以父丧不测，于部境之内，寻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馀年不获，乃縗絰，终身不娶。（《宋书·孝义传》）

孙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未及结竟，棘诣郡辞："不忍令当一门之苦，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狂愚犯法，实是萨身，自应依法受戮。"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各置一处，语棘云："已为咨详，听其相代。"棘颜色甚悦；又语萨，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按大家，即大姑也，古读家为姑。）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诏曰："棘、萨甿隶，节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赐许帛二十匹。（《宋书·孝义传》）

史臣曰：汉世士务洽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励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宋书·孝义传论》）

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氾稚春，晋时操

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宋书·隐逸传·陶潜与子书》）

邵（沈林子子）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学主簿王孚，行洁业淳，弃华息竞，志学修道，老而弥笃。方授右职，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荐以特性。缅想延陵，以遂本怀。"（《宋书·自序》）

藻　鉴

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高祖谓诸佐曰："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宋书·王镇恶传》）

尝寄食渑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谓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万户侯，当厚相报。"方答曰："君丞相孙，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贵。至时愿见用为本县令足矣。"后伐关中，进次渑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见母，厚加酬赉，即版授方为渑池令。（《宋书·王镇恶传》）

敬宣宽厚，善待士，多伎艺，弓马音律，无事不善。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著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于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涂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耶！"（《宋书·刘敬宣传》）

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办克，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乃分大军之半，猛将劲卒，悉以配之。咸服高祖之知人，又善龄石之善于其事。（《宋书·朱龄石传》）

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馀人，每舍刍于地，叹曰："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既习战阵，胆力过人，诚心忠谨，未尝有过失，甚见爱信。（《宋书·蒯恩传》）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为性简素，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宋书·宗室传》）

淡之兄弟（兄秀之，弟叔度）并尽忠事高祖。后会稽郡缺，朝议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儿，何关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为会稽太守。（《宋书·褚叔度传》）

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

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吴郡褚胤，年七岁，入高品，及长，冠绝当时。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宋书·羊玄保传》）

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宋书·羊玄保传》）

戎二弟，太祖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宋书·羊玄保传》按世祖名义恭之子曰伯禽，颜竣之子曰辟疆。见《颜竣传》）

高祖尝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宋书·蔡廓传》）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

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常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云：“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尝因酣宴之馀，为韵语以奖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隽，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标兰讯，直辔鲜不蹶，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远即瞻字。灵运小名客儿。（《宋书·谢弘微传》）

幼有业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门户何寄？”高祖大笑。昙首有识局智度，喜愠不见于色，闺门之内，雍雍如也。手不执金玉，妇女不得为饰玩，自非禄赐所及，一毫不受于人。高祖甚知之，谓太祖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宋书·王

昙首传》)

演之年十一，尚书仆射刘柳见而知之，曰："此童终为令器。"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沈演之传》)

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按"饴"南监本作"给"，恐非，"饴"古与"贻"通。)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宋书·谢灵运传》按蔡谟授书皇子，仅免博士之称，长瑜教读惠连，仍饴下客之食，晋宋间人待先生，已自俭薄乃尔。近日馆谷不丰，贻为口实，京师人遂入歌谣，良无怪已。)

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宋书·范晔传》传言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

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

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宋书·颜竣传》）

叔父炳，高尚不仕。悫年少时，炳问其志，悫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不富贵，即破我家矣。"（《宋书·宗悫传》）

庄，太常弘微子也。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及长，韶令美容仪，太祖见而异之，谓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出玉，岂虚也哉！"（《宋书·谢庄传》）

伯父智，少简贵，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见王智，使人思仲祖。"景文出继智，幼为从叔球所知。美风姿，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太祖甚相钦重，故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与太宗同。（《宋书·王景文传》按景文名彧，见《孔觊传》。）

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宗炳传》："就慧远考寻文义"。）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

（《宋书·隐逸传》）

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胡墨庄曰：浙江，庄子谓之浙河。今南方人尚有称浙河者。）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忆昔闻，虚想岩穴，若遗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宋书·隐逸传》）

万龄少知名，自通直郎为孟昶建威长史。时袁豹、江夷相系（按系，继同）为昶司马，时人谓昶府有三素望。（《宋书·隐逸传》：万龄，阮裕之孙。）

戴法兴，会稽山阴人也。家贫，父硕子，贩紵为业。法兴二兄延寿、延兴并修立，延寿善书，法兴好学。山阴有陈载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咸曰："戴硕子三儿，敌陈载三千万钱。"（《宋书·恩幸传》）

上以伯玉（沈虔子子）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旧制，车驾出行，卫尉丞直门，常戎服。张永谓伯玉曰："此职乖卿志。"王景文亦与

伯玉有旧，常陪辇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于是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宋书·自序》）

吏　材

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数客暱宾，言谈赏笑，引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宋书·刘穆之传》）

时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昙首固乞吴郡，太祖曰："岂有欲建大厦而遗其栋梁者哉！"（《宋书·王昙首传》）

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至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也。（《宋书·殷景仁传》）

高祖践阼，拜东宫殿中将军，度还台。直省十载，不请休息。出为下邳太守，转在北海，所至皆有政绩。又为北谯、梁二郡太守，郡境边接

任榛，（任榛说见《薛安都传》）屡被寇抄。恬到，密知贼来，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世祖践祚，迁青州刺史，明年，又督冀州。齐地连岁兴兵，百姓凋弊，恬初防卫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性清约，频处州郡，妻子不免饥寒，以此称之。死之日，家无遗财。（《宋书·申恬传》按刘道产在汉南，年逾十载；杜骥在青冀，莅任八年，并惠化著闻，吏民称咏。申恬治青州，亦惟久于所莅，故能循良懋著。元嘉之政，古今称盛，有以也夫！）

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已，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生不忘。稠人广席，每标所忆，以示聪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宋书·武二王传》）

湛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朝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父柳，亡于江州，州府送故甚丰，一无所受，时论称之。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与

殷景仁并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宋书·刘湛传》）

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寮，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宋书·刘秀之传》按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每读斯言，令人慨叹神远。）

大明二年，迁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与子弟于厅事上饮宴，秀之亦与焉。厅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试以栗遥掷此柱，若能入穿，后必得此郡。"穆之诸子并不能中，唯秀之独入焉。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能用。（《宋书·刘秀之传》）

为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觊之理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绩修，莫能尚也。（《宋书·顾觊之传》）

复出为山阴令，民户三万，政事烦扰，讼诉殷积，阶庭常数百人，秉之御繁以简，常得无事。宋世唯顾觊之亦以省务著绩，其馀虽复刑政循理，而未能简事。（《宋书·良吏·江秉之传》）

综　练

永初元年闰八月辛丑，诏曰："主者处案，虽多所咨详，若众官命议，宜令明审。自顷或总称参详，于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当指名其人，所见不同，依旧继启。"（《宋书·武帝本纪》下）

二年二月己丑，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宋书·武帝本纪》下）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食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

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宋书·礼志一》“按今西人遂有推日食之法，不差累黍，知古历之疏。）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祥，宜以来七月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后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太常丞虞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

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议，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宋书·礼志二》）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凭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博士江邃议："在始不迎，明在庙也。卒事而迎〔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

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 邃等三人谓旧仪为是，唯博士陈珉同道娱议参详。邃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据〔拟〕经礼。道娱、珉所据难从。今众议不一，宜遵旧体。”诏可。（《宋书·礼志四》）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刺署：“典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闻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娱等议称：“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学议，春祀〔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议称：“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闰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宋书·礼志四》）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尝祠，

至尊谅暗之内，为亲奉与不？使下礼官通议。伏寻三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愍秦馀之弊，于是制为权典。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则就吉。案《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紼而行事'。郑玄云：'唯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难杜预、段畅，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则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者，则亦不祭，为神不飨也。'寻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亦废祭三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禘序昭穆。而今必须免丧，然后禘祫，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祇应，祭不为旷。仰思从敬，窃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诏可。（《宋书·礼志四》）

云母从广一寸为禁物。诸在官品令，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镆（按音义宜同钿）以上、蔽结（按髻同）、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饰缨佩、骑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绛紫襈、假结、真珠、珰珥、犀、瑇瑁、越叠，以银饰器物，履色无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帻、（按白帻王公贵人之服，庶贱不得而同，故《明帝纪》云：于是事

起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着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是其证也。胡墨庄曰：白帽，《南史·明帝纪》作白纱，即是白纱帽。《南齐书·高帝纪》及《茹法亮传》，又《梁书·侯景传》皆有之，似是帝者之服，与白帻不同。）稍、绛、金黄银（按黄银类金）叉、环、铃、镝、铒，履色无过纯青。（《宋书·礼志五》）

邵悉心政事，精力绝人。及诛刘藩，邵时在西州直庐，即夜诫众曹曰："大军当大讨，可各修舟船仓库，及晓取办。"旦日，帝求诸簿署，应时即至，怪问其速，诸曹答曰："昨夜受张主簿处分。"帝曰："张邵可谓同我忧虑矣。"九年，世子始开征虏府，转号中军，邵迁参军，领记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事将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祇镇广陵时，滁州结聚亡命，祇率众掩之，刘穆之恐以为变，将发军。邵曰："檀韶据中流，道济为军首，若疑状发露，恐生大变。宜且遣慰劳，以观其意。"既而祇果不动。及穆之卒，朝廷惧，便欲发诏以司马徐羡之代之，邵对曰："今诚急病，任终在徐，且世子无专命，宜须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马，其馀启还。"武帝重其临事不挠，有

大臣体。（《宋书·张邵传》）

鄱阳县侯孟怀玉，上母檀氏拜国太夫人，有司奏许。豹以为妇人从夫之爵，怀玉父大司农绰，见居列卿，妻不宜从子，奏免尚书右仆射刘柳、左丞徐羡之、郎何邵之官，诏并赎论。（《宋书·袁豹传》）

凝之学涉，有当世才具，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干其语，上因回与论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谓僧祐曰："明主难再遇，便应正尽所怀。"上与往复十馀反，凝之词韵铨序，兼有理证，上甚赏焉。（《宋书·臧焘传》）

大明末，前废帝即位，兴宗告太宰江夏王义恭，应须策文，义恭曰："建立储副，本为今日，复安用此。"兴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营阳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书，可检视也。"不从。（《宋书·蔡兴宗传》）

太宗崩，兴宗被顾命。以使持节开府，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

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胡墨庄曰：无所知也，《南史》“知”作“益”。又“就席”下有“及至”二字，文义较胜。）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宋书·蔡兴宗传》）

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淮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宋书·王淮之传》）

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景平元年，出为吴兴太守。羡之被诛，王弘入为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常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厉，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两嘉之。在任积年，称为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宋书·王韶之传》）

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继启曰：“既无墨勅，又阙幡棨，（按《礼志》：二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棨传令信）虽称上

旨，不异单刺。元嘉二年，虽有再开门例，此乃前事之违。令之守旧，未为非礼。但既据旧使（按“使”疑“便”字之误），应有疑却本末，曾无此状，犹宜厥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棨，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所问，更立科条。（《宋书·王昙首传》）

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殡，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议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于近不祥尔。奏事一却，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宋书·何承天传》）

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郡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宋书·何尚之传》）

宝先（顾琛子）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先是，琛为左丞荀万秋所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世祖诏曰："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理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正。而自顷劾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宝先盖依附世准，不足问。"（《宋书·顾琛传》）

机　　权

桓玄为楚王，将谋篡盗。玄从兄卫将军谦，屏人问高祖曰："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高祖既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谦喜曰："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宋书·武帝本纪》上）

初，诸葛长民贪淫骄横，为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义，优容之。刘毅既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民亦骤出。既而公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民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凡平生于长民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民甚说。已密令左右壮士丁旿等，自幔后出，于坐拉焉。长民坠床，又于地殴之，死于床侧。（《宋书·武帝本纪》中 按淹留不进之谋，乃自何承天发之，本纪未

及叙出，传文甚明，附载于后。）

高祖讨刘毅，留诸葛长民为监军，长民密怀异志。刘穆之屏人问承天曰："公今行，济否云何？"承天曰："不忧西不时（判），别有一虑耳。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今还，宜加重复。"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顷日愿丹徒刘郎，恐不复可得也。"（《何承天传》按是屏人密语，故彼此俱隐约其词。）

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宋书·武帝本纪》下）

元嘉三年，讨谢晦，遣粹弟车骑从事中郎道济、龙骧将军沈敞之，就粹，自陆道向江陵。初，晦与粹厚善，以粹子旷之为参军，粹受命南讨，一无所顾，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旷之还粹，亦不害也。（《宋书·刘粹传》）

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义举，使于都下袭玄。仲德闻其谋，谓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应机务速，不在巧迟。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图之，正须一力夫耳。"事泄，元德为玄所诛，仲德奔窜。（《宋书·王懿传》）

元嘉五年，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有隙，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

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宋书·张邵传》）

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说牢之。牢之以道子昏暗，元显淫凶，虑平玄之日，乱政方始，假手于玄，诛除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于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曰："方今国家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借先父之基，据荆南之势，虽无姬文之德，实为参分之形。一朝纵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则难图也。董卓之变(乱)，将生于今。"（《宋书·刘敬宣传》）

迁江州刺史，敬宣固辞，言于高祖曰："仇耻既雪，四海清荡，所愿反身草泽，以终馀年。恩遇不遣〔遗〕，遂复俛俯，即目所忝，已为优渥。且盘龙、无忌，犹未遇宠，贤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贻朝野之责。"不许。刘毅使人言于高祖，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职。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给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宋书·刘敬宣传》）

高祖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贻敬宣书曰："盘龙狠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报曰："下官自义熙以来，首尾十载，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节，尝惧福过祸生，实思避盈居损，

富贵之旨，非所敢当。”遣使呈长民书，高祖谓王诞曰：“阿寿故为不负我也。”（《宋书·刘敬宣传》）

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得过淮，因天夜阴暗，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厅事。祇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败〔股〕，乃入。祇语左右：“贼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晓，必走矣。”贼闻鼓鸣，谓为晓，于是奔散，追讨杀百馀人。（《宋书·檀祇传》）

迁武康令。丧乱之后，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敢讨。龄石至县，伪与系祖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北〔处〕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乃率吏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莫有得举手者，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清。（《宋书·朱龄石传》）

复起兴宗为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顗为雍州刺史，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难不测，同年而语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后求复

出，岂得哉。”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时京城危惧，衣冠咸欲远徙，后皆流离外难，百不一存。（《宋书·蔡兴宗传》）

时殷琰据寿阳为逆，遣辅国将军刘勔攻围。四方既平，琰婴城固守，上使中书为诏譬琰，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弘慰。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谓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勔诈造，果不敢降。攻战经时，人〔久〕乃归顺。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反，后遣使归顺。太始元〔二〕年冬，遣张永率军迎之。兴宗曰：“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即安所莅，乃〔不〕遣〔过〕须单使及咫尺书耳。若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叛臣衅重，必宜翦戮，则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据强地，密迩边关，考之国计，尤宜驯养。如其遂叛，将生旰食之忧。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虑，臣为朝廷忧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闻大军过淮，婴城自守，要取索虏。永战大败，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见如此。（《宋书·

蔡兴宗传》)

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咨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宋书·颜延之传》)

虏遣清泗间人诈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军迎接。"攸之副吴喜纳其说，咸谓宜遣千人参之，既而来者转多，喜所执弥固。攸之乃集来者告之，语曰："薛徐州早宜还朝，今能尔，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来，便当遣大军相接。君诸人既有至〔志〕心，若能与薛子弟俱来者，皆即假君以本乡县，唯意所欲；如其不尔，无为空劳往还。"自此一去不反。(《宋书·沈攸之传》)

民间讹言玄谟欲反，诸郡并发兵讨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启孝武，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抚慰之，又答曰："梁山风尘，（刘冲之白孝武，言玄谟在梁山，与义宣通谋。）初不介意，君臣之间〔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玄谟性严，未尝妄笑，时人言玄谟眉头未曾伸，故帝以此戏之。(《宋书·王玄谟传》)

刘季之，诞故佐也，骁果有膂力，会诞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郑瑗以季之素为诞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杀之，送首诣道隆。时诞亦遣间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庆之送以示诞。季之缺齿，垣护之亦缺，诞谓众曰："此垣护之头，非刘季之也。"（《宋书·文五王传》）

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座，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宋书·顾琛传》）

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网，内畏强仇，沈伏山草，无所投厝。高祖甚奇之，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博览众书，留心文义，从高祖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身长七尺五寸。沈

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宋书·自序》）

兵　略

安帝隆安三年，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前将军刘牢之东讨，命高祖与数十人，觇贼远近。会遇贼至，众数千人，高祖便进与战。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厉，手奋长刀，所杀伤甚众。既而众骑并至，贼乃奔退，斩获千馀人，摧锋而进，平山阴，恩遁还入海。四年，恩复入会稽，刘牢之率众东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战士不盈数百人，高祖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战辄摧锋陷阵，贼乃退还浃口。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五年春，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恩复走入海。北出海盐，高祖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高祖乃选敢死之士数百人，连战克胜，恩知城不可下，乃进向沪渎。高祖复弃城追之。多设伏兵，举旗鸣鼓，贼谓四面有军，乃引去。高祖徐归，然后散兵稍集。五月，孙恩破

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死者数千人。恩乘胜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馀万。刘牢之犹屯山阴，京口〔邑〕震动。高祖倍道兼行，与贼俱至。干时众力既寡，加以步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率众数万，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嶽赴水死者甚众。恩以鼓〔彭〕排自载，仅得还船。（按棑从木，非从手，船后棑木也。《玉篇》音败。）虽被摧破，犹恃其众力，径向京师。楼船高大，值风不得进，旬日乃至白石。寻知刘牢之已还，朝廷有备，遂走向郁洲。八月，以高祖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领水军追恩至郁洲，复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于沪渎，及海盐，又破之。三战并大获，俘馘以万计。恩自是饥馑疾疫，死者大半，自浃口奔临海。（《宋书·武帝本纪》上）

元兴二年，桓玄篡帝位，迁天子于寻阳。桓修入朝，高祖从至京邑。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凡，盖人杰也。"每游集，辄引接殷勤，赠赐甚厚。高祖愈恶之。或说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蚤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桓修还京，高祖托以金创疾动，不堪步从，乃与无忌同船共还，建兴复之计。于是与弟道规、沛国刘毅、

平昌孟昶、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太原王元德、陇西辛扈兴、东莞童厚之，并同义谋。时桓修弟弘，为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镇广陵。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凡同谋二十七人，愿从者百馀人。丙辰诘旦，城开，无忌服传诏服，称诏居前。义众驰入，齐声大呼，吏士惊散，莫敢动，即斩修以徇。孟昶劝弘其日出猎，未明，开门出猎人，昶、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玄自闻义军起，忧惧无复为计。或曰："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云云。百姓愿从者千馀人。

三月戊午朔，遇吴甫之于江乘。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高祖躬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皇甫敷率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高祖各御一队，凭之战败见杀，其众退散。高祖进战弥厉，前后奋击，应时摧破，即斩敷首。玄闻敷等并没，愈惧。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己未旦，义军食毕，弃其馀粮，进至覆舟

山东，使丐士张旗帜于山上，以为疑兵。玄又遣武骑将军庾祎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谦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烟焰张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别使殷仲文具舟于石头，仍将子侄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镇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立于太庙。遣诸将帅追玄，尚书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舆。益州督护冯迁斩玄首，传京师。又斩玄子升于江陵市。(《宋书·武帝本纪》上)

初，伪燕主鲜卑慕容德，僭号于青州，德死，兄子超袭位，前后屡为边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驱略千馀家。三月，公抗表北讨，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慕容超闻王师将至，其大将公孙五楼说超："宜断据大岘，刈除粟苗，坚壁清野以待之。彼侨军无资，求战不得，旬月之间，折箠以笞之耳。"超不从，曰："彼远来疲劳，势不能久，但当引令过岘，我以铁骑践之，不忧不破也。岂有预芟苗稼，先自蹴弱耶。"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

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宁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乃悉出。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楼曰："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趋进。龙骧将军孟龙符领骑居前，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军令严肃，行伍齐整。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馀，前后交至。公命兖州刺史刘藩、弟并州刺史道怜、咨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慎〔玉〕、王〔慎〕仲道、索邈等，齐力击之。日向昃，（按《向靖传》：大战于临朐，累月不决。此云日向昃，又云即日陷城，似止一日中事，恐日向昃之上，当有阙脱，抑或累月当为累日之误耶。《檀韶传》云：率向弥、胡藩等五十人攻临朐城，此止叙三人，亦略。）公遣咨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韶率建威将军向弥、参军胡藩驰往，即日陷城，斩其牙旗，悉虏超辎重。超闻临朐已拔，引众走，公亲鼓之，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超马、伪辇、玉玺、

小④①月⑯日

斌

豹尾等，送于京师。明日，大军进广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抚纳降附，华夷欢悦，援才授爵，因而任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其人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兴伪许之，而实惮公，不敢遣。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车〕，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超求救不获，纲反见虏，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峴为界，献马千匹。不听，围之转急。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

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咨焉。时姚兴遣使告公云："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以兴所言并答，具语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之。此宜善详之，云何卒尔便答。公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

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十月，河北归顺。张纲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虏贼曹乔胥获之，杀其亡〔王〕命〔公〕以下，纳口万馀，马二千匹，送超京师，斩于建康市。（《宋书·武帝本纪》上）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从之，乃率众过岭。是月，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时平齐问未至，即驰使征公。公即日班师。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朝廷欲奉乘舆北走就公，寻知贼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乃卷甲兼行，四月癸未，公至京师，解严息甲。

抚军将军刘毅，抗表南征，公与毅书，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不从，舟师二万，发自姑熟。五月，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馀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毅败问至，内外淘扰。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馀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惧寇渐逼，欲拥天子过江，公不听，昶固请不止。公曰：“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

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昶恐其不济，乃为表，封毕，仰药而死。

于是大开赏募，投身赴义者，一同登京城之科。发居民治石头城，建牙戒严。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公以为：“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则测人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徐更论之耳。”移屯石头，乃栅淮断查浦。既而群贼大至，公策之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谓道覆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时登石头城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公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犹欲上，循禁之。自是众军转集，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壘〔垒〕，皆聚以实众。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丹阳郡西，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默屯建阳门外。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班突骑千馀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

并聚观，咸畏惮之；然犹遣十馀舰来拔石头栅，公命神弩射之，发则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设伏兵于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舰向白石。公忧其从白石步上，乃率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留参军徐赤特戍南岸，命坚守勿动。公既去，贼焚查浦步上，赤特军战败，死没有百馀人。赤特弃馀众，单舸济淮。贼遂率数万屯丹阳郡。公率诸军驰归。众忧贼过，咸谓公当径还拒战。公先分军还石头，众莫之晓。解甲息士，洗浴饮食之，乃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命参军诸〔褚〕(葛)叔度、朱龄石，率劲勇千馀人过淮，群贼数千，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矟，贼短兵，弗能抗，死伤者数百人，乃退走。会日暮，众亦归。七月庚申，群贼自蔡洲南走，还屯寻阳。遣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间太守蒯恩追之。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馀丈。治兵大办。十月，率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等舟师南伐。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规大破之，斩首万馀级，道覆走还盆口。循广川〔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十一月，建威将军孙季高乘海奄至，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

循方治兵旅舟舰，设诸攻备，十二月，循、道覆率众数万，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

之际。公悉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上步骑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踊腾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还寻阳。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循闻大军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大军至左里，将战，公所执麾竿折，折幡沈水，众并怪惧。公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馀人。遣刘藩、孟怀玉轻军追之。七年二月，循至番禺，为孙季高所破，收馀众南走。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传首京师。（《宋书·武帝本纪》上）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济为前锋，出淮肥，所至诸城戍，望风降服。进克许昌，至成皋，迳进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千馀人。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咸悦，相率归之者甚众。景平元年，虏围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城，（按青州北城名东阳城）夔告急。加道济使持节、

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救东阳。未及至，虏烧营，焚攻具遁走。将追之，城内无食，乃开窖取久谷，窖深数丈，出谷作米，已经再宿，虏去已远，不复可追，乃止。还镇广陵。徐羡之将废庐陵王义真，以告道济，道济意不同，屡陈不可，不见纳。羡之等谋欲废立，讽道济入朝，既至，以谋告之。将废之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其夕竦动不得眠，道济就寝便熟，晦以此服之。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宴驾，道济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闲。十三年春，将遣道济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于是道济及其子等八人，并于廷尉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亭至寻阳，收道济子夷、邕、演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薛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书·檀道济传》）

义熙八年，刘毅有疾，求遣从弟兖州刺史藩为副贰，高祖伪许之。九月，大军西讨，转镇恶参军事，加振武将军。高祖至姑熟，遣镇恶率龙

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文武书。罪止一人，其馀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兖州上。"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于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守风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镇恶进路，扬声刘兖州上，毅谓信然，不知见袭。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按一二人，南监本作"一乙士"三字，恐是也。乙士，军伍之名，见《蒯恩传》。）对舸岸上，竖六七旗，下辄安一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舰。镇恶迳前袭城，语前军："若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宴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将朱显之，与十许骑，步从者数十，欲出江津。问是何人，答云："刘兖州至。"显之驰前，问藩所在，答云："在后。"显之既见军不见藩，而见军人担彭排战具，望见江津船舰已被烧，烟焰张天，而鼓严之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驰去告毅："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

烧矣。”行令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因得开大城东门。大城内，毅凡有八队，带甲千馀，已得戒严。蒯恩入东门，便北回击射堂，前攻金城东门。镇恶入东门，便直击金城西门。军分攻金城。内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馀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馀人，食时就斗，至中晡，西人退散及归降略尽。镇恶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高祖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内亦未信高祖自来。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斩桓谦，为高祖所赏拔，常在左右。求还西迎家，至是率十馀人，助镇恶战，下晡间，于金城东门北三十步，凿城作一穴，桓便先众入穴，镇恶自后继之，随者稍多，因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东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者，镇恶令且斗且共语，众并知高祖自来，人情离懈。一更许，听事前阵散溃，斩毅勇将赵蔡。毅左右兵犹闭东西阁拒战，镇恶虑暗夜自相伤犯，乃引军出，绕金城，开其南面，以为退路。毅虑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按十监本作百)许人，开北门突出。军人斗已一日，疲倦，毅得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死。镇恶身被五箭，射镇恶手所执矟，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复二十日，大军方至。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食

邑五百户。

十二年，高祖将北伐，转镇恶为咨议参军，行龙骧将军，领前锋。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邵陵、许昌，望风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坞，斩贼帅赵玄。军次洛阳，进次渑池，遣司马毛德祖，攻伪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生擒之。仍行弘农太守。方轨长驱，径据潼关。伪大将军姚绍，率大众拒崦，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既而镇恶等迳向潼关，为绍所拒，不得进，而军又乏食，驰告高祖，求遣粮援。时高祖沿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轻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镇恶既得义租，绍又病死，伪抚军姚赞代绍守险，众力犹盛，高祖至湖城，赞引退。大军次潼关，谋进取之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伪镇北将军姚强，屯兵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破之，直至渭桥。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姚泓屯军在长安城下，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

岂复有求生之计耶？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乃身先士卒，众亦知无复退路，莫不腾踊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归降。城内夷、晋六万馀户，镇恶宣扬国恩，抚慰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高祖将至，镇恶于灞上奉迎，高祖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学冯异也。”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进号征虏将军。时有白高祖以镇恶既克长安，藏姚泓伪辇，为有异志。高祖密遣人觇辇所在，泓辇饰以金银，镇恶悉剔取，而弃辇于垣侧。高祖闻之，乃安。（《宋书·王镇恶传》）

义熙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朱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陷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

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馀，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将军秦州刺史侯辉、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詵等，卒众万馀屯彭模，夹水为城。（《刘钟传》：由外水至于彭模，去成都二百里，伪冠军征讨督护谯亢等，两岸连营，层楼重栅，众号三万。）十年六月，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阻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辉、谯詵，仍回军以麾，南城即时溃散。凡斩大将十五级，诸营守以次土崩，众军乃舍船步进。龙骧将军臧熹至广汉，病卒。朱林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乘船陷牛脾城，斩其大将谯抚。谯纵闻诸处尽败，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斩送。伪尚书令马耽封府库以待王师。道福闻彭模不守，率精锐五千，兼行来赴，闻纵已走，道福众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瑶缚送之，斩于军门。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

办，高祖不从。咸服高祖之知人。（《宋书·朱龄石传》）

太宗即位，四方反叛。进兴世号龙骧将军，领水军，距南贼于赭圻。时台军据赭圻，南贼屯鹊尾，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馀，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兴世欲率所领直取大雷，而军旅未集，不足分张。会薛索儿平定，山阳又寻平，众军大集。乃分战士七千配兴世，兴世乃令轻舸溯流而上，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备。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去大众不远，应赴无难。江有洄洑，船下必来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轲，二三为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鹊〕头，因复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风，仍举飚直前。贼亦遣胡灵秀诸军，于东岸相翼而上。兴世夕住景江浦宿，贼亦不进。夜潜遣黄道标领七十轲，迳据钱溪，营立城柴。明旦，兴世与军齐集。停一宿，刘胡自领水步二十六军，平旦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曰："贼来尚远，

而气盛矢骤，骤既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之所以破齐也。”令将士不得妄动，治城如故。俄而贼来转近，舫入洄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进，胡于是败走。斩级数百，投水者甚众，胡收军而下。时兴世城垒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虑贼并力更攻钱溪，欲分其形势，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等，以皮舰二十，攻贼浓湖，苦战连日，斩获千数。是日，刘胡果率众军，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溪数十里，袁顗以浓湖之急遽追之，钱溪城柴由此得立。贼连战转败，兴世又遏其粮道，寻阳遣运至南陵，不敢下，贼众渐饥。刘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领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粮运。仲玉至南陵，领米三十万斛，钱布数十舫，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不敢进，遣闲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兴世、寿寂之、任农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与仲玉相值。交战尽日，仲玉走还顗营，悉虏其资实，贼众大败震，胡弃军遁走，顗仍亦奔散。兴世率军追讨，与吴喜共平江陵。（《宋书·张兴世传》）

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高祖少弟也。少倜傥有大志，高祖奇之，与谋桓玄。玄败走，道规与刘毅、何无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铃〔铨〕、何澹之等固守盆口，义军既至，贼列舰拒

之。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舫，而别在它船，无忌欲攻羽仪所在，众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虽得无益也。"无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须言也。既不在此，则战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为失其军主，我徒咸谓已得贼帅，我勇而彼惧，惧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规喜曰："此名计也。"因往彼攻之，即禽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斩何澹之！"贼徒及义军并以为然。因纵兵，贼众奔败，即克盆口，进平寻阳。因复驰进，遇玄于嶂（按"嶂"监本作"峥"）嵘洲。道规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并惮之，欲退还寻阳。道规曰："不可。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昔光武昆阳之战，曹操官渡之师，皆以少制多，共所闻也。今虽才谢古人，岂可先为之弱。"因麾众而进，毅等从之，大破玄军。郭铃〔铨〕与玄单舸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迁所斩。进平巴陵。克江陵城。无忌翼卫天子还京师，道规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规推毅为元功，无忌为次功，自居其末。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善于为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爱之。

卢循寇逼京邑，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

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贼党荀林所破。循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扬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谯纵为谦为荆州刺史，厚加资给，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正与林会。林屯江津，谦军枝江，二寇交逼，分绝都邑之间〔间〕。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到彦之与宗之共击，道规曰："卢循拥隔中流，扇张同异，桓谦、荀林更相首尾。人怀危惧，莫有固心，成败之机，在此一举。非吾自行，其事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诸军攻谦。诸将佐皆固谏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规曰："诸君不识兵机耳。荀林愚竖，无它奇计，以吾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疑之间，已自还反。谦败则林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支数日。"解南蛮校尉印以授咨议参军刘遵。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

走，欲下就林，追斩之。还至浦口，林又奔散。刘遵率军追林，至巴陵，斩之。初，谦至枝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咸欲谋为内应。至是参军曹仲宗检得之，道规悉焚不视，众于是大安。徐道覆率众三万，奄至破冢，鲁宗之已还襄阳，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传循已平京师，遣道覆上为刺史，江汉士庶感焚书之恩，无复贰志。道规使刘遵为游军，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道规壮气愈厉，激扬三军，遵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赴水死者殆尽，道覆单舸走还盆口。初使遵为游军，众咸云："今强敌在前，唯患众少，不应割削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力，众乃服焉。（《宋书·宗室传》）

元嘉二十六年，索虏大帅拓跋焘南侵陈、颍，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贼昼夜攻围之，宪且守且战，矢石无时不交。虏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又毁佛浮图，取金象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贼多作蝦蟆车以填堑，因〔肉〕薄攻城，宪督厉将士，固女墙而战，贼之死者，尸与城等，遂登尸以陵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汝水为之不流。相距四十

馀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宋书·文九王传》）

太宗即位，会四方反叛，南贼已次近道，以攸之为宁朔将军、寻阳太守，率军据虎槛。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绎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军吏曰："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乃就一军请号，众咸从之。薛常宝在赭圻，食尽，南贼大帅刘胡屯浓湖，以囊盛米，系流查及船腹，阳覆船，顺风流下，以饷赭圻。攸之疑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赭圻、浓湖之平也，贼军委弃资财，珍货殷积，诸军各竞收敛，以强弱为多少。唯攸之、张兴世约勒所部，不犯秋毫，诸将以此多之。（《宋书·沈攸之传》）

废帝之殒也，攸之欲起兵，问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见则成，伏则败。昔桂阳以太白伏时举兵，一战授首，此近世明验。今萧公废昏立明，正值太白伏时，此与天合也。且太白寻出东方，东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后举兵，珂之又曰："今岁星守南斗，其国不可伐。"攸之不从。（《宋书·沈攸之传》）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请行。义恭

举憲有胆勇，乃除震〔振〕武将军，为安西参军萧景宪军副，随交州刺史檀和之围区粟城。林邑遣将范毗、沙达来救区粟，和之遣偏军拒之，为贼所败。又遣憲，憲乃分军为数道，偃旗潜进，讨破之，跋区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憲曰："吾闻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憲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文帝甚嘉之。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反，憲表求赴讨，上壮之。初，诞诳其众云："宗憲助我。"及憲至，跃马呼曰："我宗憲也。"（《宋书·宗憲传》）

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宋书·王玄谟传》）

虏众大溃，面缚军门者二千馀人。元景轻骑晨至，虏兵之面缚者多河内人，元景诘之曰："汝等怨王泽不浃，请命无所，今并为虏尽力，便是本无善心。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此耳。"皆曰："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贼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曰："今王旗北扫，当令仁声先路。"乃悉释而遣之，家在关里者，符守关诸军听出，皆称万岁而去。（《宋书·柳元景传》）

元景宿令军中曰："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衔枚疾战，一听吾营鼓音。（《宋书·柳元景传》）

庆之（字弘先）往襄阳省兄，赵伦之见而赏之。伦之子伯符，时为竟陵太守，伦之命伯符版为宁远中兵参军。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伯符由此致将帅之称。伯符去郡，又别讨西陵蛮，不与庆之相随，无功而反。（《宋书·沈庆之传》）

庆之患头风，好着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每见庆之军，辄畏惧曰："苍头公已复来矣。"（《宋书·沈庆之传》）

庆之从弟法系，亦有将用。世祖伐逆，以为南中郎参军，领三千人前发，与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营，宗慤居西营，法系居东营。东营据冈，贼攻元景，法系临射之，所杀甚众。法系堑外树，悉伐之令倒，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排多开隙，选善射手，的发无不中，死者交横。（《宋书·沈庆之传》）

越善立营阵，每数万人止顿，越自骑马前行，使军人随其后，马止营合，未尝参差。（《宋书·宗越传》）

喜未死一日，上与刘勔、张兴世、齐王诏曰："喜军中诸将，非劫便贼，唯云：'贼何须杀，但

取之，必得其用。'虽复羸弱，亦言：'健儿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赎罪。'处遇料理，反胜劳人，此辈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恶不革，恒出丑声，劳人义士，相与叹息，并云：'我等不爱性命，击擒此贼，朝廷不肯杀去，反与我齐。今天下若更有贼，我不复能击也。'此等既随喜行，多无功效，或隐在众后，或在幔屋中眠。贼既破散，与劳人同受爵赏。"（《宋书·吴喜传》）

刘胡本名坳胡，以其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及长，以坳胡难道，单呼为胡。出身郡将，捷口，善处分，稍至队主，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至今畏之，小儿啼，语之云"刘胡来！"便止。（《宋书·邓琬传》）

颢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胡以南军〔运〕未至，军士匮乏，就颢换襄阳之资，（按换，借也。）颢答曰："都下两宅未成，亦应经理，不可损彻。"又信往来之言，京师米贵，斗至数百，以为不劳攻伐，行自离散，于是拥甲以待之。（《宋书·袁颢传》）

及刘胡叛走，不告颢，颢至夜方知，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飞燕，谓其众曰："我当自出追之。"因又遁走。（《宋书·袁颢传》）

勔（字伯猷）内攻外御，战无不捷。善抚诸将，以宽厚为众所依。将军王广之求勔所自乘马，诸将帅并忿广之叨冒，劝勔以法裁之，勔欢笑，即时解马与广之。及琰开门请降，勔约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士民，秋毫无所失，百姓感悦，咸曰来苏。百姓生为立碑。（《宋书·刘勔传》史书论曰：吴汉平蜀，城内流血沾踝，而其后无闻于汉。陆抗定西陵，步氏祸及婴孩，而机、云为戮上国。刘勔克寿春，士民无遗刍委粒之叹，莫不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围，美矣。）

元徽元年，丁母忧，性至孝，居丧毁甚，祖日及祥变，常发诏卫军断客。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诏加兵自随，府置佐史。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褚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宋书·袁粲传》）

太祖每出军行师，常悬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谟等北伐，配爰（徐爰，字长玉。）五百人，随军向碻磝，衔中旨，临时宣示。（《宋书·恩幸传》）

焘攻围悬瓠时，世祖镇彭城，太祖遣队主吴香罏，乘驿敕世祖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宋书

·索虏传》)

文帝纪史臣论之曰：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帅丧旅，将非韩、伯，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按沈庆之传：萧斌欲死固幸传，庆之以为碻磝孤绝，非可久住，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庆之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庆之之言，盖通论也。夫兵难隃度，赵充国言须至金城，图上方略，文帝知此意，勿悬论兵矣。若有密谋，虑人声泄，不在此限。朱龄石传，高祖与龄石密谋取成都，而虑此声先驰，别有函书，全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此则庙谟秘计，制敌之奇，非可以常律论也。）

时诸将破贼，皆多其首级，而林子献捷书至，每以实闻，高祖问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师，本有征无战，岂可复增张虚获，以自夸诞。国渊以事实见赏，魏尚以虚级受罚，此亦前事之师表，后乘之良辙也。"高祖曰："乃所望于卿也。"(《宋书·自序》)

泓已摧破，兄弟复共追讨，泓乃举众奔霸西。田子欲穷追，进取长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长安，如指掌尔。复克贼城，便为独平一国，不赏

之功也。”田子乃止。(《宋书·自序》按淮阴破齐，广野就烹，惜未闻斯良规，故卒有钟室之祸。)

残　苛

昱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儿，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反，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忧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刑虐。有白棓数十枚，各有名号，锼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遑，夕不及旦。（《宋书·后废帝本纪》）

伯符（赵伦之子，字润远）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盗远窜，无敢犯境。为丹阳尹，在郡严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录，赴水而死。典笔吏取笔不如意，鞭五十。（《宋书·赵伦之传》）

时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云已见

诛，市道喧扰。玄谟典签包法荣者，家在东阳，兴宗故郡民也，为玄谟所信，见使至，兴宗因谓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此〔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宋书·蔡兴宗传》）

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八月，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析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精〔粽〕。（《宋书·武三王传》）

孝武狎侮群臣，宠一昆仑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宋书·王玄谟传》）

玄谟性严克少恩，而将军宗越御下更苛酷，军士为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宋书·王玄谟传》按《宗越传》，逢作逐，无犹、更二字。）

越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常出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大明三年，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及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杀凡数千人。前废帝凶暴无道，而越及谭金、童太壹并为之用

命，诛戮群公及何迈等，莫不尽心竭力，故帝凭其爪牙，无所忌惮。赐与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粗强识不及远，咸一往意气，皆无复二心。御众严酷，好行刑诛，睚眦之间，动用军法。（《宋书·宗越传》）

开暴虐好杀，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诫开当有暴祸，唯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辇，手自执剑，击檐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数十。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唯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是岁，安帝义熙五年。（《宋书·索虏传》）

"顷者往索真珠琉，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琉也。"（《宋书·索虏传·燾与太祖书》）

璞叹曰："贼之残害，古今之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宋书·自序》按截髑髅为珠琉。残害极矣，乃至有福者方得作奴婢，此语尤为绝痛。）

风　操

明恭王皇后讳贞风，琅邪临沂人也。太宗常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扬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语从舅陈郡谢纬曰："后在家为佇弱妇人，不知今段遂能刚正如此。"（《宋书·后妃传》）

太宗为太子纳妃，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直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馀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宋书·后妃传》）

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历显位，闲居京口，未尝应召。常谓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惮之，每还京，未尝敢以羽仪人从入镇之门。左光禄大夫征

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于家。（《宋书·刘粹传》）

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无不造门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诛元显，见景仁，甚知之，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宋书·谢景仁传》）

景仁弟纯，字景懋，初为刘毅豫州别驾。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毅，已至叱下，时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纯参承毕，已出，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解，纯出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司马毛修之谓纯曰："君但随仆。"纯不从，扶两人出，火光中为人所杀。（《宋书·谢景仁传》）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随兄纯在江陵。纯遇害，述奉纯丧还都。行至西塞，值暴风，纯丧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寻求之。经纯妻庾舫过，庾遣人谓述曰："丧舫存没，已应有在，风波如此，岂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无及，宁可存亡俱尽耶？"述号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当须营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无心独存。"因冒浪而进，见纯丧几没，述号泣呼天，幸而获免，咸以为精灵所致也。高祖闻而嘉之，及临豫州，讽中正以述

为主簿，甚被知器。景仁爱其第三弟㧑而憎述，尝设馔请知高祖，希命㧑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虑高祖命之，请急不从。高祖驰遣呼述，须至乃欢。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营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后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感愧。（《宋书·谢述传》）

述补长沙内史，有惠政。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刘湛诛，义康外镇，将行，叹曰："谢述唯劝吾退，今亡，吾所以得罪也。三子：综、约、纬。纬方雅有父风。（《宋书·谢述传》）

湛（字正深）少为从外祖谢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湛兼太尉，与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高祖。随军至洛阳，住柏谷坞。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初，陈郡谢重，王胡之外孙，于诸舅礼敬多阙。重子绚，湛之甥也，尝于公座陵湛，湛正色谓曰："汝便是两世无渭阳之情。"绚有愧色。（《宋书·袁湛传》）

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吴兴民胡桀、郜骠，破东迁县，方明劝邈避之，不从，贼至被害，方明逃窜，遂免。方明结邈门生义故，得百馀人，掩讨嗣之等，（邈舅子冯嗣之及郜等，共谋乱。）悉禽而手刃之。于时荒乱之后，吉凶废礼，

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而营举凶事，尽其力用，数月之间，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顷之，孙恩重没会稽，购求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由黄蘖峤出鄱阳，附载还都，寄居国子学。流离险厄，屯苦备经，而贞立之操，在约无改。元兴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书吏部郎王腾譬说备至，方明终不回。桓玄闻而赏之。（《宋书·谢方明传》）

方明严恪，善自居遇，虽处暗室，未尝有堕容。无他伎能，自然有雅韵。从兄混，有重名，唯岁节朝宗而已。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直置便自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宋书·谢方明传》）

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听事，竟无害也。（《宋书·孔季恭传》）

为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

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署纸尾”也。（《宋书·蔡廓传》）

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并之相善。（按并之盖延之之误，详传。）居选职，接客甚稀，不视求官书疏，而铨衡有序，朝野称之。（《宋书·王球传》）

淳（字粹远）居黄门为清切，下直应留下省，以父老特听还家。高简寡欲，早有清尚，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在种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宋书·殷淳传》）

畅（字少微）父祎，少有孝行，历宦州府，为琅邪王国郎中令。从琅邪王至洛，还京都，高祖封药酒一甖付祎，使密加酖毒。祎受命，既还，于道自饮而卒。（《宋书·张畅传》）

智渊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誉，父子并贵达，智渊父僧安少无名问，湛礼敬甚简，智渊常以为恨，自非节岁，不入湛门。及为随王诞佐，在襄阳，诞待之甚厚。时咨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并与智渊友善。怀文每称之曰：“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江智渊乎。”诞将为逆，智渊悟其机，请假先反。诞事发，

即除中书侍郎。世祖深相知待，上每酣宴，辄诟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讦，以为欢笑。智渊素方退，渐不会旨。尝使以王僧朗嘲戏其子景文，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渊伏席流涕，由此恩宠大衰。（《宋书·江智渊传》）

时义恭就太祖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太祖谓沙门曰："张敷应西，当今相载。"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杂。"上甚不说。中书舍人狄〔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宋书·张敷传》）

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与湛书曰："今有此书，非敢叨拟中散，诚不能顾影负心，纯盗虚声，所以绵络累纸，本不营尚书虎爪板也。"又与从弟僧绰书曰："江不过强吹拂吾，云是岩穴人。岩穴人情所高，吾当得此，则鸡鹜变作凤凰，何为干饰廉隅，秩秩见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弟僧谦卒，哀痛不能已，以书告灵曰："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

若行，便可家有孝妇”。仲长昌言，亦其大要。刘新妇以刑伤自誓，必留供养，殷太妃感柏舟之节，不夺其忘。（《宋书·王微传》）

尚之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既以致怨，亦以此见称。（《宋书·何尚之传》）

湛（字徽渊）居丧以孝闻。爱好文义，喜弹棋鼓琴，兼明算术。为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济为子求湛妹婚，不许。义康有命，又不从，时人重其立志。义康欲引与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为武陵内史，转吏部尚书。家甚贫约，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值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在选职，颇有刻核之讥，而公平无私，不受请谒，论者以此称焉。（《宋书·江湛传》）

思话宗戚令望，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所至虽无皦皦清节，亦无秽黩之累。爱才好士，人多归之。（《宋书·萧思话传》）

幸臣戴法兴权倾人主，而觊之未尝降意。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过峻。觊之曰：“辛毗有云：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

（《宋书·顾觊之传》）

袁粲，字景倩，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扬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愍孙少好学，有清才，有欲与从兄颙婚者，伯父洵，即颙父，曰："颙不堪，政可与愍孙婚耳。"时愍孙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见知。（《宋书·袁粲传》）

时齐王居东府，故使粲镇石头。粲素静退，每有朝命，多不即从，逼切不得已，然后方就。及诏移石头，即便顺旨。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曰："石头气甚乖，往必有祸。"粲不答。（《宋书·袁粲传》）

嫚　侮

瑞少有才气。迁御史中丞，使气尚人，朝士莫不畏其笔端。瑀愿为侍中，不得，谓所亲曰："人仕宦不出当入，不入当出，安能长居户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许之。孝建三年，除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竣书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见向，使斋帅〔师〕以长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其年，坐夺人妻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为东阳太守。明年，迁吴兴太守。何偃尝案云："参伍时望。"瑀大怒曰："我于时望，何参伍之有！"遂与偃绝。及为吏部尚书，意弥愤愤。族叔秀之为丹阳尹，瑀又与亲故书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其年疽发背，何偃亦发背痈。瑀疾已笃，闻偃亡，欢跃叫呼，于是亦卒。（《宋书·刘穆之传》）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庙。时蒋山庙

中，有佳牛好马，修之并夺取之。（《宋书·毛脩之传》）

伯子常自矜荫藉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迁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内外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谤毁，或延及祖祢，示其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宋书·荀伯子传》）

昶子万秋，字元宝，亦用才学自显。世祖初，为晋陵太守。坐于郡立华林阁，置主书、主衣，下狱免。（《宋书·荀伯子传》）

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宋书·武三王传》）

延之好酒疎诞，每犯权要。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刘湛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持〔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宋书·颜延之传》）

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宋书·顾觊之传》）

"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

且可博其土地。伧人谓换易为博。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馀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氈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宋书·索虏传》）

焘登邹山，见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宋书·索虏传》）

蕴　　藉

羡之起自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晓万事，安异同。"（《宋书·徐羡之传》）

晦初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将之镇，诣从叔光禄大夫澹别。澹问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有愧色。（《宋书·谢晦传》　按《王僧绰传》可以参看。）

虞啸父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季恭初求为府司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为内史，使赍封板拜授（正与），季恭相值，季恭便（回）舟夜还。至即叩扉告啸父，并令扫拂别斋，即便入郡。啸父本为桓玄所授，闻玄败，震惧，开门请罪。季恭慰免，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宋书·孔季恭传》　按《庾悦传》可以参看。）

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宋书·蔡兴宗传》）

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惠亦造别。还，过从弟球。球问曰："向何所见？"惠曰："惟觉即时逢人耳。"（《宋书·王惠传》）

"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宋书·张畅传》按此李孝伯语，亦有意录之。）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耶。"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宋书·何承天传》）

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礼绸缪。每入云龙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至晚节，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上尝谓所亲曰："刘班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宋书·刘湛传》）

先是，乡人庾业，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宾客，而悫至，设以菜葅粟饭，谓客曰："宗军人，惯啖粗食。"悫致饱而去。至是业为悫长史，

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前事为嫌。（《宋书·宗悫传》）

劭妻殷氏，赐死于廷尉，临死，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害，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权时尔，当以鹦鹉为后也。"（《宋书·二凶传》按王鹦鹉、严道育，并都街鞭杀。）

标　　韵

德愿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馀步上，振辔长驱，未至数尺，打牛奔，从柱间直过，其精如此。孝武闻其能，为之乘画轮车，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德愿岸著笼冠，短朱衣执辔，进止甚有容状。（《宋书·刘怀慎传》）

敷（字景胤）名价日重。迁正员中书郎。（按《张敷传》无中书二字，非。）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馀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宋书·张邵传》　按《张敷传》与此差异，此增减彼文，似有意，故两存之。）

畅爱弟子辑，（按本皆脱"子"字，从《张畅传》补。）临终遗命与辑合坟，时议非之，（《宋书·

张邵传》）

弘之（字仰度）素善骑乘，高祖至长安，弘之于姚弘〔泓〕驰道内，缓服戏马，或驰或骤，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初上马，以马鞭柄策，挽致两股内，及下马，柄孔犹存。（《宋书·傅宏之传》）

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勋，特为太宗所宠。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此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韞形象问曰："此何人而在舉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宋书·宗室传》）

袭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裈上听事，纲纪正伏阁，怪之，访问乃知。（《宋书·宗室传》）

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静丽，每唾，转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宋书·谢景仁传》）

述（字景先，景仁弟）美风姿，善举止。刘湛每谓人曰："我见谢道儿，未尝足。"道儿，述小字也。（《宋书·谢述传》　按湛语殊轻薄，唐人诗："尽日君王看不足。"政本此语意。）

永痛悼所失之子，（按彭城之役，永失其第四子。）有兼常哀，服制虽除，犹立灵座，饮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车好马，号曰

侍从，有事辄语左右报郎君。（《宋书·张茂度传》）

炳之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辄令人拭席洗床。时陈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洁，每容接之，炳之洁反是，冲每以此讥焉。（《宋书·庾炳之传》）

元凶弑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举兵，畅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着黄韦裤褶，（按《张邵传》删去韦字，非。）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宋书·张畅传》按容貌词气感人如是，君子所以有三贵。）

演之子睦，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访评殿省内事，又与弟西阳王文学勃，忿阋不睦，坐徙始兴郡，勃免官禁锢。（《宋书·沈演之传》）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能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为"格佞"。（《宋书·郑鲜之传》）

鲜之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无所隐，时人甚惮焉。而隐厚笃实，赡恤亲故。性好游行，命驾或不知所适，随御者所之。尤为高祖所狎，上尝于内殿宴饮，朝贵毕至，唯不召鲜之。坐定，谓群臣曰："郑鲜之必当自来。"俄而外启："尚书鲜之诣神兽门求启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亲遇如此。（《宋书·郑鲜之传》）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灵运赠琇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宋书·谢灵运传》）

湛负其志气，常慕汲黯、崔炎〔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炎〔琰〕，字季珪。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宋书·刘湛传》）

晔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彭城大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蔚宗尝为彭城王义康参将。）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

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宋书·范晔传》）

兄暠为宜都太守，嫡母随暠在官。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太祖爱其才，不罪也。（《宋书·范晔传》 按陈寿使婢丸药，阮咸骑驴追婢，蔚宗奔丧携妓，才士轻薄，古今一辙。）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宋书·范晔传》）

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其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景文（南）豫州刺史。（《宋书·沈攸之传》）

僧达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宋书·王僧达传》）

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奐得臣义，跃得臣酒。"（《宋书·颜延之传》）

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

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宋书·萧思话传》）

觊（字思远）为人，使酒仗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之间，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权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产业，居常贫罄，有无丰约，未尝关怀。为二府长史，典签咨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明晓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众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见，先遣人觇其醉醒。太宗即位，觊发兵反，及吴喜等东平会稽，觊窜于嵇山村，村民缚送王晏，晏谓之曰："此事孔璪之〔所〕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阁外，临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宋书·孔觊传》）

景文为司徒左长史，坐姐墓开不临赴，免官。为侍中、太子中庶子，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宋书·王景文传》）

初名慧开，后改慧为惠。少有风气，涉猎文史，家虽贵戚，而居服简素。初为秘书郎，著作并名家，年少，惠开意趣与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汝

恩戚穿子，当应将迎时俗，缉外内之欢。如汝自业，将无少伤多异，以取天下之疾患耶？”惠开曰：“人间宜相缉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耻见作凡人，画龙未成，故遂至于多忤耳。”（《宋书·萧惠开传》）

思话素恭谨，操行与惠开不同，常以其峻异，每加嫌责。及见惠开自解表，自叹曰：“儿子不幸与周郎周旋，理应如此。”杖之二百。（《宋书·萧惠开传》）

初，惠开府录事参军到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为责主所制，未得俱还。惠开与希微共事不厚，以为随其同上，不能携接得还，意耻之，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责，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刘瑀为益州，张说〔悦〕代之，瑀去任，凡所携将佐有不乐反者，必逼制将还，语人曰：“随我上，岂可为张说〔悦〕作西门客耶？”惠开自蜀还，资财二十〔千〕馀万，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宋书·萧惠开传》）

惠开素刚，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斋前，有向种花草甚美，惠开悉刬除，列种白杨树。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发病欧血，吐如肝肺者甚多。（《宋书·萧惠开传》）

廉　退

向靖，字奉仁，小字弥，名与高祖祖同，改称小字。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县侯，食邑千户。弥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宋书·向靖传》）

刘怀慎，彭城人，少谨慎质直。以平广固卢循功，封南城县男，食邑五百户。虽名位转优，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带门外下车，其谨退类如此。以佐命功，进爵为侯，增邑千户。景平元年，特赐班于宗族，家无馀财。（《宋书·刘怀慎传》）

荣祖（怀慎庶长子）少好骑射，为武帝所知。追论半城之功，赐爵都乡侯。（高祖北伐水军入河，与朱超石大破索虏于半城，又攻刘度垒，克之。高祖大飨战士，谓荣祖曰："卿以寡克众，攻无坚城，虽古名将，何以过此。"）荣祖为人，轻财重义，善抚将士，然性偏险褊隘，颇失士君子之心。领军将军谢晦，深接待之，废立之际，要

荣祖，固辞获免。及晦出镇荆楚，欲请为南蛮校尉，荣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宋书·刘怀慎传》）

亮（怀慎弟怀默之孙）北伐南讨，功冠诸将，封顺阳县侯，食邑六百户。历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俭，不营财货，所馀公禄，悉以还官。太宗嘉之，下诏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泰豫元年，药成，服后尸解。（《宋书·刘怀慎传》）

元显骄淫纵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预燕会，未尝饮酒，调戏之来，无所酬答，元显甚不说。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寻除宣城内史。宣城多山，县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宋书·刘敬宣传》）

恩自从征讨，每有危急，辄率先诸将，常陷坚破阵，不避艰险。凡百馀战，身被重创。高祖录其前后功劳，封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高祖北伐，留恩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恩益自谦损，与人语，常呼官位，而自称为鄙人。抚待士卒，甚有纪纲，众咸亲附之。（《宋书·蒯恩传》）

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后言。所继叔父混，名知人，见而异之，谓思（弘微父）曰："此儿深中夙敏，

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岁出继。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弦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混闻而惊叹，谓国郎中令漆凯之曰：“建昌国禄，本应与北舍共之，国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违混言，乃少有所受。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机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选拟。居身清约，器服不华，而饮食滋味，尽其丰美。六年，东宫始建，领中庶子，又寻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权宠，固让不拜，乃听解中庶子。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营膳羞，尝就求食。弘微与亲故经营，既进之后，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馀语酬之，时人比汉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卫，领太子右卫率，还家。议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书，固陈疾笃，得免。九年，东乡君薨，公私咸谓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弘微临终，语左右曰：“有二封书，须刘领军至，可于前烧之，慎勿开也。”书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追赠太常。子庄，别有传。（《宋书·谢弘微传》）

修之治身清约，凡所赠贶，一无所受，有饷，

或受之，而旋与佐吏赌之，终不入己，唯以抚纳群蛮为务。去镇，秋毫不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谷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然性俭克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赡。常〔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赡之，西土称焉。（《宋书·朱修之传》）

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悫一无所取，衣栉萧然。文帝甚嘉之。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明年，复职。（《宋书·宗悫传》）

元景起自将帅，及当朝理务，虽非所长，而有弘雅之美。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唯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耶。"以钱乞守园人。（《宋书·柳元景传》）

迁使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务、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此外萧然。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馀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宋书·刘秀之传》）

时郡县田禄，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

年秩禄皆入前〔后〕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前〕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阮长之字茂景）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后〔前〕一日解印授。（《宋书·良吏传》）

长之初发京师，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缄录，后归，悉以还之。在中书省直，夜往邻省，误着履出阁，依事自列门下，门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暗室。"（《宋书·良吏传》）

秉之为山阴令，以在县有能，迁补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转在临海，并以简约见称。所得禄秩，悉散之亲故，妻子常饥寒。人有劝其营田者，秉之（江秉之字玄叔）正色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库。（《宋书·良吏传》 按《北齐书·循吏传》：郎基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唯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云："观过知仁，斯亦可矣。"二事相参，可知廉吏之为，附记于此。）

躁　　竞

秉当权，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于听望不足。"遐曰："富贵时则云不可相关，从坐之日，为得免不？"至是果死焉。（《宋书·宗室传》）

偃为侍中，时尚之为司空、尚书令，偃居门下，父子并处权要，世祖即位，任遇无改，亲遇隆密，有加旧臣。转吏部尚书。尚之去选，未五载，偃复袭其迹，世以为荣。侍中颜竣，至是始贵，与偃俱在门下，以文义赏会，相得甚欢。竣自谓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与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领选，竣愈愤懑，与偃遂有隙。竣时势倾朝野，偃不自安，遂发心悸病，意虑乖僻，上表解职，告医不仕。（《宋书·何偃传》）

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每闲居讽咏，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

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宋书·王华传》 按华本无干局，而天资褊急，志图富贵，而妄言治天下，徒敢作大言耳。至于傅亮、徐羡之辈，意在前荣，竟忘后害，要其才品，亦华之流匹。然华幸不永年，未得尽其力用耳。如或专任，恐又一徐、傅矣。抑余读亮传而悲之，亮自知倾败，不能引身，尝著《演慎论》，作《感物赋》，及奉迎大驾，道路赋诗，有云："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呜呼！驰车收辔，胡可易言，余因感华登楼之咏，及亮收辔之吟，反其意为句云："高衢骋辔良非易，下水停舟大是难。"）

宋世惟华与南阳刘湛，不为饰让，得官即拜，以此为常。（《宋书·王华传》）

刘湛与景仁素善，皆被遇于高祖，俱以宰相许之。湛尚居外任，会王弘、华、昙首相系亡，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义康纳湛言，毁景仁于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宋书·殷景仁传》）

演之子睦，至黄门郎，通直散骑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访评殿省内事，又与弟西阼王文学勃忿阋不睦，坐徙始兴郡，勃免官禁锢。（《宋书·沈演之传》）

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宋书·谢灵运传》）

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无愧如此。（《宋书·刘湛传》）

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出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甚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宋

书·颜延之传》)

义真轻动无德业，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徐羡之等使范宴〔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武三王传》)

废帝年已渐长，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帝意稍不平。所爱幸阉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常使愿儿出入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案"应"疑"赝"之误。胡墨庄曰："《通鉴考异》云：《宋略》作雁。字书：赝，伪物也，与雁同，此则应本作雁，形误为应耳。)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宋书·恩幸传》)

俭　素

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宋书·武帝本纪》下）

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以为过矣。"（《宋书·武帝本纪下》）

王（建平宣简王宏子景素）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时有献镂玉器，王顾谓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谢而反之。（《宋书·文九王传》故景素，秀才刘璡上书讼景素。）

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幰车，左右从者，不过三五人。骑马履行园田，政一人视马而已。每农桑遽月，或时无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车，（前废帝即位，加庆之几杖，给三望车一乘。）谓人曰："我每游履田园，有人时与马成

三，无人则与马成二。今乘此车，安所之乎？”及赐几杖，并固让。（《宋书·沈庆之传》）

觊性真素，不尚矫饰，遇得宝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觊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言清约，称此二人。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觊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轻之之意，觊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迹屏气，莫敢欺犯。（《宋书·孔觊传》）

豪　奢

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日料禄奉；而上奢费过度，务为彫侈。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副〕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宋书·明帝本纪》）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宋书·刘穆之传》）

初，毅家在京口，贫约过常。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久顿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语，众人并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

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俄顷不〔亦〕退。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后毅求都督江州，上表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符摄严峻，数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宋书·庾悦传》）

义恭幼而明颖，姿颜美丽，高祖特所钟爱，诸子莫及也。饮食寝卧，常不离于侧。高祖为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而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宋书·武三王传》）

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既出镇，太祖与书诫之曰："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宋书·武三王传》）

义恭领司徒，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按《何承天传》：钱三千万，布五千万匹，米七万斛。）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给钱年千万。（按三千万仍未足，又逆换明年贡费，见《何承天传》。）义恭性嗜不恒，日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

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宋书·武三王传》）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甥舅之礼。（《宋书·郑鲜之传》）

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等。（《宋书·杜骥传》）

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迳行，曾无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馀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宋书·武二王传》）

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

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借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义〔艺〕。熙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宋书·范晔传》）

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宋书·范晔传》）

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馀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太祖嫌其侈纵，每以为言。时安成公何勘，无忌之子也，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并各奢豪，与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

京邑为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二事之美，兼于何、孟。（《宋书·徐湛之传》）

佃夫权柄，亚于人主，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羞，莫不毕备，凡诸火剂，并皆始熟，如此者数十种。佃夫尝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宋书·恩幸传》）

山

高　趣

欣少靖默，无竞于人，尤长隶书。隆安中，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仕进。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宋书·羊欣传》）

桓玄辅政，以欣为平西参军，仍转主簿，参预机要。欣欲自疏，时漏密事，玄觉其此意，愈重之，以为楚台殿中郎。欣拜职少日，称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馀年不出。义熙中，弟徽被遇于高祖，高祖谓咨议参军郑鲜之曰："羊徽一时美器，世论尤在兄后，恨不识之。"出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简惠著称。除临川王义庆辅国长史，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并不就。太祖重之，以为新安太守，前后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适性。

转在义兴，非其好也。顷之，又称病笃自免归。除中散大夫。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欣以不堪拜伏，辞不朝觐，高祖、太祖并恨不识之。自非寻省近亲，不忘行诣，行必由城外，未尝入六关。元嘉十九年，卒，时年七十三。《宋书·羊欣传》）

敬弘同高祖讳，故称字。少有清尚，性恬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转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下。高祖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塘还京邑。（《宋书·王敬弘传》）

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违也。除庐陵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按既不省文案，又不解讯牒，何不使辞任，然则让庐陵王师，亦何为？）六年，迁尚书令，敬弘固让，表求还东，

上不能夺。及东归，东驾幸冶亭饯送。二十四年，薨于餘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追赠本官。顺帝升明二年诏曰："夫涂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廷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献策韬里，尚想遥芬，兴怀寝悟。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于是谥为文贞公。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左右尝使二老婢，戴五绦五辫，着青纹裤襦，饰以朱粉。（《宋书·王敬弘传》）

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敬弘见儿孙，岁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恢之于阁外拜辞，流涕而去。（《宋书·王敬弘传》）

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

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峻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宋书·颜延之传》）

时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机，时谓之"四贵"。粲闲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咨决，或高咏对之，时立一意，则众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宋书·袁粲传》）

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着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宋书·隐逸传》）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

（《宋书·隐逸传》）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率如此。（《宋书·隐逸传》）

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也。少有高情，亲亡服阕，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颇能言理，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隐迹避人，唯与同县孔凯友善。凯亦嗜酒，相得辄酣，对饮尽欢。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凯宿，衣悉夹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时山阴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为衣冠所重。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之，以比梁鸿妻。（《宋书·隐逸传》）

奸　邪

瑀（字茂琳）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而有才能，浚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与参之。瑀乃折节事迈，深布情款，家内妇女间事，言语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写备说。迈以瑀与之款尽，深相感信。浚所言密事，悉以语瑀。瑀与迈共进射堂下，瑀忽顾左右，索单衣帻，迈问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与言无所隐，而卿于外宣泄，致使人无不知。我是公吏，（瑀时为浚别驾从事史。）何得不启。"因而白之。浚大怒，启太祖，徙迈广州。（《宋书·刘穆之传》）

伯符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初，始兴王浚，以潘妃之宠，故得出入后宫，遂与公主私通。及适倩，倩入宫而怒，肆詈搏击，引绝帐带。事上闻，有诏离婚，杀主所生蒋美人。（《宋书·赵伦之传》）

秉弟遐（字彦道）与嫡母殷养女云敷私通，

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殓，口鼻流血，疑遐潜加毒害，为有司所纠。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还。兄秉既死，齐王遣诛之。遐人才甚凡，自讳名，常对宾客曰："孝武无道，枉我杀母。"其顽嗾若此。（《宋书·宗室传》）

初，臧质阴有异志，以义宣凡弱，易可倾移，欲假手为乱，以成其奸。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便尽礼，事在《质传》。及至江州，每密信说义宣，义宣阴纳质言，而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宋书·武二王传》）

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爱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元序，启太祖以为武陵国典卫令，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春，事发，又加禁锢。僧达族子确，年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太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复往。僧达大怒，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因杀而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刘瑀，奏请收治，上不许。（《宋书·王僧达传》）

上不欲威柄在人，亲监庶务，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时分置

二选，（按《王玄谟传》，又领北选，是二选分南北。）陈郡谢庄、琅邪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师伯子举周旋寒人张奇为公车令，上以奇资品不当，使兼市买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颜祎之、元从夫、任瀹之，石道儿、黄难、周公选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车，不施行奇兼市买丞事。师伯坐以子领职，庄、昙生免官，道栖、道惠弃市，祎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宋书·颜师伯传》 按师伯招权纳贿，骄奢淫恣，虽为前废帝所枉杀，然恤典亦薄。故太宗即位，诏曰："其心黩货，宜贬赠典，谥曰荒子。"固不得与柳元景之清正，沈庆之之忠谠，同被徽称也。）

元凶劭，字休远，文帝长子也。帝即位后生劭，时上犹在谅暗，故秘之。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来，未有人君即位后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践阼，正妃生纣，至是又有劭焉。（《宋书·二凶传》）

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阁婢（按《沈怀文传》又云公主养女，不同）王鹦鹉白公主云："道育通灵，有异术。"主乃白上，托云善蚕，（帝时劝课农桑，使宫内皆蚕。）求召入，见许。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并信惑之。号曰天师。后遂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象，埋于含章殿前。东阳主有奴陈

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并预巫蛊事。东阳主薨，鹦鹉应出嫁，劭虑言语难密，与浚谋之，乃嫁鹦鹉与沈怀远为妾。（《宋书·二凶传》）

清　　赏

出为南兖州刺史，善于为政，威惠并行。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宋书·徐湛之传》）

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意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太子妃上世祖金镂匕箸及杆杓，上以赐庆之。曰："卿辛勤匪殊，欢晏宜等，且觞酌之赐，宜以大夫为先也。"（《宋书·沈庆之传》）

尝从太祖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宋书·萧思话传》）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

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顒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顒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宋书·隐逸传》）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高祖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馀年。"高祖善其对。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宋书·隐逸传》）

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传》）

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少有高尚，爱好坟籍，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

淳之还反，不告以姓。与征士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敬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宋书·隐逸传》）

遂王有中州，自称曰魏，号年天赐。九〔元〕年，治代郡桑乾县之平城。（北有沙漠，南据阴山。）立学官，置尚书曹。开（字涉珪，谥道武皇帝）颇有学问，晓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却寒也。（《宋书·索虏传》 按塞外早寒，六月飞霜，故谓之却霜。又言霜雪未尝释者，盖谓其地暖奥，虽霜雪早来，而树木密叶，未尝凋零解释，故云以暖气却寒也。然则阴山之美，不减周原，今未闻其地能如是，不若有曾经其地或自平城来者，须就其人而问之。）

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千〔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宋书·氐胡传》 按此自然极乐国也，惜无蜡屐一游者。）

秽　　黩

镇恶性贪，既破朱襄，因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镇恶笑曰："但令我一见，公无忧矣。"高祖寻登城唤镇恶，镇恶为人强辩，有口机，随宜酬应，高祖乃释。及北伐，镇恶领前锋，克长安。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时有白高祖，以镇恶既克长安，藏姚弘伪辇，为有异志。高祖密遣人觇辇所在，泓辇饰以金银，镇恶悉剔取，而弃辇于垣侧。高祖闻之，乃安。（《宋书·王镇恶传》）

邵坐在雍州营私蓄取〔聚〕，赃货二百四十五万，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后为吴兴太守，卒，追复爵邑，谥曰简伯。邵临终，遗命祭以菜果，苇席为韈车，诸子从焉。（《宋书·张邵传》）

炳之为人，强急而不耐烦，宾客干诉非理者，忿詈形于辞色。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领选

既不缉众论，又颇通货贿。炳之请急还家，史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炳之宅咨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书旧制，令史咨事，不得宿停外，虽有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上于炳之素厚，将恕之，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尚之具陈炳之得失，又密奏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咨都令史骆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说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听纳。孔万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当，语骆宰云：'炳之贵要，异他尚书身，政可得无言耳。'又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为异也。"太祖犹优游之，使尚之更陈其意。尚之乃备言炳之愆过，曰："虞秀之门生，事之异味珍肴，未尝有乏，其外别贡，岂可具详。炳之门中，不问大小，诛求张幼绪，幼绪转无以堪命。炳之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恐人知，作虚买券。刘道锡骤有所输，倾南俸之半。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于州国。吏运载樵荻，无辍于道。诸见人有物，鲜或不求，闻刘遵考有材，便乞材，见好烛盘，便复乞之。"又曰："臣见刘伯宠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张幼绪，幼绪语人，吾虽得一县，负三十万钱，庾冲远乃当送至新林，

见缚束，犹未得解手。荀万秋尝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否？’云：‘无。’问：‘有好马不？’又云：‘无，政有佳驴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门，遂与相闻索之。刘道锡云是炳之所举，就道锡索嫁女具及祠器，乃当百万数。犹谓不然。选令史章龙向臣说，亦叹其受纳之过，言‘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在尚书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台阁所无，不审少简圣听不？恐仰伤日月之明，臣窃为之叹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宋书·庾炳之传》）

勃好为文章，善弹琴，能围棋，而轻薄逐利。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曰：“沈勃琴书艺业，口有美称，而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按多少二字，似误倒。）考计赃物二百馀万，便宜明罚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绩在朝，寻远矜怀，能无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悔。”于是徙付梁州。（《宋书·沈演之传》）

承天昔在西，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

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值赦免。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宋书·何承天传》）

休祐吞嚼聚敛，为西数州之蝗。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征动万端，暴濁愈甚。既每为民蠹，不可复全。（《宋书·文九王传》 按此明帝诏，见建安王休仁传，州蝗民蠹，可称奇对。）

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籴此米，一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悉如此。（《宋书·文九王传》 按始则短钱责米，既而评米责钱，此等伎俩，古今同然，良可增慨。）

玄谟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宋书·王玄谟传》 按一匹布责八百梨，与

一百钱求一斛米，政堪作对。然《传》又言玄谟为徐州时，北土饥馑，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振之，复与匹布责梨人绝不相似，此又何耶？）

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宋书·邓琬传》）

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著贪暴之声。（《宋书·萧惠开传》）

愍孙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宋书·袁粲传》按愍孙清操，不应乃尔，深可怪叹。）

佃夫（阮佃夫也）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匹，嫌少，不答书。（《宋书·恩幸传》）

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佃夫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提车人虎贲中郎，傍马者员外郎。（《宋书·恩幸传》按明季谚云：都督绕街走，职方贱如狗。又汉世谣歌：烂羊都尉，灶下中郎。一丘之貉，古今何必相远。）

超　诣

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馀旧业，悉以委付诸弟。（《宋书·王弘传》）

雍州刺史张邵，以黩货下廷尉，（按事见邵传）将致大辟，述上表陈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太祖手诏酬纳焉。述语子综曰："主上矜邵夙诚，将加曲恕，吾所启谬会，故特见酬纳耳。若此疏迹宣布，则为侵夺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综对前焚之。太祖后谓邵曰："卿之获免，谢述有力焉。"（《宋书·谢述传》）

刘湛诛，义康外镇，将行，叹曰："谢述唯劝吾退，刘湛唯劝吾进，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谢述若存，义康必不至此。"（《宋书·谢述传》）

惠恬静，不交游。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尝临曲水，风

雨暴至，座者皆驰散，惠徐起，姿貌不异常日。（《宋书·王惠传》）

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宋书·王惠传》）

弘微口不言人短长，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论，弘微常以它语乱之。弘微志在素宦，畏忌权宠，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宋书·谢弘微传》）

东乡君薨，资财巨万，弘微一无所取。混女夫殷睿，素好摴蒱，闻弘微不取财物，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内人皆化弘微之让，一无所争。或有讥之曰："谢氏累世财产，充殷君一朝戏责，理之不允，莫此为大。卿亲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设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亲戚争财，为鄙之甚。今内人尚能无言，岂可导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后，岂复见关。"（《宋书·谢弘微传》）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说，固辞不肯拜。智渊爱好文雅，词采清赡，世祖深相

知待，恩礼冠朝。上宴私甚数，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渊常为其首。同侣未及前，辄独蒙引进，智渊每以越众为惭，未尝有喜色。每从游幸，与群僚相随，见传诏驰来，知当呼己，声动愧恧，形于容貌，论者以此多之。（《宋书·江智渊传》）

太祖入奉大统，上及议者皆疑不敢下，昙首与到彦之、从兄华固劝。及即位，谓昙首曰："非宋昌独见，无以致此。"谢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宴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时封诏已成，出以示昙首，昙首曰："近日之事，衅难将成，赖陛下英明速断，故罪人斯戮。臣等虽得仰凭天光，效其毫露，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上不能夺，故封事遂寝。（《宋书·王昙首传》）

景仁辞侍中，表曰："殊次之宠，必归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诸躬，无以克荷，岂可苟顺甘荣，不知进退。"太祖即位，俄迁侍中，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宋书·殷景仁传》）

僧绰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昙首与王华并为太祖所任，华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轻。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弟名位

应与新建齐，超至今日，盖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为侍中，时年二十九。始兴王浚尝问其年，僧绰自嫌蚤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虚自退若此。（《宋书·王僧绰传》）

元嘉末，太祖颇以后事为念，以僧绰年少，方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国家同忧者。”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上曰：“卿可谓能断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儿。”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阁，谓僧绰曰：“卿向言，将不太伤切直！”僧绰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书上省，闻变，叹曰：“不用僧绰言，以至如此。”劭既立，委以事

任，顷之，劭料检太祖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僧绰所启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宋书·王僧绰传》）

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皓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顗、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寿〔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常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宋书·王僧绰传》）

秀之（字道宝）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儿戏于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众并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钦之，为朱龄石右军参军，随龄石败没，秀之哀戚不欢宴者十年。（《宋书·刘秀之传》）

琛母孔氏，时年百馀岁。晋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吴中为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按事又见《王华传》。）以孔氏为司马。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赈邑里，得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焉。（《宋书·顾琛传》）

觊之家门雍睦，为州乡所重。五子：约、缉、绰、缜、绲。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

常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与觊之，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叹弥日。（《宋书·顾觊之传》）

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餘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道存代觊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餉之。觊呼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宋书·孔觊传》）

王弘之，字方平。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寻以病归。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琅邪殷仲文还姑熟，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宋书·隐逸传》）

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枝江人也。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凝之答书，顿首称仆，不修民礼，人或讥焉。凝之曰："昔老莱向楚王称仆，严陵亦抗礼光武，未闻巢、许称臣尧、舜。"时戴顒与衡阳王义季书，亦称仆。（《宋书·隐逸传》）

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礼辟西曹主簿，举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亲属。妻亦能不慕荣华，与凝之共安俭苦。夫妻共乘薄笨车，出市买易，周用之外，辄以施人。为村里所诬，一年三输公调，求辄与之。有人尝认其所着屐，笑曰："仆着之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也。"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之，不肯复取。元嘉初，征为秘书郎，不就。荆州年饥，义季虑凝之餧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宋书·隐逸传》）

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时或赋诗，言不及世事。（《宋书·隐逸传》）

谐　　媚

诞结事元显嬖人张法顺，故为元显所宠，元显纳妾，诞为之亲迎。（《宋书·王诞传》）

元凶弑立，以偃为侍中，掌诏诰。时尚之为司空、尚书令，偃居门下，父子并处权要，时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摄机宜，曲得时誉。（《宋书·何偃传》）

休仁又说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许为家，从来颇得此力。但试用，看有验不？"休祐从之，于是大有献奉，言多乖实。（《宋书·文九王传》）

前在会稽，录事参军陈郡谢沈，以谄佞事休若。时内外戒严，普着裤褶，沈居母丧，被起，声乐酣饮，不异吉人，衣冠既无殊异，并不知沈居丧，常〔尝〕自称孤子，众乃骇愕。（《宋书·文九王传》）

徐爰，字长玉，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便辟善事人，

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注，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人者，既不敢立异议，所言亦不见从。泰始三年，诏曰："景和悖险，深相赞协，苟取偷存，罔顾节义，任算设数，取合人主，敛岖奸矫，所志必从，故历事七朝，白首全贵。"（《宋书·恩幸传》）

改元嘉三十年为太初元年。初，使萧斌作诏，斌辞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绰为之。使改元为太初，劭素与道育所定。斌曰："旧逾年改元。"劭以问僧绰，僧绰曰："晋惠帝即位，便改号。"（按《晋书·惠帝纪》：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为永熙。）劭喜而从之。（《宋书·二凶传》）

以辇迎蒋侯神象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苏侯为骠骑将军。使南平王铄为祝文，罪状世祖。（《宋书·二凶传》 按文九王传，迎蒋侯神于宫内，疏世祖年讳厌祝，祈请假授位号，使铄造策文。）

寻诸方逆命，休仁总统诸军。初行，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求神助。（《文九王传》）

傀　异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临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宋书·五行志》一）

后废帝元徽四年，义熙、晋陵二郡，并有霹雳车，坠地如青石，草木焦死。（《宋书·五行志》二）

吴孙休世，乌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不过十数里。其邻人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为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宋书·五行志》二）

魏世起安世殿，晋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桓玄出镇南州，立斋名曰蟠龙。后刘毅居此斋。蟠龙，毅小字也。司马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无几而孙恩作乱，再践会稽。会稽，

道子所封。灵秀，恩之字也。（《宋书·五行志》二）

晋武帝太康四年，会稽彭蜞及蟹皆化为鼠，甚众，覆野，大食稻为灾。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边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变成鲤鱼，民人一日取转，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饥。（《宋书·五行志》五）

魏齐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皁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复入，斯须更出，语如向日，适欲日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视，俱如常鼠。（《宋书·五行志》五）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远望见地中如水有影，人马百物，皆见影中，积年乃灭。（《宋书·五行志》五　按《史记·天官书》：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此盖皆地气所为耳。于钦齐乘载东平陵城西北，有阴地数亩，天色澄霁，亦若云阴，迫视则无，记谓青州有地镜水影，盖亦此类，即谓是也。）

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地然，可以爨。（《宋书·五行志》五）

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产一龙子，色似锦文，尝就母乳，遥见神光，少得就视。（《宋书·五行志》五）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像，人头忽悉缩入肩中。（《宋书·五行志》五）

晋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朱，年八岁，一旦暴长八尺，髭须蔚然，三日而死。（《宋书·五行志》五）

文帝袁皇后亡后，常有小小灵应。沈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常以非罪见责，应赐死。从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间，自后崩后常闭。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无罪就死，先后若有灵，当知之！"殿诸窗户应声豁然开。职掌遽白太祖，太祖惊，往视之，美人乃得释。（《宋书·后妃传》）

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之曰："我是汝祖。"羡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贵相，而有大厄，可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可位极人臣。"后羡之随亲之县，住在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后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唯羡之在外获全。随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尝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馀，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后足，曳尾而行。（《宋书·徐羡之传》）

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长生。迎武当

山道士孙道胤，令合仙药 至益州，泰豫元年，药始成，而未除火毒。孙不听亮服，亮苦欲服，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至食鼓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后人逢见，乘白马，将数十人，出关西行，共语分明，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宋书·刘怀慎传》）

仲德年十七，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儿骑牛行，见仲德，问曰："食未？"仲德告饥。儿去，顷之复来，携食与之。仲德食毕欲行，会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之，获济，与睿相及。渡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奔太山，辽遣骑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导，仲德随之行百许里，乃免。仲德三临徐州，威德著于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于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卒谥桓侯。亦于庙立白狼童子坛，每祭必祠之。（《宋书·王懿传》）

东乡君薨，资财巨万，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混墓开，弘微牵疾临赴，病遂甚。时有一长鬼寄司马文宣家，云受遣杀弘微，弘微疾增剧，辄豫告文宣。弘微既死，与文宣分别而去。（《宋书·谢弘微传》）

休若既死，上与骠骑大将军桂阳王休范书曰："外间有一师，姓徐名绍之，状如狂病，自云为涂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语道巴陵王应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于是师便访觅休若左右人，不能得。东宫典书姓何者相识，数去来，语师云：'我已为汝语巴陵左右，道因达巴陵，巴陵具知，云莫声但听。'"（《宋书·文九王传》）

脩之戍滑台，为虏所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初，脩之母闻其被围既久，常忧之，忽一旦乳汁惊出，母号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复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儿其不利乎！"后问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没。（按《水经注》：河水下载佛母出乳汁五百道，事尤奇，然皆精诚所为耳。）拓跋焘嘉其守节，以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潜谋南归，妻疑之，每流涕问其意，脩之深嘉其义，竟不告也。（按脩之祖序之母，在襄阳，率婢登城，号夫人城，今脩之母妻又贤明，盖世有内美。）后鲜卑冯弘称燕王，治黄龙城，脩之奔弘。时魏屡伐弘，或说弘遣脩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至东莱，遇猛风，柁折，垂以长索，船乃复正。海师望见飞鸟，知其近岸，须臾至东莱。（《宋书·朱脩之传》）

玄谟围滑台，积旬不克。及拓跋焘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

乃止。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遣代守碻磝。（《宋书·王玄谟传》按《晋书》载记徐义，及《魏书·儒林》卢景裕，并以虔诵此经，解脱桎梏，于是经遂大行，号曰《高王观世音经》也。）

诞迁镇广陵，入城，冲风暴起扬尘，昼晦。又中夜闲坐，有赤光照室，见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稍眊。"既觉，已失髻矣，如此者数十人，诞甚怪惧。（《宋书·文五王传》）

佛　事

大明六年，制沙门致敬人主。（《宋书·孝武帝本纪》）

帝尝行至下邳，遇一沙门，沙门曰："江表寻当丧乱，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创积年，沙门出怀中黄散一裹与帝曰："此创难治，非此药不能瘳也。"倏忽不见沙门所在。以散傅创，即愈，馀散帝宝录之。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以散傅之，无不立愈。（《符瑞志》上）

冀州有沙门法称，将死，语其弟子普严曰："嵩皇神告我云，江东有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与将军为信。"三十二璧者，刘氏卜世之数也。普严以告同学法义。法义以义熙十三年七月，于嵩高庙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符瑞志》上）

刘粹，字道冲，少有志干，太祖即位，迁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馀人，以补府史。（《刘粹传》）

赵广本以谲诈聚兵，顿兵城下，不见飞龙，（有司马飞龙，自称晋之宗室，刘道济遣军击斩之。）各欲分散。广惧，乃将三千人及羽仪，诈其众云迎飞龙。至阳泉寺中，谓道人程道养曰："但自言是飞龙，则坐享富贵；若不从，即日便斩头。"道养惶怖许诺。道养，枹罕人也。（《刘粹传》）

敷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按诸本脱还字，据《张敷传》补。）入辞，文帝令以后车载沙门往，（按"车"敷传作"船"。）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按敷传，此下有曰"臣性不耐杂"六字。）上甚不说。（《张邵传》）

畅子淹，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录勋，与晋安王子勋同逆，军败见杀焉。（《张邵传》按淹奉佛被杀，见《孔觊传》）

敬宣，字万寿。八岁丧母，昼夜号泣。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自胜。辅国将军桓序，叹息谓牢之曰："卿此儿既为家之孝子，必为国之忠臣。"（《刘敬宣传》）

遵子阆（垣护之从父兄弟），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诣官归罪，见原。

（《王护之传》）

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宗室传》）

恭帝逊位，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高祖令淡之兄弟视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褚叔度传》）

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师，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觉。及兴宗被徙，论者并云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蔡兴宗传》）

兄曜卒，弘微蔬食积时，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沙门释慧琳诣弘微，弘微与之共食，犹独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顷者肌色微损，即吉之后，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于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变，礼不可逾，在心之哀，实未能已。"遂废食，感咽歔欷不自胜。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举世莫及也。（《谢弘微传》）

泰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范泰传》）

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暱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将之镇，列部伍于东府前，既有国哀，义真所乘舫单素，不及母孙修仪所乘者。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胜者。（《武三王传》）

庶举兵，以讨恭为名，恭遣刘牢之击庶，庶败走，不知所在。长子泰为恭所杀。华时年十二，在军中，与庶相失，随沙门释昙永逃窜。时牢之搜检，觅华甚急，昙永使华提衣幞随后，津逻咸疑焉。华行迟，永呵骂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华数十，众乃不疑，由此得免。（《王华传》）

道产弟道锡，广州刺史，坐乘辇出城行，与阿尼同载，为有司所纠。（《刘道产传》）

《山居赋》自注云："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谢灵运传》 按擅杀桂兴，奈何。）

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

必在灵运后。"颐深恨此言。(《谢灵运传》 按文人当为丈人，字形之误。)

上又遣沙门释慧琳视之，义康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事逮义康，免为庶人，徙付安成郡。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二十八年正月，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复得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武二王传》)

义宣白晰，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多蓄嫔媵，后房千馀，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武二王传》 按柳元景檄书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谓此也。)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净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净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净尼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范晔传》)

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

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范晔传》）

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世祖命使还俗。本姓汤，位至扬州从事史。（《徐湛之传》）

虏毁佛浮图，取金象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文九王传》）

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馀居之。"上变色。（《颜延之传》）

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当自郢州回还。"意甚不悦。（《沈攸之传》）

少好学，善属文，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义庆闻如此，（僧达妻，临州王义庆女。）令周旋沙门慧观造而观之。僧达陈书满席，与论文义，慧观酬答不暇，深相称美。（《王僧达传》）

启求徐州，上不许，以为吴郡太守。期岁五迁，僧达弥不得意，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弥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王僧达传》按传云："兄锡罢临

海郡还，送故及奉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命奴辇取，无复所馀。”盖惯贼也。）

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王僧达传》）

初沙门释僧含粗有学义，谓竣曰：“贫道粗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称次第，属在殿下。”（谓世祖）竣在彭城，尝向亲人叙之，言遂宣布，闻于太祖。时元凶巫蛊事已发，故上不加推治。（《颜竣传》）

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王玄谟传》）

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室近属，自号齐王，聚众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号安定王，亡命秦觊之、祖元明等，各据村屯，以应顺则。（《萧思话传》）

大明二年，发民筑治广陵城，诞循行，有人于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寻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言狂悖，杀之。（《文五王传》）

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文五王传》 按《孝武十四王传》云：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世祖时，朗上书云："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渊检精测，固非深矣。舒引容润，既亦广矣。然习慧者日替其修，束诫者月繁其过，遂至糜散锦帛，侈饰车从。复假粗〔精〕医术，托杂卜数，延姝满室，置酒浃堂，寄夫托妻者不无，杀子乞儿者继有。而犹倚灵假象，背亲傲君，欺费疾老，震损宫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内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间，莫不纠察。人不得然，岂其鬼欤！今宜申严佛律，俾重国令，其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除〔馀〕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若应更度者，则令先习义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虽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触木而言怪者不可数，寓采而称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而以祈祝，从之而以报请，是乱不诛，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千〔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周朗传》）

郢州行事张沈，伪竟陵太守丘景先，闻败，变形为沙门逃走，追擒伏诛。(《邓琬传》)

张淹屯军上饶县，闻刘胡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昙欲图之，诈云："得邓琬信，急宜咨论。"欲因此斩淹。淹素事佛，方礼佛不得时进。昙复诳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与之。昙因率众入山，飨士约誓，扬言虎走城西，鸣鼓大呼，直来趣城，城门守卫，悉委仗观之，昙率众突入，淹正礼佛，闻难走出，因斩首。(《孔觊传》)

丁父艰，居丧有孝性。家素事佛，凡为父起四寺，南岸南冈下，名曰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谓国僚曰："封秩盖鲜，而兄弟甚多，若使全关一人，则在我所让。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由此国秩不复下均。(《萧惠开传》)

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袁粲传》)

自汉世始有佛象，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

叹服焉。(《隐逸传》)

炳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罗氏没，炳哀之过甚，既而辄〔辍〕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之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隐逸传》)

续之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隐逸传》)

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也。少有高尚，爱好坟籍，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尝游山，遇沙门释法宗，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宗叹曰："缅想人外，(淳之与征士戴颙、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三十年矣，今乃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隐逸传》 按传云，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

沈道虔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窃其园菜〔莱〕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常以捃拾自资，同捃者争穟，道虔悉以所得与之，争者愧恧，后每争，辄云："勿令居士知。"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

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举家感恸焉。(《隐逸传》)

雷次宗，字仲伦。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与子侄书曰："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馀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隐逸传》)

关康之，字伯愉。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隐逸传》)

焘与太祖书曰："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索虏传》 按能祝婆罗门，即今之红教喇嘛也，能祝生人令死，今蒙古人甚尊敬之，谓惮其祝也。红教喇嘛盛于乌鲁木齐，详见《槐西杂志》。)

西南夷诃罗陁国、呵罗单国、槃达国、闍婆婆达国、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苏摩黎国、斤陁利国、婆黎国，并遣使贡献。凡此诸国，皆事佛道。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

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綵，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道未息。（按道疑遁字之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阖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诚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寓〔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繇靡爽。唯浮图为教，遏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恒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

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威，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目连桑门，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体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馀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赆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客，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鸞，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召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武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

知。尝著《均善论》云云，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又有慧严、慧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时斗场寺多禅僧，京师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议林。"(按议本或作义。) 世祖大明四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众莫之识，问其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国沙门摩诃衍，苦节有精理，于京都多出新经，《胜鬘经》尤见重内学。(《夷蛮传》)

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浚往京口，又载以自随，或出止民张昨家。(《二凶传》)

初，钱塘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警之子)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馀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尪，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

见《隆安故事》。(《自序》 按晋宋贵游，非佞于佛，即谄于道。谄于道者，沈警父子，以兴乱被诛；佞于佛者，谢客高才，以清狂婴戮。乃至昙标假神言构乱，王凝请鬼卒冲锋，遂尔灾延燎原，祸被覆卵。重则毒流万姓，轻亦害钟一门，斯皆奉道之灵符，虔心之明验矣。近染斯风，遗馀未殄，故天主以十字画地，林逆以八卦煽愚，蔓草戒于难除，左道挟以诬民，夫惟恶不可滋，是以防当杜渐。)

谈　谐

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林堂射鬼。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宋书·前废帝本纪》）

初，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语侍者："将刀来，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宁馨儿！"（《宋书·前废帝本纪》

按宁馨当时方言，即如此之意耳。沈不识方言，故致斯谬矣。）

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主以吏部郎褚渊貌美，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宋书·前废帝本纪》）

太宗殒废帝，称太皇后令曰："楚玉淫乱纵匿，义绝人经，可于第赐尽。"楚玉，山阴公主也。以尚书吏部郎褚渊貌美，请自侍十日，废帝许之。渊虽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孝

武十四王传》)

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佑〔仁〕领之。(《宋书·前废帝本纪》)

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骡为(马)边瓜，亦以骡字似祸字故也。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讫更启”。其事类皆如此。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及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宋书·明帝本纪》)

于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先是民间讹言，谓太宗不男，陈太妃本李道儿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儿子也。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刘统，或自号李将军。(《宋书·后废帝本纪》 按刘统《后妃传》作李统。)

陈贵妃，讳妙登，丹阳建康人，屠家女也。有姿色，世祖迎入宫，在路太后房内，经二三年，再呼，不见幸。太后因言于上，以赐太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称李统。(《后妃传》)

废帝失德，太后每加勖譬，后渐不悦。欲加酖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宋书·后妃传》）

先是郡县为封国者，自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性嗜酒，谓歆之曰："卿昔尝见臣，今不能见斟一杯酒乎？"歆之因敎孙皓歌答之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宋书·刘穆之传》）

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宋书·刘穆之传》）

弘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宋书·王弘传》）

晦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大封，而误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宋书·谢晦

传》）

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宋书·刘敬宣传》）

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羌见舰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惋，咸谓为神。（《宋书·王镇恶传》 按颜氏家训载：南人见马，便以为虎，此传言北人望舟，咸以为神，二事颇类，令人解颐。）

德愿性粗率，为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贵妃薨，葬毕数日，上与群臣至殷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时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为谐谑，上亦爱狎之。（《宋书·刘怀慎传》）

伦之虽外戚贵盛，而以俭素自处。性野拙，人情世务，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光禄大夫范泰好戏谓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资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伦之大喜，每载酒肴诣泰。（《宋书·赵伦之传》）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

何如梨？”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书·张邵传》）

孝武宴朝贤，畅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张畅信奇才也，与义宣作贼，而卒无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畅曰：“太初之时，谁黄其阁？”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为元凶司空，及义师至新林曰〔门〕，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阁。故畅以此讥之。（《宋书·张邵传》）

兴世居临沔水，自襄阳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无洲屿。兴世初生，当其门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渐大，及至兴世为方伯，而洲上遂十馀顷。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宪，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兴世欲拜墓，仲子谓曰：“汝卫从太多，先人必当惊怖。”兴世减撤而后行。（《宋书·张兴世传》）

义綦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浚兄弟所戏弄。浚尝谓义綦曰：“陆士衡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綦曰：“下官初不识，何忽见苦。”其庸塞可笑类若此。（《宋书·宗室传》）

义季为荆州，躬行节俭，队主续丰母老家贫，

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母〕月白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宋书·武三王传》）

义季素嗜酒，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诘责，酗纵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诏之曰："吾饱尝见人断酒，无它慊吸，盖是当时甘嗜罔己之意耳。"（《宋书·武三王传》 按彼方制人啖肉，却要他自己断酒，所以诏旨不行耳。）

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宋书·何承天传》）

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宋书·何尚之传》 按不知暑役为劳，反谓人常暴背，此与晋惠帝言何不食肉糜，并堪绝倒。纨裤膏粱，生而逸乐，罔识艰难，宋文号称令主，犹尚若斯，逮至孝武，遂嗤乃祖田舍翁，何足深责耶！）

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灵运！"（《宋书·谢灵运传》 按传瑒生而不慧，故此云尔，《晋书》那得下有不字，此盖脱去之。）

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涩于言论。（《宋书·武二王传》 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娇惯所为。《颜氏家训》谓郢州为永州，亦其类也。）

义宣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报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宝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义宣补天子，并送天子羽仪。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起兵。（《宋书·武二王传》）

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版义宣及臧质等并起。征北府户曹版文曰："丞相刘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修之，皆版到奉行。"义宣骇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县不听进。（《鲁爽传》）

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按今谓缝绽为纳。）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高祖长女会稽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及刘湛得罪，事连湛之，太祖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太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高祖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饭，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也。（《宋书·徐湛之传》湛之字孝源，小名仙童，《范晔传》

称徐童。）

时废帝狂悖无道，诛害群公，忌惮诸父，并囚之殿内，殴捶凌曳，无复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祐，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太宗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所畏惮，故常录以自近，不离左右。东海王祎凡劣，号为“驴王”。常〔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倮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为欢笑。太宗尝忤意，帝怒，乃倮之，缚其手脚，以杖贯手脚内，使人担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谓帝曰：“猪今日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宋书·文九王传》）

寻诸方逆命，休仁总统诸军，随宜应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与休仁书曰：“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宋书·文九王传》）

长子绚，字长素，年七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耶耶乎文哉。”绚即答曰：“草翁风必偃。”（《宋书·王景文传》 按景文名彧，与郁同，故以为戏。何偃，尚之子也，《南史》偃作舅是，此盖校书人妄改耳。）

佃夫权亚人主，尝值正旦应合朔，尚书奏迁元会，佃夫曰："元正庆会，国之大礼，何不迁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宋书·恩幸传》）

词　　赡

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典。（《宋书·王弘传》）

兴宗迁尚书吏部郎，时尚书何偃疾患，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便可开门当之，无所让也。"（《宋书·蔡兴宗传》）

惠幼而夷简，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鄙宗之美也。"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宋书·王惠传》）

元嘉三年秋，旱蝗，上表曰："灾变虽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谴，

臣所不敢诬。有蝗之处，县官多课民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臣闻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禁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石不能言，星不自陨，《春秋》之旨，所宜详察。”（《宋书·范泰传》 按泰此议，甚为迂谬，审如所言，蝗不可杀，将盗贼蜂起，亦不可诛。传言泰事佛甚精，岂以佛不杀生，故谬为斯言与。）

宋台建，除御史中丞，为僚友所惮。淮之父纳之、祖临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职。淮之尝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弹事耳。”淮之正色答：“犹差卿世载雄狐。”（《宋书·王淮之传》 按雄孤之言，未闻其审，检范蔚宗传，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国家不与姻娶。世载雄狐，当指此耳。然此阴事，何可讼言。淮之性峭急，故作斯语，大伤雅道。）

元嘉三年，诏曰：“乃者权臣陵纵，兆乱基祸，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矢言，至诚慷慨，遂事屈群丑，殒命遐疆，志节不申，感焉兼至。昔关老奏书，见纪汉策，阎纂献规，荷荣晋代。考其忠概，参迹前踪，宜加旌显，式扬义烈。可赠以一郡，赐钱十万，布百匹。”（《宋书·武三王传》）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

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蔽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宋书·裴松之传》 按汉建安十年，魏武禁立碑，晋武咸宁四年，又诏禁断石兽碑表。至元帝太兴元年，诏特听顾荣立碑，自是后，禁又渐颓，人皆私立。义熙中，松之又表禁断，于是遂停也。见《礼志二》)

檀道济还，白太祖，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领军将军刘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谓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当相论。"庆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应得转，不复以此仰累。"寻转正员将军。及湛之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韎缚裤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宋书·沈庆之传》)

太祖将北讨，庆之固谏不可，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难庆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宋书·沈庆之传》）

萧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以为退败如此，何可久住。会诏使至，不许退，诸将并谓宜留，斌复问计于庆之，庆于曰："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节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宋书·沈庆之传》）

元凶弑逆，世祖遣庆之还山引诸军，庆之谓腹心曰："萧斌妇人，不足数，其馀将帅，并是所悉，皆易与耳。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为用力。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宋书·沈庆之传》）

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为来？"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使仆来耳。"（《宋书·沈庆之传》）

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宋书·沈庆之传》 按此语近鄙，庆之不学，故作田舍翁语。）

思话善弹琴，能骑射。太祖赐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所得不曰义耶。（按"曰"疑当作"白"，义是帝名，或我字之误。）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旧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顒意于弹抚，响韵殊胜，直尔嘉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宋书·萧思话传》）

前废帝即位，素疾子鸾有宠，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初，世祖尝赐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送别。爽后反叛，世祖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说，当时以为知言。（《宋书·谢庄传》）

世祖出行夜还，敕开门，庄居守，以桀信或虚，执不奉旨，须墨诏乃开。上后因酒宴，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耶？"对曰："臣闻蒐巡有度，郊祀有节，盘于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宋书·谢庄传》）

时谓景文在江州，不能洁己，景文与上幸臣

王道隆书曰："吾虽寡于行己，庶不负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窃闻有为其贝锦者，云营生乃至巨万，素无此能，一旦忽致异术，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检，若此言不虚，便宜肆诸市朝，以正风俗。脱其妄作，当赐思罔昧之由。吾逾忝转深，足以致谤，念此惊惧，何能自测。区区所怀，不愿望风容贷。吾自了不作偷，犹如不作贼。故以密白，想为申启。"（《宋书·王景文传》）

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景文弥惧，乃自陈求解扬州云云，上诏答曰："去年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劳役，使卿等看选牒，署竟，请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间不容都不闻。然传事好讹，由来常患。殷恒妻，匹妇耳，闺阁之内，传闻事复作一两倍落漠，兼谓卿是亲故，希卿署，不必云选事独关卿也。恒妻虽是传闻之僻，大都非可骇异。且举元荐凯，咸由畴咨，可谓唐尧不明，下干其政耶？悠悠好诈，贵人及在事者，属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门生辈，作其属托，贵人及在事者，永无由知。非徒止于京师，乃至州郡县中，或有诈作书疏，灼然有文迹者，诸舍人右丞辈，及亲

近驱使人，虑有作其名，载禁物，求停检校，强卖猥物与官，仍求交直，或属人求乞州郡资礼，希觸呼召及虏发船车，并启班下在所，有即驻录。但卿贵人，不容有此启。由来有是，何故独惊。

“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颜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令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录，令便居昔之录任，置省事及干童，并依录格。粲作令来，亦不异为仆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复不改常。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兢理不？卿今虽作扬州，太子傅位虽贵，而不关朝政，可安不惧，差于粲也。想卿虚心受荣，而不为累。

“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沟壑之忧，张、单双灾，木雁两失。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夫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瘁于践踏。高崖之修干，与深谷之浅条，存止之要，巨细一揆耳。晋毕万七战皆获，死于牖下；蜀相费祎从容坐谈，毙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祸；纵意于处安，不必全福。但贵者自惜，故每忧其身；贱者自轻，故易忘其己。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言其贵满好自恃也。凡名位贵达，人以在怀，泰则触人改容，否则行路嗟愕。至如贱者，否泰不足以动人，存亡不足以挂数，死于

沟渎，死于涂路者，天地之间，亦复何限，人不以系意耳。

“以此而推，贵何必难处，贱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应卑慎为道，行己用心，务思谨惜。若乃吉凶大期，正应委之理运，遭随参差，莫不由命也。既非圣人，不能见吉凶之先，正是依稀于理，言可行而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论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人皆为之战慄，而乃遇中兴之运；袁颢图避祸于襄阳，当时皆羡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骆宰见幼主，语人云：“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忧，不可与共乐。范蠡去而全身，文种留而遇祸。今主上口颈，颇有越王之状，我在尚书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县。诸都令史(按骆宰亦都令史，见《庾炳之传》)住在京师者，皆遭中兴之庆，人人蒙爵级，宰值义嘉染罪，金木缠身，性命几绝。卿眼耳所闻见，安危在运，何可预图耶？”(《宋书·王景文传》)

文　艺

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宋书·前废帝本纪》）

文帝袁皇后崩，诏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策既奏，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以致其意焉。（《宋书·后妃传》）

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宋书·刘穆之传》）

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宋书·刘穆之传》）

亮奉迎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曰：“夙櫂发皇邑，有人祖我舟。饯离不以币，赠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张邴结晨轨，疏董顿夕

辨。东隅诚已谢，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图，怀此作前修。敷衽铭笃诲，引带佩嘉谋。迷宠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抚躬愧疲朽，三省惭爵浮。重明照蓬艾，万品同率由。忠诰岂假知，式微发直讴。”（《宋书·傅亮传》）

晦兄子世基，绚之子也，有才气。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宋书·谢晦传》）

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沈怀文传》 按联句诗起柏梁，又见此。）

鲍照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宋书·宗室传》）

诞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珣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秋冬代变后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珣嗟叹清拔，因而用之。（《宋书·王诞传》）

永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

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宋书·张茂度传》）

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儿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是时义康治东府城，城堑中得古冢，为之改葬，使惠连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为《雪赋》，亦以高丽见奇。文章并传于世。卒时年三〔二〕十七。既早亡，且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宋书·谢方明传》）

元嘉八年，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第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方明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馀首《乘流遵归渚》篇是也。（《宗室传》 按"归渚"下本或有诸字，疑因涉渚而缺。）

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宋书·孔季恭传》）

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

恨焉。（《宋书·徐广传》）

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卒时年八十三。（《宋书·傅隆传》）

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宋书·谢瞻传》 按紫石英，见《本草经》。果然，猕猴类。）

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东至吴都，登虎丘山，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国史，世祖自为义恭作传。（《宋书·武三王传》 按义恭生而立传，魏明生而议谥，并千秋之奇谬。）

义季素拙书，上听使馀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宋书·武三王传》）

欣美言笑，善容止。泛览经籍，尤长隶书。不疑初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常夏月入县，欣着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宋书·羊欣传》）

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为始兴正王浚府吏，浚数相存慰，微奉答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微因此与

从弟僧绰书曰："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耶"云云。"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闔棺矣"云云。"作人不阿谀，无缘头发见白，稍学谄诈。且吾何以为"云云。"与弟书便觉成，本以当半日相见，吾既恶劳，不得多语，枢机幸非所长，相见亦不胜读此书也"云云。报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口吃不能剧读，遂绝意于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帙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云云。"又性知画缋，盖亦鸣鹄识夜之机，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仿象也"云云。微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馀年。太祖以其善筮，赐以名蓍。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处治，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治，僧谦卒，后四旬而微终。遗令以尝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来，以琴与之。何长史者，偃也。（《宋书·王微传》）

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

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宋书·何承天传》）

母同郡师氏，聪辩有学义，教授诸子。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以琴书自娱。（《隐书·宗炳传》）

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高祖所知。为丹阳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宋书·何尚之传》）

元嘉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诏书敦劝，尚之复摄职。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于殿廷戏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笃，尚之谓曰："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宋书·何尚之传》）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

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宋书·谢灵运传》 按书中体例悉称庙号，此传变称文帝，未知其审。胡墨庄曰："《宋书》例本不纯，如四十六卷赵伦之、王懿、张邵等传，亦皆称谥，此等恐系后人取《南史》补入，《南史》于各帝皆称谥也。）

东海何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瑨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尝于江陵寄书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勖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宋书·谢灵运传》）

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擒之，送廷尉治罪。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诏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其后有司又奏依法收治，

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宋书·谢灵运传》）

晔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憃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及出至市，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宋书·范晔传》 按夏侯色者，泰初临刑，颜色不异。见《魏志》。）

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禁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维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宋书·范晔传》）

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异，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宋书·范晔传》）

宏薨时，年二十五。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辄出临灵，自为墓志铭并序。（《宋书·文九王传》）

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宋书·颜延之传》 按延之嗜酒纵诞，其作《庭诰》，乃云：酒不可嗜。其唯善戒乎，亦聊作虚语耳。）

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宋书·

颜延之传》 按《隐逸传》：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此即与延之往复论难者也，聊附于此。）

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出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涂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宋书·颜延之传》）

僧达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上初践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及为护军，不得志，乃启求徐州，曰：“臣衰索馀生，逢辰藉业。高秋在节，胡马兴威，宜图其易，蚤为之所。臣

每一日三省，志在报效。”上不许。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顷之，上表解职，曰：“仰感沉恩，俯铭浮宠。臣自天飞海泳，岂假鳞翼，性狎林水，偏爱禽鱼，议其所托，动乖治要。乞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世蒙圣朝门情之顾，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处圣泽，下更生辰，合芳离蜕，遐迩改观。”（《宋书·王僧达传》）

上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宋书·沈庆之传》 按庆之尝言：“众人虽见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想其为诗，亦当尔尔。）

觊之常谓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求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论》。愿字子恭，好学，有文辞于世。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为著作佐郎。（《宋传·顾觊之传》 按自己授意，倩人作文，古有此例。）

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沈怀文传》）

喜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朱重民，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书吏，进为主图令史。太祖尝求图书，喜开卷倒进之，太祖怒，遣出。（《宋书·吴喜传》）

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宋书·谢庄传》按隐赋可思前辈不肯让后辈，聊复尔尔。）

初，世祖宠姬殷贵妃薨，庄为诔云："赞轨尧门。"引汉昭帝母赵婕妤尧母门事，废帝在东宫，衔之。至是，遣人诘责庄曰："卿昔作殷贵妃诔，颇知有东宫不？"将诛之。系于左尚方。太宗定乱，得出。（《宋书·谢庄传》）

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以忧卒。（《江智渊传》 按究观二事，可见文字之祸，惨于戈矛。）

愍孙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

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迳裁通，虽杨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宋书·袁粲传》）

又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必〔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宋书·袁粲传》 按《妙德传》文词清美，当与《五柳先生》联翩共秀，狂泉一节，意在讽刺，而少伤立异，未极浑融之妙也。）

弘之卒，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宋书·隐逸传》）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宋书·隐逸传》）

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宋书·隐逸传》）

与子书以言其志，曰：“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宋书·隐逸传》）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蜀生百馀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

厚。(《宋书·隐逸传》 按此条与下条误分，应并。)

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宋书·隐逸传》)

王素，字休业，琅邪临沂人也。身往东阳，隐居不仕，颇营田园之资，得以自立。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素既屡被征辟，声誉甚高。山中有蚿虫，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丑，素乃为《蚿赋》以自况。(《宋书·隐逸传》 按蚿，马蚿也。为虫长身并多足，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也。)

璞尝作《旧宫赋》，久而未毕，浚与璞疏曰：“卿尝有速藻，《旧宫》何其淹耶，想行就尔。”璞因事陈答，辞义可观。浚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问，还白斐然，遂兼纸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执省踌躇，三复不已。吾远惭楚元门盈申、白之宾，近愧梁孝庭列枚、马之客，欣恧交至，谅唯深矣。薄因末牍，以代一面。”(《宋书·自序》)

璞所著赋、颂、赞、祭文、诔、七、吊、四五言、诗、笺、表，皆遇乱零失，今所馀诗笔杂文，凡二十首。(《宋书·自序》 按笔盖笺奏尺牍

之类，六朝人谓此等为笔，《北齐书·文苑·刘逖传》，诗赋及杂文文笔是也。）

骈　　丽

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宋书·乐志·王僧虔表》）

臣闻河龙启圣，理浹民神；郊电基皇，庆烁天地。故资敬之道，粹古铭风；沿贵之谊，眇代凝则。伏惟贵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枢，徽音峻古，柔光照世，声华帝掖，轨秀天嫔，景发皇明，祚昌睿命。（《宋书·后妃传》）

荫籍高华，人品尤末。（《宋书·刘穆之传》"瑀弹王僧达"）

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蔀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宋书·傅亮传》著《演慎》论。）

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浅利深，增贾贩之税，薄畴亩之赋，则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宋书·袁湛传》豹上大田议。）

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

（《宋书·臧焘传》高祖与劝学书，按书风致都佳，四句尤丽耳。）

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于汤世。（《宋书·孔琳之传·论》）

至说莫先讲习，甚乐必寄朋来。（《宋书·范泰传》建国学议）

贤弟子少履贞规，长怀理要，清风素气，得之天然。（《宋书·张敷传》颜延之吊茂度书）

远猷形于雅诰，惠训播乎遐陬。（《宋书·裴松之传》反使奏。）

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宋书·何承天传·安边论》）

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皇华》愧于先《雅》，靡盬顿于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宋书·谢灵运传·撰征赋序》）

覆千里而无山，缅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宋书·谢灵运传·撰征赋》）

远东则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奥、三菁。（《宋书·谢灵运传·山居赋》自注：二韭、四明、五奥，皆相连接，奇地所无。按二韭、三菁、四明、五奥，又一错综对法。）

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沈以蒙茂。萝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喨岫云云。此焉卜寝，玩水弄石。（《谢灵运·山居赋》）

研书赏理，敷文奏怀。凡厥意谓，扬较以挥。绿葵眷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寒葱摽倩以陵阴，春蘧吐苕以近阳。弱质难恒，颓龄易丧。抚鬓生悲，视颜自伤。（《谢灵运·山居赋》）

文德与武功并震，霜威共素风俱举。（《宋书·谢灵运传·劝伐河北书》）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妄听邪说，轻造祸难。国靡流言，遽归愆于二叔；世无晁错，仍袭辙于七藩。弃汉苍之令范，遵齐冏之败迹。（《宋书·武二王传》义宣起兵江夏王义恭与义宣书）

诚以危行不容于衰世，孤立聚尤于众人，加谗谄蛆蛊其中，谤隙蜂飞而至。（《宋书·文九王传》故景素秀才刘璡上书）

休祐于是输金荐宝，承颜投意，造膝之间，必论朝政，遂无日不俱行，无时不同宿，声酣聚

集，密语清闲。（《宋书·文九王传》）

爽、秀得罪本朝，负衅三世，生长绝域，远身胡虏，兄弟阖门，沦点伪授，殒命不可，还国无因。近系南云，倾属东日，盖犹痿人思步，盲者愿明。（《宋书·鲁爽传》）

攸之狡猾用数，图全卖祸，既杀从父，（谓庆之。）又害良朋。（谓谭金童太壹。）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宋书·沈攸之传》尚书符征西府。）

然后銮戎薄临，尤虎百万，六军齐轨，五路舒旆，丹槛发照，素甲生波，楼烦白羽，投鞍成岳，渔阳墨骑，浴铁为群。（《宋书·沈攸之传》尚书符征西府。）

又攸之自任专恣，恃行惨酷，视吏若仇，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赋，暴参夷之刑，鞭捶国士，全用虏法。一人逃亡，阖宗补代。毒遍婴孩，虐加斑白。狱囚恒满，市血长〔常〕流。（《宋书·沈庆之传》齐王数攸之罪恶檄。）

既而忧欢异日，甘苦变心，主挟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报，上赏已行，同舟之虑，下望愈结，嫌怨既前，诛责自起。（《宋书·袁粲传·论》）

窃闻淮南中雾，眷求遗绪，楚英流殛，爱存丘墓，并难结两臣，义开二主，法虽事断，礼或

情申。乞薄改楄柎，微表窀穸，则朽骨知荣，穷泉识荷。（《宋书·文九王传》）

交间苍蝇，驱扇祸戮，爵以货重，才由贫轻。先帝旧人，无罪黜落，荐致乡亲，遍布朝省。谄谀亲狎者，飞荣玉除；静立贞粹者，柴门生草。事先关己，虽非必行；若不咨询，虽是必抑。（《宋书·文五王传》桂阳王休范与袁粲、褚渊、刘秉书。）

深涧乖傲宠之津，空谷绝探荣之辙。（《宋书·顾觊之传·定命论》）

尔乃松柳异质，荠荼殊性，故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宋书·顾觊之传·定命论》）

内教既立，徐料寇形，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亦何适而不可。（《宋书·周朗传》）

孤亲总烝徒，十有馀万，白羽咽川，霜锋照野，金声振谷，鸣鼙聒天。（《宋书·邓琬传》檄。）

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与贪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历宰金山，家无宝镂之饰；连组珠海，室靡琀珥之珍。（《宋书·良吏传》陆徽荐士表。）

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

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宋书·隐逸传》）

高行表于初筮，苦节彰于莫年。（《宋书·隐逸传·王弘之》）

若使植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丘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仿佛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宋书·隐逸传·论》）

莫府忝任，禀承庙算，翦爪明衣，誓不顾命。提吴、楚之劲卒，总八州之锐士，红旗绛天，素甲夺日，虎步中原，龙超河渚。（《宋书·索虏传》长沙王义欣告司、兖二州。）

倾海注萤，颓山压卵。（《宋书·二凶传》世祖檄京邑。）

言　　诠

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宋书·武帝本纪上》　按行所，犹行在也，别于天子，故变言行所。）

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宋书·武帝本纪》中　按德文，晋恭帝名，庶孽，宋武帝，子女未审何人。）

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将拜，值四废日，佐吏郑鲜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迁日，不许。（《宋书·武帝本纪中》　按四废日者，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也。）

元嘉四年，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富阳令诸葛阐之之议也。（《宋书·文帝本纪》　按五色丝长命缕，今人于端午日佩之。）

皇太子妃樟木为椁，号曰樟宫，谓葬曰山茔。（《宋书·礼志二》）

晋《先蚕仪注》，皇后十二镇，步摇，大手髻。

（《宋书·礼志五》 按镆与钿音义盖同，钿，金华也。）

废帝升明元年，吴兴馀杭舍亭禾蕈树生李实。禾蕈树，民间所谓胡颓树。（《宋书·五行志一》 按胡颓，即胡桃也，胡桃、胡颓、禾蕈，并音转字变耳。）

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宋书·百官志上》）

紫极供殿直伥。光兴供殿直伥。总章伎伥。准二卫五品，敕吏比六品。作伥比王官。（《宋书·后妃传》 按伥，颛愚之貌，女官妇职，不须才智，贵于颛谨而已。或云伥与倡同，非。）

(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宋书·王弘传》奏弹谢灵运。按拱默、秉彝，虽本诗书，而此义又别。）

镇恶军人与毅东（来）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亲者，（《宋书·王镇恶传》）

晞张妻息是妇之亲，亲…（《孝义·蒋恭传》按亲亲即亲戚，当时方言耳。《世说·贤媛篇》：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言与吾家作亲戚也。）

有司马飞龙者，自称晋之宗室，晋末走仇池。元嘉九年，闻道济（刘粹弟）绥抚失和，遂自仇

池入绵竹，崩动群小，得千餘人。（《宋书·刘粹传》 按崩动，犹言鼓动，今俗曰崩隆，隆动声转。）

魏主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按《张畅传》："满"作"懑。"）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宋书·张邵传》 按九种盐，今多未见，无以言焉。白盐今之蒙古盐，其味甜淡，即饴盐也。胡盐亦黑色，今之青盐，主疗目痛也。胡豉不知与今豉为有异不。）

牢之将许玄降，敬宣谏，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宋书·刘敬宣传》 按骠骑，谓司马元显。那者，当时方言，谓那为奈何也。）

傅僧祐以通家子，为太祖所引见，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历显官。（《宋书·臧焘传》 按通家，亲戚之称也。外弟、中表，通称姑舅兄弟。）

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蚩鄙茫浪，伏用竦赧。"（《宋书·傅隆传》 按蚩与嗤同。茫浪，即孟浪，出《庄子》。）

又骡驴骆驼，是北国所出，今遣送。（《宋书

·张畅传》　按骡驴，一兽之名，俗人谓之四不相，其形状似骡非骡，似驴非驴也，故以名焉。闻蒙古人云：其地亦无骡驴二物。）

畅因问虏使姓，答云："我是鲜卑，无姓，且道亦不可。"（《宋书·张畅传》　按鲜卑非无姓，但不肯道耳。）

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谏曰："臣闻仁义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万物，故不系于贵贱。"（《宋书·武三王传》胡墨庄曰：《晋书·凉武昭王传》云：经史道德，若采菽中原，勤者多获。又陆机《文赋》云：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皆用小宛毛传，力采者则得之之意。）

元嘉二十年，时有献五百里马者，以赐义恭。孝建元年，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宋书·武三王传》　按传言义恭善骑马，故有此赐，五百里七百里，言千里马不恒有。）

孝建二年，世祖嫌侯王强盛，欲加减削，义恭表改诸王车服制度，凡九条。（按此参用《礼志五》文）

有司奏九条之格，犹有未尽，附益凡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施帐并幨。（按"幨"音义阑。）槊毦不得孔雀白氅。（按"氅"《礼志五》作"鹯"，误。《玉篇》：氅，鸷毛；鹯，水鸟也。）平乘

诞马不得过二匹。（按诞马未闻。）舞伎正冬着袿衣，不得庄面蔽花。（按“庄面”此作“装面”，又脱“蔽花”二字，据《礼志》改补。）诸妃主不得着绲带。（按“绲”，古本切，《礼志》作衮，此声借耳。）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按《礼志》作正宜上下官敬而已。《宋书·武三王传》）

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累表劝封禅，上大悦。（《宋书、武三王传》　按三脊茅见《史记·封禅书》。）

羡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异志。（《宋书·王华传》　按每生，贪生也，《汉书·贾谊书》：品庶每生。）

初，高祖平西〔关〕洛，致钟虡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至是太祖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耸夫率所领牵钟于洛水。（《宋书·杜骥传》　按鼎沦泗渊，遂有钟坠洛水，遥遥作对。）

兄坦代为刺史，（青冀二州）坦长子琬，为员外散骑侍郎，太祖常有函诏敕坦，琬辄开视。信未发又追取之，敕函已发，大相推检。丞都答云：诸郎开视。”上遣主书诘责，骥答曰：“开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问。（宋书·杜骥

传》 按诏书本用尺一板，此盖变而用纸，外加函封，故云函诏。又按《自序》：林子遭母忧，赐墨诏，墨诏，即纸墨书也，信者所使致书人。）

先帝拔臣于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宋书·王敬弘传》）

素履纯洁，嗣徽前武。（《隐逸·王弘之传》按嗣徽二字，虽本周诗，义得通借，但今为词章，须顾经义。此等语言，宁拘勿滥也。）

《山居赋》曰：野有蔓草，猎涉蒌蒿。（自注：猎涉字出《尔雅》。按今《尔雅》无。）亦蕴山清，介尔景福。苦以术成，甘以檤熟。（自注：术，术酒，味苦。檤，檤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檤治痈核，术治痰冷。按上注云：杨，杨桃也。山间谓之木子，即此是也。《广韵》：檤，木名，引《山海经》云：煮其汁，味甘，可为酒也。《山海经》亦无之。）慕椹高林，剥芨岩椒。（自注：椹音甚，味似菰菜而胜，刊木而作之，谓之慕。芨音及，采以为纸。按椹与葚同，假借字也。）掘蒨阳崖，擿㮣阴标。（自注：蒨音倩，采以为渫。㮣音鲜，采以为饭。按渫盖染字之误，蒨可染绛也。㮣未闻。）六月采蜜，八月扑栗。备物为繁，略载靡悉。（自注：采蜜扑栗，各随其月也。按蜜，木蜜也。《宋书·谢灵运传》）

义康败，前龙骧参军巴东扶令盲诣阙上表曰：

“搜殊逸于岩穴，招奇英于侧陋，穷谷无白驹之倡，乔岳无遗宝之嗟”。（《宋书·武二王传》 按穷谷，毛诗作空，韩诗作穹，此本韩诗，盖借穷为穹也。《隐逸·周续之传》：明扬之旨，潜感于穹谷，此用韩诗本文也。《王弘之传》：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则仍用毛诗矣。）

家人悉至市，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按阿家，阿姑也，古读家为姑，言君不为老母，又不感君恩也。《北齐书·崔㥄传》：唯阿家憎儿。《颜氏家训·治家篇》：络索阿姑餐。字异音同耳。）晔乾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按罪人，谓晔也。阿家莫念，言伊是罪人，阿姑不须置念也。《宋书·范晔传》）

齐受禅，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刘璡又上书（按景素败，故吏王蠡、何昌寓并上书讼景素之冤）曰：“臣闻曾子孝于其亲而沈乎水，介生忠于其主而焚于火，何则？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云云。“臣闻孝悌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为暴也；秦仁获麑，知其可

为傅也。”（《宋书·文九王传》 按曾子二事，未审所出，当在曾子逸篇。秦仁获麂，盖用秦西巴放麂事，而词语复不同。）

泰始六年，太宗既以燮继昶，乃下诏曰：“夫虎狼护子，猴猿负孙，毒性薄情，亦有仁爱”云云。“谢氏（先是改谢氏为射氏，元徽二年复昶所生谢氏为晋熙国太妃）食则丰珍，衣则文丽，奉己之馀，播覃群下；而诸孙纩不温体，食不充饥，付于姆妳之手，纵以任军之路。遇其所生，弃若粪土，缧缕比于重囚，穷困过于下使。”（《宋书·文九王传》 按任军，胡墨庄云，疑是任辇。年默人云，或是任甫，并字形之误，疑胡义为长。）

休祐平生，浪〔狼〕抗无赖，吾虑休仁往哭，或生祟祸。（《宋书·文九王传》 按今人以浪抗为不牢固之意，此之所言，似谓浪当无检也。）

质少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宋书·臧质传》 按意钱者，置钱掌中，共射覆之，今猜拳赌戏也。）

鲁爽小名女生，扶风郿人也。（《宋书·鲁爽传》 按女音汝，古字通用，晋有女宽、女叔齐，并音汝。）

焘还至湖陆，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焘许之。（《宋书·

鲁爽传》)

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宋书·王僧达传》)

上表解职曰:"先朝追远之恩，早见荣齿"云云。"世蒙圣朝门情之顾。"(《宋书·王僧达传》按追远字本出《论语》，与此义别。皇侃疏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宜慎也。久远之事，录而不忘，是追远也。义与此合。门情者，僧达是太保弘子，勋旧之门，情款隆密，故曰门情，《世说·规箴篇》:"与君门情，相为惜之"是已。)

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阁事陷之，下诏曰:"殛山诛邪，圣典所同，戮讽翦律，汉法攸尚。(《宋书·王僧达传》　按戮讽句未详所出。)

诸军造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宋书·柳(元)景传》　按此人姓李，名初古拔，北魏人也。但姓出中华，而名连三字，甚无谓也。)

竟陵王诞反，上怒，将自济江，太宰江夏王义恭上表谏曰:"昔魏文济江，遂有遗州之名。"(《宋书·文九王传》　按遗州未闻。)

休范书与袁粲、褚渊、刘秉曰:"先帝旧人，无罪黜落，荐致乡亲，遍布朝省。"(《宋书·文五王传》)

虽乡亲中表，莫得见也。(《隐逸·翟汤传》按乡亲与中表并称，盖必同乡闾而有亲戚者，方足当之。)

《定命论》曰："毕万保躯，密〔宓〕贱盏领，梁野之言，岂不或妄。(《宋书·顾觊之传》按密〔宓〕贱，即宓子贱也，宓当作虙，俗书乱之耳。盏盖与刿同，其事未闻。)

宗越，南阳叶人也。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出身。元嘉二十四年，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冠军县，许之。(《宋书·宗越传》)

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门出身。(《宋书·宗越传》)世祖太明五年，发三五丁。(《孝义·孙棘传》)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索虏传》按三五之义未闻，盖亦军户类也。当时重门户，故《黄回传》：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军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齐王上表，言黄回出自廝伍，知军户，至猥贱矣。)

不欲方幅露其罪恶。(《宋书·吴喜传》)本无驰驱平原方幅争锋理。(《武三王·义季传》案方幅，当时方言，犹今语云公然也。《史记·吕后本纪》：未敢讼言诛之。韦昭注：讼，犹公也，正与

此同。《世说·贤媛篇》：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世语曰：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益知方幅之语，乃晋宋方言矣。）

李安民述任河、济，星管未周，贪据襟要，苦祈回夺。（《宋书·黄回传》 按管，律管也，星管皆十二月一周，以纪节候。）

觊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宋书·孔觊传》 按梗，直也。骨梗言强直，诸书假借作骨骾。）

辞记室笺曰："山涧藏引，用不遐弃，故得扑风儛润，凭附弥年。""觊学不综贯，性又疏惰，何可以属知秘记，秉笔文闱〔闈〕。假吹之尤，方斯非滥。（《宋书·孔觊传》）

庄素多疾，不愿居选部，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自陈，曰："禀生多病，天下所悉，两胁癖疾，殆与生俱，一月发动，不减两三，每至一恶，痛来逼心，气馀如绳。利患数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按吸吸，气喘，惙惙，体颤。）"今之所希，唯在小闲。""屡经披请，未蒙哀恕，良由诚浅辞讷，不足上感。""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加以患疾如此，当复几时见圣世，就其中煎怿若此，实在可矜。（《宋书·谢庄传》 按煎怿，忧恼之意，小闲二字极雅。）

景文自陈求解扬州，曰："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儿启闻乞禄，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启，先经臣署。于时惊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谤，且广听察，幸无复所闻"云云。上诏答曰："传事好讹，由来常患。殷恒妻，匹妇耳，闺阁之内，传闻事复作一两倍落漠。"（《宋书·王景文传》）微报何偃书，末云："力作此答，无复条贯，贯布所怀，落漠不举。"（《王微传》 按落漠，即《庄子》所谓卤莽，不精审之言也。卤莽落漠，音声相转，皆方俗语耳。）

臣发丑人群，病绝力效，秽朝点列，顾无与等，独息易骇，惭惧难持。伏愿薄回矜愍，全臣身计。（《宋书·王景文传》 按丑，类也。点，辱也。）

御仗先有诸葛亮筩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赐孝祖。（《宋书·殷孝祖传》 按诸葛亮筩袖铠，又见《王玄谟传》，其铠形状所未闻也。筩袖，圆袖也，诸葛公教云：教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知其铠矛甚坚利矣。）

诏曰："勔思怀亮粹，体业淹明，弘勋树绩，誉洽华野。绸缪顾托，契阔屯夷，方倚谋猷，翌康帝道。"（《宋书·刘勔传》 按绸缪契阔，义皆具于毛诗，然绸缪，缠绵也，契阔，勤苦也。并以声为义耳。翌与翼同，辅翼也。）

大明二年，出为齐、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铠，道固检得，献之，执系恭。（《宋书·崔道固传》 按玉铠，即玉匣也。汉诸帝陵中物，诸侯王亦有之。然则此古冢必汉无疑也。玉匣说见《汉书》）

恭、协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之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圣教，犹或不逮。"（《宋书·孝义传》 按伏膺，《中庸》作服膺，古字通用。）

且晞张封简远行，他界为劫，造衅自外，赃不还家。（《宋书·孝义传》按封简之义未闻。）

棘弟萨，坐违期，依法付狱。棘诣郡辞，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自应依法受戮。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宋书·孝义传》 按大家，谓姑也，古读家为姑。）

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吸习…"（《宋书·恩幸传》 按应当为廪字之误也。吸习，犹狎习，《晋书·后妃传》：上左贵嫔颂翕习紫庭。《阎缵传》：更相翕习。翕，吸字异音义同耳。）

盖吴上表曰："群凶丘列于天邑，飞鹗鸱目于

四海。……猃狁侏张，侵暴中国。”（《宋书·索虏传》 按鸱，张也，侏张即诗张，亦作侜张。《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本此。胡墨庄曰：扬雄《国三老箴》云：负棄覆铗，奸寇侏张。是此表所本。）

焘与太祖书曰：“彼前使间谍，诓略奸人。”又曰：“以货诓引诱我边民。”（《宋书·索虏传》 按诓字，检字书无之，胡墨庄曰：诓即衒字之讹。《说文》：衒，行且卖也。或作衒，一切经音义作眩，转讹作诓耳。）

焘与太祖书曰：“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伧人谓换易为博。（《宋书·索虏传》 按今市人以钱售物，买贱卖贵，谓之博贩，即换易之义也，博赌亦近之。）

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宋书·索虏传》焘与太祖书。按猎白鹿马者，盖良马之名，韩非子云：马似鹿者，千金也。或曰：今蒙古有猎鹿马，巧捷善走，不随鹿后，常翼其左，便于射手，盖此是也。不服水土，言饮食不相宜，易生疾病也。）

又募人膏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虏，竟不能伤。（按治葛，盖冶葛之误。冶葛有大毒，魏武帝尝啖之。见南方草木状。）

焘凿瓜步山为盘道，于其顶设毡屋。焘不饮河南水，以骆驼负河北水自随，一骆驼负三十斗。（《宋书·索虏传》 按负河北水者，饮食于人，资其便安，不服水土，因而生疾也。）

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屠苏倒，见厌〔压〕殆死。（《宋书·索虏传》 按屠苏，草庵之名。）

芮芮，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馀里。其土地深山则当夏积雪，平地则极望数千里，野无青草。地气寒冷，马牛齕枯啖雪，自然肥健。国政疏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去北海千馀里，与丁零相接。常南击索虏，世为仇雠，故朝廷每羁縻之。（《宋书·索虏传》 按丁零有二，此是北丁零也，不识文书，刻木记事，此与上古结绳相去何远。其后渐知书契，而淳朴亦浇，非彼国之福也。）

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按可寒即可汗。）

后魔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宋书·吐谷浑传》 按阿干，即阿哥之声转，俗呼兄为哥也。）

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浑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宋书·吐谷浑传》 按此呼阿柴虏，索虏号索头虏，今京师骂人曰索头子，又曰杂种，

皆鲜卑语。）

遂立子视连为世子，委之事，号曰“莫贺郎。”莫贺，宋言父也。（《宋书·吐谷浑传》）

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屈真川有盐池，甘谷岭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顶，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宋书·吐谷浑传》 按《艺文类聚》九十二引《沙州记》曰：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虺，无尾，所记正与此合。寒岭，即甘谷岭，大阳川，即屈真川，皆土地异名也。白兰在吐谷浑南，吐谷浑界在陇西金城之间，枹罕西零，皆其疆域，今之甘肃兼有其地，故此传言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县，自枹罕以东千馀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然则洮水即今临洮，白兰即今兰州矣。）

西南夷呵罗单国，治阇婆州。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宋书·夷蛮传》 按金刚石能辟邪，坚无比，唯羚羊角能碎之，即此也。白叠，布名，古贝，今之棉也。有草木二种，赤鹦鹉，

有自船上携至粤者，甚畏寒。）

天竺迦毗黎国，元嘉五年，国王月爱遣使奉表，献金刚指钏、摩勒金钏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宋书·夷蛮传》 按摩勒，金之至美者也，即紫磨金，林邑谓之杨迈金，其贵无匹，故云宝物。）

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又曰："人民炽盛，安隐快乐。"阇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王〔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礼一切种智安隐。"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遣使奉表曰："首罗天护，令国安隐。"又曰："群臣百官，悉自安隐。"（《宋书·夷蛮传》 按安隐，即安稳，稳，俗字也。古书无稳字，故此及晋帖，俱借作隐字。）

难当遣使奉表谢罪，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太祖以其边裔，下诏特还章节。（《宋书·氐胡传》 按章节，谓印章符节也，云第十一策者，章节之上，刻为第数，以资防检，若今官府文书，俱编号记耳。今印章虽无第数，但镌造制年月，而礼工二部，亦皆编存号数矣。）

以辇迎蒋侯神象于宫内，启颡乞恩。（《宋书·二凶传》 按启颡，即稽颡，经典俱作稽而音启，皆假借也。本字应作䫉。）

浚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济不，骚扰未知所为。

（《宋书·二凶传》 按骚动，扰乱也，今俗以骚扰为烦费，非。）

邵出为钟离太守，在郡有惠政，夹淮人民慕其化，远近莫不投集。郡先无市，时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启太祖置立焉。（《宋书·自序》 按此则当时功令，凡是郡县立市，皆须关白，不容擅置也。今一听民自便，官为之设经纪而已。昔人有言，无扰狱市，斯良法也。又按本书自注："事见宋文帝中诏。"凡中诏今悉在台，犹法书典书也。盖此细注沈氏所加，明信而有征也。）

璞乃命开门纳质。质见城隍阻固，人情辑和，鲑米丰盛，器械山积，大喜，众皆称万岁。（《宋书·自序》 按鲑与朕同音，户皆切，吴人谓菜肴为鲑，庾郎每食鲑菜，常有二十七种是也。杜甫诗：自愧无鲑菜。）

臧质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谦虚，推功于质。既不自上，质露板亦不及焉。（《宋书·自序》 按质于是为攘善矣。露板者，犹露布也，军中奏凯，欲人皆见，故露板不封上之。又按《武二王传》义康女玉秀等露板辞云云，然则急事奏闻，亦须露板，非惟专布捷音也。）